

淨宗講故事

淨宗法師 講述

(2016年11月—12月講於廈門)

目 錄

一、阿彌陀魚的故事	4
講故事.....	4
讀念佛感應故事的正確理解和心態.....	8
二、法華尼與崔婆子	13
（一）漫畫故事	13
1. 法華尼的故事	13
2. 崔婆的故事	14
3. 二人相比	15
（二）故事原文	16
1. 誦法華尼，轉生官妓.....	17
2. 崔婆做偈，舌如蓮花.....	18
（三）兩則按語	20
1. 誦法華的按語	20
2. 崔婆的按語	20
（四）再釋崔婆的偈子.....	21
三、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24
（一）漫畫故事	24
（二）完整故事	29
1. 前言.....	29
2. 故事原文	30
（1）悲苦的一生.....	30
（2）生命的轉機.....	36
（3）殊勝的往生.....	38
（三）按語	46
1. 盲眼老人往生的十點殊勝之處.....	47
2. 往生靠彌陀本願與專.....	51
3. 自然之所牽的根本在於專.....	56
4. 教證.....	61
（四）侯秋冬教授讀後感.....	63
四、念佛公雞往生記	75
（一）漫畫故事	75
（二）故事原文	77
五、為豬念佛，豬子往生	78
（一）漫畫故事	78
（二）故事原文	79
（三）故事的啟發.....	81
六、念佛一聲，光十餘丈	84
（一）漫畫故事	84

(二) 故事原文	85
(三) 故事的啟發	87
總結點評	89
七、神奇的蓮霧、芋圓、豆腐	93
(一) 漫畫故事	93
(二) 故事原文	96
(三) 慧淨法師按語	98
(四) 故事的啟示	99
八、愚癡念佛，合掌立化	101
(一) 漫畫故事	101
(二) 故事原文	102
(三) 故事的啟示	104

一、阿彌陀魚的故事

講故事

今天跟大家看連環畫，講故事。這個連環畫是巫麗雪畫的，畫得挺好，非常活潑生動，特別有造型藝術。

在執師子國（今斯里蘭卡）西南方，有一座荒遠的孤島。

島上有五百多戶人家，他們捕鳥為生，從未聽聞過佛法，不知因果。

畫了三個人，拿著弓箭對著天上，這就是捕鳥的生活。

有一天，忽然有數千條大魚游近海島。奇怪的是，牠們好像都會講話，竟然開口唱念「南無阿彌陀佛」。

畫了很多魚，張著大嘴，吐的泡泡上面寫著「南無阿彌陀佛」，畫得非常喜慶。

居民茫茫然，

畫了一些人伸著頭，眼睛睜得很大，代表很茫然。

不知道世上還有這種魚，就姑且稱牠們為「阿彌陀魚」。

畫了一個人在釣魚。

如果有人跟著唱「南無阿彌陀佛」，魚就會靈巧地游過來。念佛愈多，魚游得愈近，即使捕殺牠們，牠們也絕不逃逸。

念佛念得多，魚就圍著你轉，你即使抓牠，牠也不跑。

下面這幅畫，畫了人流著口水，烤魚吃。

據說念佛之後，烹煮起來的肉質更加鮮美。

有的人念佛少了，雖然也捕到魚，但味道不好。

畫了幾個人，歪嘴的，咧嘴的，魚也不喜慶，顏色也不一樣。前面的魚烤得是金黃色的，這邊的魚黑黢黢的，畫得非常有藝術感。前面的魚是念佛念得多的，味道就不錯；這邊的魚味道就不好。

全島的人因為太喜愛吃這種魚了，家家戶戶紛紛跟著高聲念佛。

為了好吃好喝，為了能多捕魚，為了魚的味道好，他們就展開了念佛競賽。當然，他們不知道是念佛，他們哪知道叫念佛啊，他們就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

佛……」，為了捕魚，「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就這樣念。

你看，這些魚很喜慶，像飛機一樣繞著飛，畫得挺好的。

這樣過了一天又一天，過了一年又一年。

後來，最早捕食這種魚的其中一人壽命盡了。

肯定有一個是第一個人，他最早看見這些魚來了，然後跟著念，發現念得越多，魚反而游得更近。他就抓住一條，回去試吃了一下，味道不錯。他跟大家一宣傳，大家都來捕魚了。鳥肯定就很少捕了，開始捕魚吃了。後來他死掉了，按說這個人的罪過多大啊，最早捕魚的，最早吃魚肉的，這個罪過大著呢。

結果呢——

三個月後，這人乘著紫色祥雲，放大光明，駕臨海島。

哇，來了！你看，島上一群人都看著他，很喜慶。

他對大眾說：

當然，海島上的人不認識他，因為他都坐著祥雲，放光來了。他怎麼說呢？

「我是過去捕食阿彌陀魚的老人，命終後往生極樂世界了。」

這對島上的居民簡直是一個驚天的消息，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他們頂多知道一群會念阿彌陀佛的魚。

「你們知道嗎，那群大魚，其實是阿彌陀佛化現的。」

長者來跟他們說：「我已經到極樂世界了，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這些魚不是真正的魚，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這就是《阿彌陀經》所講的，「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不過，在極樂世界變的是鳥，在斯里蘭卡這個島上變的是魚。為什麼呢？「欲令法音宣流」。魚來了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就是「法音宣流」。

「阿彌陀佛哀憐我們愚癡，以此善巧來勸進念佛。」

島上的五百戶居民只知道捕鳥，不知道佛法。阿彌陀佛哀憐他們愚癡，用什麼辦法呢？現在有播經機，那個時候又沒有播經機；念佛機，那時候也沒有；找一個法師去，可能那個島上還很荒涼，沒有法師。所以，阿彌陀佛就變成魚，島上嘛，只有魚，魚就來了，這樣不奇怪，海裡有魚很正常。這個魚怎麼勸進念佛？牠自己就念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人們也跟著念阿彌陀佛。

「不信的話，去看看魚骨！」

大家問：「怎麼知道這是阿彌陀佛變的魚呢？又怎麼知道你是往生極樂世界了呢？又怎麼知道你是過去吃魚的那個長者呢？」

他就說：「你們去看看魚骨頭吧！」

大家一聽，全都去找當初捨棄的魚骨。一看，哪裡是什麼魚骨？片片皆是蓮花！

我們在座的蓮友，可能還有沒吃素的，還有家裡人不吃素的，你吃了魚的骨頭，扔到地上，還有肉骨頭，扔到地上，能變成片片蓮花嗎？即使念佛幾十年，死了骨頭也不能變成片片蓮花啊！

見到這景象，所有人都大為感慨。

為什麼感慨啊？相信了唄，魚骨都變成蓮花了。蓮花是潔淨的，柔軟的，芳香的，是佛法的標誌。

發願從此食素護生，專念阿彌陀佛。

他們瞭解了，就有了善根，「哦！原來這些魚不是凡魚、非等閒之魚，這是阿彌陀佛特別慈悲憐憫我們，變成魚讓我們殺，讓我們吃」。心裡一感動，以前不知道，現在知道是阿彌陀佛變化的，也不敢殺了。

估計從這一天以後，海裡也沒有阿彌陀魚了，因為已經達到了教化的目的。如果再去殺這些魚，就有罪過了，那等於是殺阿彌陀佛，因為這些魚是阿彌陀佛變化的嘛。如果不知道阿彌陀佛變成魚，用善巧方便來度化眾生，那就沒有罪過，而且你吃了魚還有功德，吃了魚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如果你知道了故意去殺，那就有罪過了。謎底一旦揭穿，戲就落幕了。估計從那一天以後，我們可以推理，阿彌陀魚肯定沒有了。

現在為什麼沒有阿彌陀魚啊？謎底已經揭出來了，哪裡還有阿彌陀魚呢？再有阿彌陀魚，你再去殺，那就犯罪了。

所以，這些人受感動，善根發露，就素食護生，因為知道動物都有佛性，知道有極樂世界，就開始專念阿彌陀佛了。

後來，居民一個個都往生淨土。

百分之百都往生，因為他們只知道一個法門，他們從來就不知道別的法門。他們哪裡知道別的？只知道念阿彌陀佛。至於更多的道理，他們也不懂，聽聞到的都是專一的。這樣專修念佛，「十即十生，百即百生」，所以個個都往生淨土。

整個島就這麼空了，沒有人了。

都到西方淨土成佛去了，所以這座島就沒有人了。

為什麼他們也能往生呢？

他們沒有聽過法師講法，也沒有所謂願生心，他們雖然念佛，也不知道有阿彌陀佛、有極樂世界，他們也不知道這是修行，他們也沒有心中妄念不妄念，這些概念他們有嗎？他們沒有！什麼「念佛要清淨心」，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念佛的目的，是為了往生嗎？他們念佛的目的就是為了吃魚肉。他們念佛念得多，是因為念得越多魚的味道就越好，完全為了五欲之樂，為了世間的利益。但是即使如此，有沒有往生呢？往生了！所以，第一位長者先到極樂世界去了。

我們從他的例子來看，他有信願行嗎？沒有！他就是念佛成為習慣，這樣就必定往生。他往生之後，再回來告訴大家。他如果不回來呢？剩下的人也都在往生。那為什麼回來告訴大家呢？就是讓大家不要再造殺業了。他如果不回來，沒有告訴大家，那他也能往生，別人也能往生。這是什麼道理呢？

譬如火性能燃燒，水性能濕潤。

火的性質就是燃燒的。你知道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你承認不承認，只要把打火機打開，點上樹葉，就能燃燒。水是滋潤的，你說「我不相信」，你不相信，它還是能滋潤萬物生長。

這句佛號，不論你有沒有信願行，如果你念佛成為習慣，成為自然，就像那個島上的居民，一天到晚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到臨命終時，阿彌陀佛必然現前，這是名號的本性。

每一個法都有它的性，比如火的性是燃燒，水的性是滋潤。那麼名號這一法的性是什麼呢？就是使得稱念者必然往生，所以善導大師說「眾生稱念，必得往生」，這是阿彌陀佛六字名號的本性所決定的。所以我們不要擔心，它的本性就是這樣，它不會隨著我們的想法改變。有人說「我很虔誠，使勁地念，我念的功夫很好，它才有這個作用，才有這個功能」，不是的，它本身就具有這種自然的功能和效果，我們隨順它這種功能效果，它就能發揮作用。

我們作為人道眾生，為什麼要講信願行呢？因為我們的分別念太多了，總是疑惑心特別重。像島上的居民，他們固然沒有信願行，但是也沒有疑惑心，他們就是很天真地、自然爛漫地，念佛成為習慣。念佛，如果既沒有信願心，也沒有疑惑心，這樣就會隨順名號自然的功能。但是我們不是，我們有一大堆的疑惑，「這樣能行嗎？這麼簡單啊？……」為了破除我們的疑惑，所以佛菩薩、歷代大德就說要強調信願。強調

信願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要摧毀我們的疑惑，這樣就有一個平衡，然後我們再念佛。所以，根據善導大師的解釋，信願最後要歸到哪裡？歸到一向專念。歸到一向專念的時候，就無所謂信，也無所謂疑，因為已經成為一個習慣了，這樣就可以了。所以經中說「其國不逆違，自然之所牽」，這就是「自然之所牽」。所以，像島上的居民，他們念佛都能往生，那我們念佛當然也能往生。

念佛也一樣，名號自然有使眾生往生的功能。阿彌陀佛大願不虛。

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必然被佛光攝取，往生極樂世界。

只要我們念阿彌陀佛，佛光就會照耀我們，攝取我們，護佑我們，安慰我們。當然，我們可能不知道，但是時間長了就會發現，生活好起來了，心情好起來了，身體好起來了，什麼都感到順利了。這就是佛光照耀的結果。

這段故事的原文，出自《三寶感應要略錄》。怎麼知道這個故事的呢？是一位叫師子賢的大阿羅漢傳下來的。這個海島非常遠，那時候交通工具也不行，也沒有飛機，師子賢乘神通到彼島，當然就知道了，所以傳下來給我們。

讀念佛感應故事的正確理解和心態

下面通過這個故事，講幾點我們讀念佛感應故事的正確理解和心態。

第一點，我們要瞭解，佛是無我、無為、無造作的。佛度化眾生，完全是隨順自然，自然感應道交，感應微妙，不著痕跡。所以，我們不可以事先要求佛，一定要有某種感應，那肯定是不靈的，那就太有人為的痕跡了。佛是無我的，怎麼可能說「你考驗我，我就來顯示一下」，那一般都是大神，都是附體之類的，顯示自己的能耐，「你拜我的話，我就給你顯靈」。佛怎麼能幹這種事？佛是「無我」的智慧，絕對不是「有我」的小家氣。我們往往都是用「有我」的心來規範、要求，這肯定是不靈光的。

我們可以求佛，可以許願，那應該怎麼許願呢？可許則許。「阿彌陀佛，我很愚癡，我有這個想法，我希望得到這個工作」，但也不是非要得到不可，「阿彌陀佛，我多念佛，讓我增長福報，能得到這份工作我就得，不能得我也是一百分」。

一般人不是這樣，「我念了這麼多佛，阿彌陀佛不靈」，是阿彌陀佛不靈還是你不靈啊？所以我們要知道，佛是無為無造的，他不會說「我一定給你」，如果你求什麼，都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一定都靈的話，那可能不妙，可能是大仙。

第二點，我們要瞭解，他人的感應也是我們的感應。為什麼呢？因為佛度眾生是平等的，十方眾生都一樣，佛沒有說對誰好、對誰不好。只不過這個人有他的因緣，這種因緣對他是最好的，而且也是不露痕跡的，像阿彌陀佛度化島上的居民。上海、

青島旁邊都有大海，你說「再來很多阿彌陀魚吧」，來不了了。為什麼？現在的因緣跟他們不一樣。他們當時來是不露痕跡的，你現在來痕跡就太明顯了，那怎麼可以呢？所以只要來的，都是不露痕跡的。只要有痕跡的，肯定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瞭解，古人的、外國的，所有別人的感應，我們看到了，就要瞭解，這也是我的，是對我的啟發，這才是我們讀念佛感應正常的思維。

第三點，我們不要盼望，「你看，人家念佛癌症也好了，人家念佛阿彌陀魚也來了，這麼多故事，人家都有，怎麼我沒有呢？」不要這樣想。如果我們真念佛，要知道，在我們周圍，天天都有很多微妙不可思議的阿彌陀佛感應故事。只不過我們濁眼昏花，心智未明，不瞭解到底哪一件是、哪一件不是。

其實，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活一天，都有阿彌陀佛的恩德存在。不然的話，像我們這樣造罪造業的人，早就被九個癌症拽走了，我們現在一個都沒得，這不是感應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認為這是感應呢？這叫不露痕跡。因為我們覺得這個很司空見慣，很正常。其實，佛的感應就是在司空見慣、正常裡面體現出來的。現在是印刷的時代，是傳媒的時代，我們現在有播經機，在執師子國那個島上就沒有。佛來度化我們，一定是以我們現有的資源，不露痕跡地來度化我們。

第四點，像這樣的故事，它是個特殊的案例，我們要從特殊的案例當中悟到普遍的原理，這才是我們讀《念佛感應錄》的正常思維。而不是好奇，「他們那裡有會念佛的魚，為什麼我那天抓的知了不會念阿彌陀佛呢？」這樣就不正確了。它是通過一個特例來顯示普遍的原理，顯示什麼普遍的原理呢？就是「阿彌陀佛」這句名號不可思議，任何人稱念，必得往生。即使只是為了魚肉味道好、抓魚更多，以念阿彌陀佛為業，也是正定之業。所以，故事原文裡說，全島之人「一渚漁人，耽嗜魚肉，唱阿彌陀佛名為業」。按說這是造殺業啊，這個島上打漁的人，就為了魚肉的味道好、多捕魚，他們以捕魚為業，以殺生為業，唱阿彌陀佛名，但是這樣也是正定之業，往生淨土，這可以思議嗎？

所以我們要瞭解，阿彌陀佛的救度是不可思議的，是遠遠超過我們想像的，即使這個《阿彌陀魚的故事》，也完全不足以形容其萬分之一。阿彌陀佛救度我們，超過這個故事億萬倍，我們無法想像。所以，往生之容易，往生之殊勝，往生之高妙，我們無法想像。我們所想的，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裡自己嚇唬自己，「我這樣不行，我那樣不行」，沒有那回事。

所以，我們通過這個具體的案例，瞭解到阿彌陀佛這種無條件、不可思議的度化，我們心裡就生大歡喜，生大安樂，別人的故事就是我們的。通過這個故事，我們就能安心。而不是讓我們對這個故事產生好奇，然後說「我更不安心，為什麼他有我沒有？」

不是那回事。所以，我們讀感應故事，要有正常的理性思維。

第五點，我們要知道，佛度眾生一般都是按照常規、常理。比如，我剛才說過了，在現代，佛要度化我們，一定是利用印刷、網絡、手機、播經機、念佛機。為什麼？這是我們現代人所熟悉的手段。佛度化我們要不露痕跡的話，就要利用這些常規的方法，這才是佛常規度眾生。

如果沒有這些常規的方法，那佛會有特別的方法。但是，所謂的常規和特別，也是我們認為的，在佛那邊並沒有常規和特別，佛是平等的，自然而然的。

第六點，我們不要在這裡面找玄奇、玄妙，從我們周圍的常規，就能反映佛度化眾生。這種常規，反而比那些特殊的案例更加神妙不可思議。就好像隱身術一樣，可以大隱隱於市，可以不露任何痕跡，所以這種就更加微妙，更加超越。能夠破常規的，其實是事後才知道；不破常規而能度化眾生，就更加神奇。所以，我們學習法義，慧淨上人說要平實、平淡、平常、平凡，這樣我們就可以在特例當中回歸到平常，而寶重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第七點，為什麼給他這個特例呢？為什麼你就沒有呢？其實，如果講特例，每一個人都是特例，因為這種情況對你最適合，那種情況對他最適合，每種情況對每個人都是特例。如果講普通，都是普通，在佛的角度來看，佛是平等施一切。所以，這一點對每一個眾生都是平等的。

那麼，島上的居民遇到了阿彌陀魚，還有別的島，為什麼別的島阿彌陀魚就沒有去呢？這個我們就不明白了，也可能這個島的 500 戶居民，他們前世跟阿彌陀佛結了什麼緣，我們不知道。阿彌陀佛歷劫以來要度化很多眾生，這 500 戶居民或許做過他的學生，或者做過他的弟子，或者做過他的族人，他們之間什麼緣分，我們不知道。但是佛知道，佛知道這種因緣下變成阿彌陀佛魚來度他們是最好的，所以就化現成阿彌陀魚。

對我們來講，在這個時代，變成念佛機度化我們可能是最好的，那就變成念佛機。所以，佛法並沒有什麼神奇，或者奇怪、奇誕、怪異、怪誕，沒有這些。

如果講奇妙，我們平常所遇到的，我們所聽到的這句名號，我們見到的蓮友，我們見到的每一本書，這都是奇妙，甚深不可思議。並不是說一定要變成阿彌陀魚才奇妙，這就叫作「大義無方」，就是說沒有一個特定的思路，沒有一種特定的小家子氣。

我經常打比喻，像太陽一出來，它跟房間裡點的小油燈能一樣嗎？太陽一出來就普照萬方。如果一個角落裡沒有光，你說「太陽，你進去吧」，太陽突然拐了個彎，跑到那個角落裡去了，那就有點怪了。但是點一盞油燈就可以進去，你把油燈點著，油燈可以送進去。

佛度眾生，就像太陽出來一樣，普照萬方。我們每一個具體的人，可能是點小油

燈，我們會認為說「你看，那裡面一個黑暗的角落，太陽不是照不進去嗎？我的小油燈就端進去了。」反而會覺得油燈比太陽更靈光。有的人不瞭解佛法度眾生這種宏大的氣勢，往往在小犄角旮旯的地方，就像小油燈一樣，他認為油燈比太陽更靈。他見到一個小小的感應，認為這才是靈的。要知道，如果沒有太陽，會有油燈嗎？地球上的一切能源，都來自太陽。煤油也好，石油也好，煤塊也好，木材也好，如果沒有太陽，這些都沒有，油燈也不會有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佛度眾生，這句名號如陽光普照一樣，佛光普照。具體的這個感應、那個感應，不過如油燈一般。我們念佛人，如果沒有任何感應，只要這句名號常年念，念成習慣，對我們來講，等於就在陽光之下，獲得了普照萬方這樣一個大感應。所以，念佛才是真正的大感應、普遍的感應、平等的感應。

至於說好了一個癌細胞啊，變了一個阿彌陀魚啊，度了一個王呆頭啊，那些都是小油燈，那些感應不是很大的感應。那為什麼把這些編出來講呢？因為眾生喜歡，我們這樣的眾生，就是好奇、好玄、好妙。所以，也把這些集中在一起，給大家一個啟發。其實對於真正懂得感應的人來講，這些故事不用看，我們念佛，當下就是最殊勝、最微妙的感應。

所以，佛也沒有什麼特意的安排，因為對於佛來講，一切都是正常，一切都是微妙，一切都是普通。我們碰到這些事情，不要在那裡尋奇，然後說「我要思維、理解」。其實這樣的事實，比如說阿彌陀魚的故事，或者說蓮霧芋圓豆腐的故事（接下來會講），這就是個事實，你不理解，「怎麼會？他怎麼這樣就能往生？」這不是我們可以理解的，我們只是把這個事實接受下來，這就是大智慧。不是說理解了再接受，我們只要知道這個故事沒有欺騙我們（古人也沒有必要欺騙我們），能有心量接受這個事實，我們就是有智慧的人。

而且，接受了之後，我們心裡一定會通達，這不是我們自己要怎樣理解。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切事相的背後，有它甚深微妙的因果關係，我們不知道前因後果，所以我們頂多是根據自己所理解的佛法普遍原理，給予一個自以為是的合理推斷，但是真正說起來，連億萬分之一都不到。

就像我們曬太陽一樣，一定要爬到樓頂上去曬嗎？在樓下曬不是一樣溫暖嗎？「我爬到樓頂上以後，離太陽更近一點，曬太陽能曬得更暖和一點」，有這個必要嗎？沒有這個必要。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很愚癡，對佛法一點都不懂，我們接受下來，也是曬了佛法的太陽；我們使勁理解，「我懂了」，其實只是爬到樓頂上。你何必爬那三層樓呢？不用爬，躺在地上曬太陽，效果是一樣的。就是說這些感應事實，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不要動那個腦筋，不用去思維，你現在接受它，佛的恩德、念佛效果是一樣的。

你理解了很多，讀了很多經書，講老實話，在這個世間，最高智慧的人跟最沒有智慧的人比，也就像三層樓頂上的人跟樓底下的人比一樣。站在我們的立場上來說，「他爬得好高哦，他爬到三層樓頂上去了，爬到小山坡頂上去了，他比我高了很多」，站在凡夫的立場上看是高了很多，但是我們學佛的人，不站在凡夫的立場上看問題。

如果以太陽為標準，在山頂上曬太陽，跟在山底下不是一樣嗎？你在樓頂上跟我在樓下面比，你離太陽更近一點，但是億萬分之一，忽略不計。你比我距離太陽近了三層樓，離太陽近一點，但是熱量增加了嗎？如果你近了三層樓，熱量就增加了，那個太陽也不咋地，那只是個火把而已，是不是？

如果說依我們凡夫的智慧理解以後，念佛的把握就更大一些，那個佛也沒有什麼好念的，它就像個火把一樣。凡夫的智慧、理解、修行，不可能增加得救的把握，如果增加了，那非常危險。大家聽得懂嗎？就像我們烤火一樣，如果我們烤火，那不一樣，一個火盆在這裡，如果靠得更近，就更溫暖一點，因為它是火盆，不是太陽。如果是太陽的話，你即使再往天上增加三層樓，增加三百層，增加幾十公里、幾百公里、幾千公里，光線仍然是一樣的。如果你靠得更近，光就更大，那叫太陽啊？那是「小太陽」，是你家裡點的電熱器，何況阿彌陀佛是超日月光。

所以，通過我們的努力，我們理解了經文，我們會講解，會修行，會打坐，好像我們這樣把握更大——自己感覺把握更大，那非常危險。要知道，佛法、佛的智慧，遠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也遠遠超過所有念佛感應故事所傳遞出來的內容。因為佛所傳遞的真理內容是完全的，我們只能理解或者感受到億萬分之一。我們把這億萬分之一當作佛法的全部，那是太不足了。

如果我們能夠完整地感受到佛法所傳遞的真理內容，那完全不需要靠這些感應故事，因為我們生活的周圍，點點滴滴完全都是。更何況我們也不可能感受到，連無生法忍的菩薩都不能，所謂「聲聞或菩薩，莫能究聖心，譬如從生盲，欲行開導人」。即使阿羅漢，即使大菩薩，要體會佛心，體會佛智，都如聾如啞，像生下來的盲人一樣。

所以，我們通過這個感應故事，得到什麼結果呢？就是「一向專念」，死了我們的念頭。通過讀念佛感應，我們覺得佛法不可思議，而死絕了「一定要求某種感應才相信」的這種念頭，這就達到讀念佛感應的效果了。

如果讀念佛感應之後，把好奇心勾起來了，「怎麼我沒有感應？我也要搞一個」，那就還沒有達到效果。所以，我們讀念佛感應，是要回歸到佛法的教理，是要回歸到老老實實念這句名號，是要回歸到知道自己念這句名號就是太陽一般最大的感應，是要知道一個個具體的感應不過是「油燈」。這樣我們才老實，才安定，才不會尋奇求妙。

二、法華尼與崔婆子

（一）漫畫故事

1. 法華尼的故事

我們先來看白話故事。

北宋的歐陽修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醉翁亭記》是他的代表作。「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可謂千古佳句。

他在穎州做知府的時候，每年夏天都會邀請各路賓朋賞荷飲酒，大家來觀賞蓮花，然後飲酒做詩。他讓人將蓮花插在盆中，依次相傳，同時讓歌伎唱歌助興。當歌聲停止時，蓮花傳到誰的手中，誰就得飲酒一杯，賦詩一首。

有一天，歐陽修又請朋友們來府中飲酒。當一位叫做盧媚的歌伎開口清唱時，全場都驚呆了。為什麼呢？那純淨清澈的歌聲，宛如九天佛國飄來的陣陣梵音，完全不似此間所有。

更為神奇的是，她一張口，都會有一股淡淡的蓮花清香，伴隨著她的歌聲傳出，酒席上醉醺醺的眾人只覺瞬間神清氣爽。

一曲唱畢，滿座無聲，直到席間的蓮花香味慢慢散去，眾人才緩緩地回過神來。很快，盧媚口吐蓮香的消息就四處傳播開來。

因為歐陽修當時是知府大人，他所結交的都是社會名流，盧媚唱得又好，又有清香，大家出去就奔走相告。

四川有一位高僧得知後，特意前往歐陽修的府上一探究竟。

這位出家師父可能也好奇，「有這麼一位歌伎，那我去看看」。

他有一定的宿命通，能夠看到人的前世今生。

盧媚被人帶上來後，他便入定觀察。就在眾人等得快不耐煩的時候，高僧終於緩緩睜開了眼睛，隻字未言，卻是一聲長嘆。

在眾人的追問下，高僧將定中所觀娓娓道來。原來盧媚的前世是一位比丘尼，日日晨鐘暮鼓，夜夜青燈古佛，讀誦《法華經》三十載，正因此今生才能口吐蓮香。

這位比丘尼修行很精進。

《法華經》叫《妙法蓮華經》，也叫《蓮華經》，所以她誦《法華經》口中有蓮花的香味。

但遺憾的是，法華尼勤勤懇懇三十年，卻因臨終時一念心不清淨，非但未能當生獲得解脫，反而在今世墮落成為了一名歌伎，實在是令人扼腕嘆息。

所謂「法華尼」，就是讀誦《法華經》的出家比丘尼。

眾人聽完以後，皆是半信半疑。高僧便請人取來一本《法華經》給盧媚，只見她一翻開就讀誦如流，宛若已讀過千萬遍一般，身上自然流露出一股出家人才有的超凡氣質。

再換給她《金剛經》《地藏經》等其他佛經，則磕磕巴巴猶如念繞口令，沒讀幾句就讀不下去了。眾人這才徹底信服了。

高僧雖然這麼說，眾人聽完之後，皆是半信半疑：到底是真的假的？

高僧便請人取來一本《法華經》給盧媚，只見她一翻開就讀誦如流，宛若已經讀過千萬遍一般，而且身上自然也流露出一股出家人才有的超凡氣質。再換給她《金剛經》《地藏經》等等其他佛經，她則磕磕巴巴如念繞口令，讀不了幾句就讀不下去了，眾人這才徹底信服了。

這是法華尼的故事。

2. 崔婆的故事

與法華尼相比，崔婆子就幸運得多了。崔婆子也是宋朝人，她生得粗手大腳，呆頭呆腦的，話都說不大清楚，只好在淄州的一戶官宦人家當傭人。

崔婆子的女主人是信佛的，喜歡研究禪學，每天在家裡打坐參禪。

那麼崔婆子有資格參禪嗎？她沒有資格，沒那個智慧。

崔婆子也信佛，但她實在是太笨了，除了念佛，其他什麼都不會。她站也念，坐也念，走也念，停也念。念佛對她來說就像吃飯睡覺一樣自然。

這是她的好處。

佛說人生無常，生老病死誰都不能免，崔婆子在 72 歲那年得了重病，不能下床了。不過她卻不以為意，念佛念得更勤快了。

躺在床上也是念。

有一天，一字不識的崔婆子突然在床上唱起歌來。

唱了四句話，調子怎麼樣不知道。這四句話說什麼呢？這四句話寫的妙著呢：

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

又好懂又押韻，寓意又好，是不是？她寫的是自己的境界。

大家不相信，因為她不識字。

大家問這歌是誰作的，崔婆子很得意地說：「是我自己做的咧！我就要往生極樂了！」大家問她什麼時候走，她說：「十月初五，申時。」大家都搖頭暗笑，說這個老太婆真是病糊塗了。

一般都不相信。

誰知到了十月初五這天，崔婆子當真在申時往生了。

說到做到。說「西方一路好修行」，就是一路好修行。說「上無條嶺下無坑」，就是上無條嶺下無坑。「腳踏蓮花步步生」，這就去了。

大家將她火化之後，驚訝地發現她的舌頭仍然完好無損，而且像一朵綻開的蓮花一樣。

什麼都燒沒了，只有舌根不壞。

3. 二人相比

佛法不可思議，一個只會念這句阿彌陀佛的老太婆命終往生淨土，快速成佛；而一位虔心讀誦《法華經》三十年的出家人卻轉世成為歌伎，繼續輪轉不休，實在是令人跌破眼鏡。

這兩個比，你說怎麼能比呢？一個出家，一個在家；一個年輕，一個是老太婆；一個誦《法華經》，一個只是念這句阿彌陀佛。《法華經》很厚，一大本，得從早誦到晚一整天精進用功，才能誦一遍。法華尼誦《法華經》三十年，這也算是很精進勇猛修行的。那麼一個老太太，不過是掃地、擦桌子時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而已。

但是到最後呢，法華尼一念之差，又轉來輪迴。輪迴還做了歌伎，地位也很差，這身分待遇跟上世怎麼能比？上世是清淨修行的出家人，現在淪為歌伎了，這就是差太多了。而這個崔婆子呢，臨走時寫了「腳踏蓮花步步生」，到西方成佛去了，你說

這個反差多大。

那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有沒有念佛的原故，所以這是法門選擇的問題。

經中之王的《法華經》與佛中之王的阿彌陀佛，念誦之後為何會有如此懸殊的果報呢？

「經中之王」，《法華經》稱為「經中之王」，阿彌陀佛是「佛中之王」。為什麼念誦之後會有如此懸殊的果報呢？

原來，佛經就像是教科書，是教眾生如何修行成佛的。

就像蘋果栽培技術，但是蘋果沒有給你，你得自己去栽。但這句名號是現成的蘋果給你，啃著就吃。

讀誦佛經雖然也有一定的功德，但如果不能按照佛所說的方法如實修行的話，仍然不免生死輪迴。

修學《法華經》，如果不能一心三觀，不能證悟諸法實相，那對你來講不能轉法華，只被法華。你只能修點福報而已，六道輪迴脫出不了。

而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名號，裡面包含了阿彌陀佛修行成佛的所有功德。阿彌陀佛將其白白送給我們，我們只要稱念，就能獲得成佛大利。正如蕩益大師所說，「一聲阿彌陀佛，即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覺，全體授與濁惡眾生」。

所有一切佛的果上功德，都在這句名號當中，完完整整，徹徹底底。你念它，通通給你了。

所以，念這句名號，你當下、完全，佛的所有功德你都得到了，那你怎麼不成佛呢！就好像一個大富翁，他一萬個億給了你，你完完全全得到了，那你怎麼不是大富翁？你還是窮人嗎？所以，釋迦牟尼佛得這句名號，阿彌陀佛成就的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所謂「積植菩薩無量德行」，完完整整的功德都給了你。一念大利，無上功德，那我們怎麼不成佛呢？如果我們到了極樂世界反而成為菩薩，那就是阿彌陀佛虧本了啊。六字名號給你，換來一個菩薩，不打折扣嗎？

做法華尼，還是做崔婆子呢？一切由你選擇。

你們大家選哪一個？選崔婆子就選老實念佛。

（二）故事原文

1. 誦法華尼，轉生官妓

我們看原文。

歐陽永叔知潁州，一官妓口氣作蓮花香。

歐陽永叔就是歐陽修。「知潁州」就是在潁州做知府。

官妓就是官府裡邊官員應酬、公差活動，唱歌、跳舞、飲酒，侍奉在旁邊的，這叫官妓。有一位官妓口氣作蓮花香。

有僧知宿命，言此妓前世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差，遂至於此。

問妓云：「曾讀《法華經》否？」答云：「失身於此，何暇誦經。」

問她：「你有沒讀過《法華經》啊？」看她是否記得，她回答說：「失身於此，何暇誦經。」我這輩子也沒讀過，我都成這種身分了，哪裡還有心思去誦《法華經》呢？」

與以《法華》，則讀誦如流；與之他經，則不能讀。

拿一本《法華經》給她，結果她讀起來很熟練，如流水一般；換一部別的經給她，就不會讀了。

以此知僧言可信矣。

這樣知道這位僧人講的話是可信的。因為她前世讀過三十年，有種子熏習在八識田里，所以拿來《法華經》就朗朗上口，換別的不會，所以知道肯定是前世讀過《法華經》。

下面就評論：

使此尼知西方法門，則上品上生可也；不知而墜墮於妓，可不哀哉！

如果這個比丘尼知道往生西方淨土念佛法門的話，像她這樣精進用功三十年，誦經的時間拿來念佛，那早就到西方成佛了，上品上生了。可是她不知道念佛往生西方，所以一念之差又轉過來墜落成為官妓，這就太悲哀了。

這裡講上品上生是以上上來對下下，因為她從出家修行人墜落成為下妓，所以是用這個語言來反差。其實，以善導大師思想，往生就是往生報土，超越品位。不過，王龍舒也沒接觸過善導大師思想，因為他沒看過善導大師的著作。

以此知能用西方法門教人者，其濟拔之功大矣，福報豈易量哉！（王日休

所以，我們就要告訴別人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求生西方淨土。能夠以西方法門去教導別人，救度眾生的功德力量就非常大。那麼你這個人，你的福報又怎麼能限量呢？

龍舒的意思就是說，不管對方能信不能信，我們都要勸他求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樣你就有極大的福報，因為這個法門殊勝。

「使此尼知西方法門」，不論她修行殊勝不殊勝，都會往生西方。這個法華尼輸給崔婆子，不是說她人輸給崔婆子，她是法門輸給崔婆子了。她的法門是誦《法華經》的法門，崔婆子是念佛的法門。像我們走路一樣，你是馬拉松冠軍你跑步勝過我，但我坐車，你不是輸給我了嗎？那你輸給我不是輸給我，你輸給車了，我坐車啊。

所以我們說，大修行人、出家人有時候還輸給在家人，為什麼？你只要是念佛法門，他出家人不念佛肯定輸給你；他如果念佛，那打個平手，都一樣。他再有智慧再會修行，如果不念佛，一定輸給老實念佛的人。

所以，方法很重要。人生的目標是成佛，大家都一樣，但是如果你沒有好的方法，那效果就天壤之別了。我們的目標是要成佛的，我們的方法是念阿彌陀佛，念佛成佛，百分之百往生到西方，決定成佛。

2. 崔婆做偈，舌如蓮花

再看第二則，崔婆子。

宋朝，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為宣義郎元明乳母。平生茹素，性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

她這個人性情非常的愚劣。往往都是愚人反而都有念佛的大福報，像那個王呆頭。人稍微有點聰明，就不肯念佛，研究經典，琢磨文字，搞得頭髮都白了，那是善根不夠。善根夠的人，就是現一個大愚癡之身，念南無阿彌陀佛。這位崔婆就是這樣，她愚到什麼程度呢？王呆頭是不知道錢多少，她是不能與同輩爭長短。大富人家往往有很多打工的傭人，人家誣栽她，她也有口辯不明，說不明白，不能爭長短。總之她就是往後退，就是被別人欺負，她也不去辯白，只會念佛。

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

她的主人是參禪的。崔婆早晚看見她主人參禪。她這麼笨還能參禪哪？

但能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

估計她恐怕也不識數，拿珠子也不知道念多少，所以她也不捻珠子，就會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一天念了幾千幾萬聲也搞不清楚。但是，愚能念佛，真是大智慧。世間的人，會寫會算會做事，這都不算智慧，會念佛才是大智慧。

紹興十八年（1148 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洩不下床，然持念愈篤。

得病了，在床上下不來，不方便，但是不影響她念佛，她更加虔誠地念佛了。因為知道自己生病了，年紀大了，要到西方了，心裡就更加盼望、喜樂，「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就更來勁了。

忽若無事，時唱偈曰：

有一天忽然像沒事一樣，還唱起來了。生病還唱歌了，而且反覆唱念這四句話。唱什麼？

**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
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

她唱什麼調我不知道，高興了一遍一遍地唱。

諷詠不絕口。

「諷詠」，這四句確實寫得妙。

問何人語，曰：「我所作。」

問她，這是誰說的話，她說：「這是我做的。」

問：「婆婆何時可行？」

曰：「申時去。」

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也。

「你不是要走了嗎？那你什麼時候走啊？」

估計她講這個話也是在十月五日前一兩天。

果然到時候就走了。這是那一天？十月初五。

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花然。

因為她的主人也信佛，看見她走得這麼好，所以就用出家人的儀軌幫她焚化，就是對她很高貴的待遇。結果呢？

「至盡，舌獨不化」，其他的都燒完了，只有舌頭完整，沒有化掉。

「如蓮花然」，好像一朵蓮花一樣，這真是妙。

元明，予友婿也（《夷堅志》乙卷九、《淨土聖賢錄》）。

作者說了，元明是誰呢？是我朋友的女婿。崔婆是元明的乳母，來歷是很清楚的，說明這件事可信。

（三）兩則按語

1. 誦法華的按語

**出家為尼，已是難得，
苦行卅年，更屬不易。**

一個人出家，善根就挺難得了。苦行三十年，更加不容易。

**唯仗自力，無他力持，
煩惱未伏，再度沉迷。**

她靠自己的力量，沒靠阿彌陀佛的力量來支援她、護佑她，那麼她的煩惱惑業沒有伏斷，所以再度沉淪，墮落為官妓了。所謂「煩惱未伏，再度沉迷」。

**餘門學道，蟻子登山，
念佛往生，風帆順水。**

其他法門包括《法華經》等等這一切，就像一隻螞蟻登上山頂上一樣，那很困難，方向也不明。什麼時候登到山頂上呢？

但如果念佛往生，就像一帆風順，風帆順水，很快捷，很安樂，很順利，很瀟灑。

**不生極樂，尚在娑婆，
一旦生西，永斷輪迴。**

法華尼沒有往生極樂，還在娑婆世界無窮輪迴；一旦往生西方，就永斷了。這是慧淨上人的按語。

2. 崔婆的按語

**《大集經》言：
若人但念阿彌陀，是名無上深妙禪。**

她的女主人晁夫人是留意禪學的，但是晁夫人走的時候能不能趕上崔婆子，我看也未必。因為這句阿彌陀佛的「深妙禪」，要超過她的主人，所謂「若人但念阿彌陀」，這是《大集經》講的，一個人要「但念阿彌陀」，只念阿彌陀佛這個名號。

「是名無上深妙禪」，無論什麼禪師，都沒法跟你比，因為這是佛的境界。這個「無上深妙」在哪裡？不會參禪而有禪，不會開悟而有悟，沒有修行而有修行。這就不得了了，所以說「是名無上深妙禪」，無上，深妙。

所以，念佛的人根本就不羨慕別人參禪開悟，因為你得到了「無上深妙禪」。這是《大集經》所講的，要相信。

古德云：

一句彌陀無別念，不勞彈指到西方。

只念這句阿彌陀佛，不用念別的。

「不勞彈指」，彈指就是說很輕鬆，或時間很短。很輕鬆地，彈指之力都用不著，就到西方成佛；時間非常短，一彈指頃就到西方。

又云：

隨緣開妙法，教眾得真情。

聖道多辛苦，西方一路平。

這首偈子非常好。

「隨緣開妙法」，就是隨著眾生的根機，跟他講種種法門，但是最終是要引導他專念南無阿彌陀佛，這才叫「得真情」。

「教眾得真情」，所謂「真情」，就是釋迦牟尼佛出世的本懷，阿彌陀佛的真實慈悲救度，也是善知識對你的一片真心情誼。「教眾得真情」，這才是真的，因為其他法門都是難行道，講了那麼多，你都很難做到。諸佛的真實慈悲本懷在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你得到了，就是得到了諸佛的真實慈悲救度。

「聖道多辛苦」，聖道法門，很難修行，一路很辛苦的。

「西方一路平」，到西方這一路，非常平坦，非常平安、平等，所以叫「西方一路平」。

（四）再釋崔婆的偈子

這首古德寫的偈子很好，但是崔婆也不亞於他。她寫的偈子多好啊！她寫的偈子也在反映我們淨土法門的教理。

「西方一路好修行」，這是講什麼呢？「一路好修行」，是易行道。

「上無條嶺下無坑」，無條無坑就是平等坦途。就是說，一般的走路是上一個嶺、下一個坑，西方一路沒有這個，平等坦途，是平等大道。到西方沒有高下差別，都是「一路平」，這才叫真正的一路平，她的理解非常深刻。

「去時不著鞋和襪」，不用鞋襪，「正念直來」。阿彌陀佛不是在對面喊了嗎？「你正念直來，連鞋襪都不用穿，不用在那裡三請四邀，直接就來！」所以極樂淨土，赤腳便上，兩個腿桿子還有泥巴也沒關係，赤腳就上去了。清淨蓮花，是泥腿子便登，不會嫌你腳上有泥巴，現在這樣就去。

也就是說，原本之機，不加修飾，你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不要化妝。你是什麼樣，你這樣就好了，你長成這樣就可以了。佛說：「你長成這樣就可以了，是什麼根機，就以什麼根機來念佛。」鶴腿長，鴨腳短，就這樣念佛就好。鶴的腿很長，鴨子的腿很短，就這樣念佛就可以。這是古德講的兩句話。

人的根機不一樣。你是鶴，腿長，你有修行，你會誦經，你就鶴腿長；你是鴨，腿短，你就這樣，這樣也行。如果把鴨腿換成鶴腿，這個鴨就沒法走了。一隻鶴，你給牠換成鴨腿，牠也沒法飛了。

我們每個人，都要對自己有充分的信心。笨一點的人，「我笨得恰到好處，你還不能像我這麼笨呢」，對不對？聰明，也聰明得恰到好處，什麼都恰到好處。像崔婆子，她就不就笨得好嗎？王呆頭，他不就笨得好嗎？他如果聰明，他不就做陳道長去了嗎？如果崔婆子聰明，她就不就做晁夫人去了嗎？

所以，只要念佛，笨也好，聰明也好。就像一架大飛機一樣，大胖子坐也可以，小瘦子坐也可以，高的、矮的都行。

「腳踏蓮花步步生」，為什麼腳踏蓮花呢？腳踏蓮花是偏依佛的正覺。因為蓮花代表佛的正覺，踩著蓮花，代表乘著佛的正覺力，「正覺華化生」，乘著正覺的力量往生淨土。

腳踏蓮花，我們坐飛機就腳踏飛機，她是踏上蓮花而走的。那麼，穿上自己的鞋子能飛嗎？腳踏鞋襪行不行？不行啊。鞋和襪代表什麼呢？代表自力不實功德，它現不出蓮花來，念佛才能現出蓮花。雜行雜修、隨緣雜善就是一雙鞋、一雙襪子。穿上你家的鞋和襪子，是飛不起來的，是不能到淨土去的，必須腳踏蓮花。也就是說，一定要專修念佛。所以，這首偈子意義很深。

「腳踏蓮花步步生」代表什麼呢？代表每一念每一念你都往生淨土，每一念每一念都具足往生的功德，所以步步都有蓮花，步步往生淨土。

你說這個崔婆子開悟了沒有？我們學了這麼多年，也寫不出這四句來。

法華尼的「一念之差」是什麼差

關於法華尼，原文講「一念之差」，但是沒有講這一念之差是什麼差。總之，聖道修行必須念念無差才可以，只要稍微有點差錯，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開車速度很快，不能有一念差遲，一念差遲人就沒了，所以寧願自己掌握方向盤。這就非常不容易。

另外，她這一念之差是什麼呢？就是只差沒有發往生之念，願生淨土之念沒有，沒有這一念就差了。從根本上來講，是這一念之差。從具體的細節上，或許可能是別的，牽掛啊，染污啊。但是，根本來講，是因為沒有念佛願生。如果能念佛願生的話，即使別的念念皆差，也不會有差的，因為佛攝取不捨，佛能保證你不會出差錯。

打個比喻，就像坐車一樣，你是乘客，你靠著司機，你打瞌睡，打呼嚕都沒關係，你念念差都沒問題。但是司機就不能有一念之差，司機一打瞌睡就出問題了。

所以，我們念佛到極樂世界，坐上六字名號的航班，阿彌陀佛是機長，他一念不差，他念念不差，我們就安全可靠。要靠我們自己念念無差，那怎麼做得到呢？

「果發此念」，如果我們能夠念佛願生，發這個念頭，我們就是念念無差了。為什麼？阿彌陀佛攝取不捨之故。那麼西方法門，也就是念佛法門，如果三十年精修念佛，早得西方見佛。

這個比丘尼誦經三十年，陳道士枯坐十八年，通通不知修法，是不是？「師父今日打我不得矣，汝枯坐十八年，不知修法。若能老實念佛，早生西方見佛矣。」這句話也可以給法華尼說。

所以前面也說過了，這是法門殊勝，不代表崔婆子個人勝過法華尼，但是法門勝過，最後的結果就勝了。

三、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下面我們讀《腳踏蓮花步步生》，這本書這麼厚，裡面的故事比較長，只說了三篇故事，第一篇就是《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一）漫畫故事

我們還是先看圖畫，再看原文。這個故事曾經印了一本隨身書，叫作《盲眼老人預知時至》。我們看這個盲眼老人是怎樣的一生，先看故事的圖畫。

1925 年，台灣苗栗縣苑裡鎮，隨著「哇」的一聲大哭，一個女孩來到了這個世上，拉開了這出現實版《死神來了》的序幕。

她來了，就像死神來了一樣，碰到她的人，好像都沾不到好運。

才剛一出生，她的父親就莫名其妙地病倒了。

女孩名叫賴秀妹，算命先生說她是超級掃把星，在家克父，出嫁剋夫，於是在三歲時就被送給別人當了童養媳，而她父親的病也就莫名其妙地好了。

她在家裡，這三年她父親一直都生病，被「克」住了。後來把她送給人家當童養媳了，再後來嫁人了。

秀妹的第一任丈夫是一個游手好閒的賭徒，為了償還賭債，竟將一雙親生女兒狠心賣掉。

丈夫將女兒都能賣掉，那還能跟他過日子嗎？

秀妹悲憤欲絕，一氣之下毅然選擇離婚。

二十五歲的秀妹帶著兒子返回娘家，卻被認為是家門的不幸，被父親趕出了家門。

她有三個孩子，兩個女兒被賣了，還有一個兒子。兒子也不給她的丈夫，自己帶回來了，但卻被認為是家門的不幸，那時候離婚的女人一般進不了家門、祠堂，因為名分沒有了，所以她被父親趕出了家門。

秀妹的弟弟眼看著姐姐孤兒寡母流浪街頭，心中實是不忍，便將外甥接回自家撫養，秀妹則孤身一人前往基隆，替人洗衣做飯，勉強度日。

還好有她弟弟，把她的兒子給養著。她自己才二十五歲，還年輕，就自己出去掙一口飯吃。

平靜的日子並未持續太久，死神的步伐正在悄悄靠近。三十歲時，秀妹認識了開出租車的第二任丈夫，僅僅半年之後，丈夫就在一次車禍中意外身亡，留下了一個和前妻所生的八歲女兒。

她還真倒霉，三十歲與第二任丈夫結婚，想不到半年之後第二任丈夫也死了，還留下一個八歲的孩子。這個孩子還不是她自己生的，是第二任丈夫的前妻生的，她還要帶著。算命的說她剋夫，其實倒不一定是她剋夫，是她的命裡嫁不到長命的丈夫，丈夫就該那時候死，並不是她把他剋死了；但是通常表達的時候，往往這樣說。她怎麼就把丈夫剋死了呢？其實是她丈夫的命就是這樣，他就會找到這樣的妻子，而她的命就是找這樣的丈夫，人各有命，碰到一起了。

擦乾眼淚，秀妹越挫越勇，帶著繼女前往礦場謀生。

「擦乾眼淚，秀妹越挫越勇」，人生沒辦法，她也並非「越挫越勇」，只是不能不過日子。她才三十歲，還有好幾個小孩呢，所以勉強堅持。外面風雨再大，也要頂風冒雨地出去。

三十五歲時，秀妹認識了第三任丈夫，他是一位礦工，兩人感情很好，一家人其樂融融。

好像還不錯，終於能夠得到一點安慰。

正當秀妹在憧憬著未來的幸福生活時，死神卻再次揮下了手中的鐮刀。隨著「砰」的一聲巨響，整個礦坑被夷為平地，礦工也意外身亡了，留下了一個和前妻所生的五歲女兒。

發生了礦難，礦工意外地身亡了，留下了一個和前妻所生的五歲女兒，總是別人生下來的孩子給她養。丈夫撈不著，只能撈著一個小孩帶著，前面那個八歲，這個五歲。很不容易，三十五歲，帶著兩個小孩。

揮淚告別過往，秀妹帶著一雙繼女再次踏上了艱辛的旅程，每天還是替人洗衣做飯，嘗盡人間冷暖。

她帶著過繼來的兩個女兒，能做什麼呢？洗衣做飯。從小給別人作童養媳，也沒有受教育，沒有文化，只能幹最粗的活。

四十三歲的時候，秀妹經人介紹，嫁給了第四任丈夫。

她從三十五歲，過了八年，到了四十三歲。說起來就夠辛苦的，這女人離婚、嫁

人，嫁一個死一個，嫁一個又死一個，嫁第三個又死了，這是到第四任了。

一位常年在外跑船的大副。大副非常溫馨體貼，經常從世界各地給秀妹帶回漂亮的新衣服，還在市區買了房，讓秀妹享受了難得的十七年寧靜生活。

因為大副跑海船，可以在世界各地買東西，想到家裡的妻子，到哪裡看到好衣服就買回來給她。秀妹感到很溫馨，有人關愛她，而且還在市區給她買了房，讓她享受了難得的十七年的寧靜生活。

這個大副在外面跑了十七年船，大概他們年齡也相仿，所以秀妹以為可以好好過日子了。

當你認為死神已經悄悄溜走時，其實他只是潛伏在了更深的黑夜之中，靜靜等待著獵物的出現。六十歲時，大副退休回家與秀妹團聚，僅僅半年之後，就突發猛爆性肝炎，猝然離世。

所以，剋夫之說，不相信吧，這些事情還一件接著一件發生，大副不回家還沒問題，剛回家團聚了僅僅半年，就突發猛爆性肝炎，猝然離世，好日子就沒法過。

這一次，秀妹徹底哭乾了淚水，也哭瞎了雙眼，陷入了身體與精神的雙重痛苦之中，整天自怨自艾，無法自拔。

她想到自己的命運怎麼這麼苦。

女兒搬回家照料了一段時日，但最後實在是受不了秀妹的抱怨，再次回到了婆家，只是每天打電話問安並定時送餐。

女兒拖著箱子又走了。

哀莫大於心死，秀妹一個人在家，目不能視，心無所託，每天靠雙手摸索著起居飲食，稀里糊塗過日子。

沒人照應啊！女兒搬來照應，她天天怨嘆，一般人誰受得了？尤其是年輕人。所以沒辦法，女兒就只給她送飯，每天打電話問候。她吃飯、穿衣、打電話只有靠自己摸索。這個秀妹還是個挺聰明的人。

1998年，秀妹已經七十三歲了，她的侄女（弟弟的女兒）送給她一台念佛機，勸她沒事就聽佛號念佛，心裡不要胡思亂想，秀妹的心從此漸漸安定下來。

她的侄女，也就是這個故事的作者，叫淨秀，現在歸依了。

一直到秀妹七十三歲，最後一任丈夫也死了十三年了。這時候，她有緣接觸到佛教，就開始心裡有一句沒一句地念佛了。

2006 年 5 月，秀妹的弟弟去世了。對於當年收養了自己兒子的弟弟，秀妹始終心存感激。八十一歲的秀妹前去弔唁，再次哭得死去活來，還用頭直撞棺木，一邊撞一邊說：「你人這麼好，怎麼先死了？我這麼歹命，應該我先死才對啊！」

因為她的弟弟非常照顧她，先走了，她很悲傷，「我命這麼歹，活著幹啥？多受罪！我應該先死算。你那麼好的人，怎麼能先走了？」她想不通。

侄女對她說：「我爸爸不是死了，他是去極樂世界享福了。你要是想他的話，就要念佛，到時候阿彌陀佛把你也接去，你們就能永遠團聚了。」

因為她這一輩子，父母都不要她，只有她弟弟很喜歡她，他倆感情很好。

秀妹聽後，很高興地說：「好，那我一定要去極樂世界，跟你爸在一起。」

她一聽挺好，「我弟弟在極樂世界，到時候一道去」。這是她唯一的願望、理想、目標，至於極樂世界怎麼好，要怎麼解脫生死輪迴，她沒有這些概念。

侄女還把她爸爸生前用的念佛機和念珠送給姑媽留作紀念。

這對她有莫大的安慰，她一拿起念珠，就能想到她親愛的弟弟；聽著念佛機，也能想到對她有恩的弟弟。所以，這對她是個加持。

從此，秀妹每日行住坐臥都跟著念佛機虔誠念佛，不分晝夜。

她最疼愛的就是弟弟，而弟弟也已經走了。在她的心目當中，弟弟就在念佛機裡面，她的眼睛也看不見，也出不了門，整天就跟著念佛機念佛。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她這樣念了三年。

2009 年 11 月，秀妹又開始「瘋瘋癲癲」了，她打電話給侄女，說阿彌陀佛來看她了，很快就要接她回家了。

這次的「瘋瘋癲癲」不一樣啊，「瘋」大了。她打電話給侄女，說什麼呢？說阿彌陀佛來看她了，很快就要接她回家了。而且這只是其一，其二呢？

她平時在家都是只穿襪子的，這次卻請人給她買了一雙繡花布鞋，還讓女兒把她最喜歡的衣服放在床頭，說免得她要走的時候找不到。

因為她有糖尿病，年紀又大，穿鞋在家裡沒有什麼用處，又走不了路，就只穿襪子。這次她請人買了一雙繡花布鞋，還讓女人把她最喜歡的衣服放在床頭，說免得她走的時候找不著。「阿彌陀佛來接我了，我走的時候要穿得漂亮一點，給我換雙新的襪子，給我買雙好的繡花布鞋」，她也看不見，「鞋子、襪子給我買著，衣服給我找出來放到床邊上，我走的時候好穿上」，就像真的一樣。

更讓家人不能理解的是，她還開始交代自己的後事了，房子給誰錢給誰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並囑咐要把她的骨灰和弟弟的放在一起。

因為她弟弟是和她最親的。

得知她的孫子要在 12 月底舉辦婚禮，她說自己趕不上了，阿彌陀佛要接她走了。

她的孫子，就是她弟弟幫她帶大的兒子的孩子。

這是 11 月的事，她的孫子 12 月底要舉辦婚禮，她說：「那我等不及了，阿彌陀佛要接我走了。」她的時間講得特別准。

12 月 8 日，秀妹一個人靜悄悄地離開了這個世間。不過這一次，迎接她的不再是揮舞著鐮刀的死神，而是手持蓮花的極樂世界清淨大海眾菩薩。

何以得知呢？

這天早上，女兒給她送飯時，發現她已經斷氣了，急忙通知她的侄女速速趕來。

因為她侄女是念佛的。

侄女來了以後，推開門一看，眼前的情景讓她不禁感動而泣。

早已雙眼失明的老人，不知何時將自己梳妝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頭髮梳得很整齊，身穿那件漂亮的衣服。

手裡拿著侄女送給她的念珠，緊靠胸前，腳著新襪子和繡花布鞋，面容安詳，躺在床上，顯然已經隨佛往生多時了。

她拿著那串念珠，就這樣靜悄悄地隨著阿彌陀佛走了。

一個人走的時候能夠自己安排好，這很不容易做到。不要看你們現在好像活蹦亂

跳的，走的時候自己能安排嗎？今天出去見客人，梳妝打扮一下，臨死的時候，能有本事把自己梳妝打扮得好好的嗎？別吹大牛！不哭爹叫娘、不在醫院拔管子抽氣、不搞心臟起搏，就算是有福報的了。

所以，死的時候能這樣叫善終。梳妝打扮好了再走，要不是到淨土去了，能有這兩下子嗎？

這個故事是比較長的，漫畫還不能完整地顯現，現在我就把完整的故事再跟大家讀誦一遍。

（二）完整故事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這篇故事是我整理的，所以我對它記憶猶新。台灣的淨秀居士寫了草稿，我一看就覺得這篇文章非常有價值。但是她寫得比較粗糙一些，我就跟她來來回回地反覆溝通，具體細節問得很清楚，再幫她做了修潤，最後形成這篇稿子，所以，我記得非常清楚。

下面我給大家讀一讀，聽完以後你們就會羨慕她，就要向她學習。當然，不是學雙目失明，是要學她念佛。別的命運是學不來的，但念佛是可以共同學的。別的，她是她的命，你是你的命。看別人長得漂亮，學也學不來的。

1. 前言

這是一則常讀常新、百讀不厭的往生事例。

因為我今天要跟大家共同學習，所以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又讀了兩遍，充分感受到「常讀常新、百讀不厭」，怎麼讀都願意讀。

何時讀來皆令人振奮，給人法喜，給人安慰。

不管什麼時候讀，都有這個效果。

侯秋東教授見讀之後，特別為文推薦。

侯秋東是台灣的教授，這位教授在佛教界、中醫界都蠻有名的。因為只是一般的老太太念佛往生，所以這位挺有名的大教授也非常感動，特別寫文章推薦。

並單冊出版一千本與廣大蓮友結緣，希望在這末法時代多拯救一些苦難眾生往生西方淨土，一起脫離生死輪迴。可見，只要有心，淨土的蓮香隨人可嗅，得救的法喜萬人盡同。

只要有心於解脫，有心於生死大事，就能飄灑出淨土蓮花的香味，我們都能聞得到。像這位老人，從她的故事中，我們就能感受到往生的法喜、念佛的喜樂。

本書的主人公盲眼老人，便是這樣一朵開在濁世的淨土妙蓮花，而綻放彌陀救度的奇異妙香。

為了讓更多的人認識這樣一朵妙蓮花，同時也成為這樣一朵妙蓮花，現將這則往生事例，附淨宗法師的按語及侯秋東教授的讀後感，單印成冊，普遍流通。

念佛人稱為妙上好人、芬陀利花，就是微妙香潔的妙蓮花。

2. 故事原文

下面就是故事的原文。

我八十三歲的盲眼老姑媽，一生坎坷困頓，臨終時竟然自己梳妝打扮，穿戴得整整齊齊、體體面面，於娑婆寂靜的冬夜，無人知曉中，手持念珠，身無病苦、安詳穩定地隨佛往生，終得永脫悲苦，長享安樂。

她往生的這個時間點，選擇的是在娑婆世界寂靜的冬夜。冬天本來就是萬物凋零的季節，瑟瑟寒冬本來就讓人瑟縮，給人感覺很孤寂，很清冷，她又找了一個晚上，而且沒人知道，所以她的往生不是那麼轟動、熱鬧。她選的時間點，季節、日子、時間都很晚。雖然沒人知道，但是她走得很莊嚴，手持念珠，身無病苦。

誠然，聞其悲苦一生，皆唏噓而嘆惋；見其殊勝往生，無不感動而歡欣。

首先把她的人生案底給揭出來：她一生很悲苦，最後走得很好。

就像吃甘蔗，吃到最後一節非常甜，就感覺整根都非常甜；吃花生米，前面吃的顆顆香，最後吃一顆霉變的花生米，馬上就要吐出來。人生前面再怎樣風采，再怎樣漂亮，最後的一招如果是「壞花生米」，那不是要吐了嗎？所以，儘管她的人生一輩子悲苦，最後卻走得好，大家都很感動，為她鼓掌。人生只要笑到最後，現在苦點沒關係；不要現在風光著，到最後吐出來，「最後一粒花生米」可不能壞。

這篇文章中的小標題都是我加的，總共分成三個標題：第一個是「悲苦的一生」，先把她的一生像傳記一樣敘述出來；第二個是「生命的轉機」；最後是「殊勝的往生」。

(1) 悲苦的一生

我們看她是怎樣悲苦的一生。

民國十四年(1925年), 姑媽賴秀妹生於苗栗縣苑裡鎮, 是我父親的大姐。

讀過這本書的人都知道, 作者的父親就是賴秀妹的弟弟。

她一出生, 我阿公就生病, 治不好, 家人就帶她去算命。

阿公就是爺爺。

「家人就帶她去算命」, 因為一生下小孩, 就會報喜, 結果她父親卻病倒了。什麼原因呢? 家裡剛添了這麼一個嬰兒, 那肯定是她的問題, 家人就抱著她找算命先生看。

命理師說:「這小孩命中帶絞刀平、鐵掃帚, 在家克父, 出嫁剋夫。」

這還不是一般的「掃帚星」, 是鐵掃帚, 這就厲害了!

「在家克父, 出嫁剋夫」, 一般封建時代, 婦女的地位比較低, 在家從父, 出嫁要從夫, 結果她命硬, 她在家克父, 出嫁也要剋夫。命硬, 就是命不好。

為求取平安, 必須將家中的鐵掃帚(姑媽)摒除家門。

天下父母, 誰不疼愛自己的子女呢? 但是, 她弄得一家都不安寧, 所以要把她送出去。

可憐的姑媽, 命中注定艱苦、困厄、飄蕩的一生, 彷彿量身定做的劇本, 隨即揭開了序幕。

她的一生, 可以用這六個字來形容: 艱苦、困厄、飄蕩, 總是不能安定。

「彷彿是量身定做的劇本, 隨即揭開了序幕」, 不是彷彿, 其實每個人的一生都是量身定做的劇本。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量身定做的劇本, 本人也是量身定做的。你為什麼生到這一家, 為什麼是這樣的身體, 為什麼嫁給誰或者娶了誰, 你生了什麼樣的孩子, 一生掙多少錢, 做什麼職業, 這都是命中前定, 劇本是已經寫好的。誰是導演呢? 自己是導演; 誰是演員呢? 自己是演員。都是自己命中注定的, 每個人從呱呱墮地, 就開始演戲了。

三歲, 姑媽被家人送給別人當童養媳。說也奇怪, 我阿公的病從此就好了。

這似乎就能說明問題。

十八歲, 嫁給第一任丈夫, 但丈夫沉溺於賭博, 不事生產。

二十五歲，一雙年幼的女兒被嗜好賭博的丈夫賣掉還賭債。

第一任丈夫看來是游手好閒、品行不端，連自己的親生女兒都賣掉了。

姑媽得知後勃然大怒，毅然與丈夫離婚，帶著唯一的兒子返回娘家。

她的丈夫賣女兒的時候，也怕賴秀妹，所以是偷偷賣的。在過去，都是男人說話算數，不用徵求女人的意見，所以，等她知道的時候，女兒已經被賣掉了。那她能不生氣嗎？「勃然大怒」，毅然與丈夫離婚，帶了唯一的兒子返回娘家。從這件事可以知道，賴秀妹很有愛心，也很果斷。

但當時民風保守，我阿公覺得女兒離異是家門不幸，又將姑媽趕出了家門。

嫁出去了，怎麼又離婚了回來？這是不光彩的，是家門的不幸，所以不讓她回家。不過，她離婚是情有可原、很正義的，丈夫那個樣子，怎麼能和他在一起過呢？

我父親憐憫大姐的遭遇，主動將她的兒子（我的表哥）接濟至家中撫養，姑媽孑然一身前往基隆，為人煮飯洗衣，餬口度日。

才二十五歲，還好有她的弟弟幫她一把，不然二十五歲的她帶著幾歲的小孩，怎麼過日子呢？她丈夫賣了女兒，沒賣兒子，因為重男輕女。女兒賣掉了，兒子留著，她一生氣，「兒子也不給你」，就帶回來了。自己也不好養，就交給弟弟帶著，自己出去打工。

三十歲，嫁給開出租車的第二任丈夫。時僅半年，丈夫即車禍身亡，留下一個前妻所生的八歲女兒（我的表姐）。

不是賴秀妹生的，是丈夫的前妻所生的。

姑媽離開傷心之地，帶著年幼的大表姐，前往瑞芳煤礦區謀生。

三十五歲，嫁第三任丈夫，是一個礦工，跟姑媽感情很好，二人同居近兩年後，經人慫恿，正式結婚。

為什麼要經人慫恿呢？她不敢結婚，因為自己剋夫，怕一結婚就把人家剋死了。別人說：「你們在一起都住了兩年，感情也很好，也過了這麼久了，挺平安的，沒什麼事，結婚吧！」經人慫恿，正式結婚。

丈夫攜前妻所生的一個五歲女兒（我的表妹），四人一家。

怎麼叫「四人一家」呢？一個八歲的女兒，是從第二任丈夫那裡帶來的；一個五歲的女兒，是這個丈夫的，她自己，再加上礦工丈夫。

**夫妻和順，但是好景不長，礦坑發生爆炸，礦工不幸喪生。
似乎上蒼有意捉弄她的命運，姑媽失去了第三任丈夫。**

到三十五歲，就已經失去了三任丈夫，這麼年輕，人生非常苦。

又孤寂哀傷地帶著兩個女兒，繼續為人煮飯洗衣，養家餬口。

我們現在說生活不容易，各位想想她，跟她一比，再苦比她強多了吧。像她這麼苦的，真是不多見。父母都不要她，連家都沒有，根都沒有，孩子也養不活，自己的兩個女兒被賣掉了。想想，一個人這樣過，真的是很苦。

四十三歲，嫁給第四任丈夫，這是一位商務船的大副。因為長年海外跑船，介紹的人鼓勵說，嫁給這樣的人比較好，反正他跑船一年半載不會回家，看不到人，比較不會相沖。

大副跑海船，總是長期在外。所以，即使她命硬、剋夫，反正他也不在家，長年在外，只有名分，要衝也沖不著。她一想，也有道理。

姑媽也覺得有理，況且自己獨自撫養小孩，生活無依無靠，哀傷的人生亦需有人相扶持，遂答應這門婚事。

估計在這段時間當中，介紹的人不少，但她都不敢答應，答應了又怕自己嫁一個死一個，又要傷心難過，所以她也不敢輕易答應別人。現在這個大副是跑船的，她想想自己反正已經到了中年，小孩也拖累，況且自己也需要有人作伴，就答應了。

婚後，大副體貼溫和地善待姑媽，從世界各地購買漂亮的衣服送給她，並且在台北縣永和市區買了一棟房屋，讓姑媽首次有了落葉安住的感覺。

她的一生都在飄蕩中：生下來是絞刀平跟、掃帚，父親就病倒了，於是三歲就送出去，十八歲嫁人；二十五歲，一對女兒就給賣掉，自己就離婚，回到家裡，父母不認，又趕出家門，帶回來的兒子給她弟弟養，自己又出去飄蕩；三十歲又嫁第二任丈夫，是出租車司機，不到半年，車禍死亡；三十五歲遇到第三任丈夫，同居兩年之後嫁給他，結果正式結婚半年，一場礦難，他又死掉了。第二任丈夫帶來與前妻生的八歲的女兒，第三任丈夫帶來與前妻生的五歲的女兒。她的人生就是這樣，一直到四十三歲，嫁了個大副，使她有了「落葉安住」的感覺，好像人生稍微有了點安慰。

因為悲傷流淚過度導致視力退化的雙眼，此時有了緩和的機緣。

她總是過著以淚洗面的日子，邊洗衣邊流眼淚。沒有家，沒有父母的疼愛，沒有人照應，這樣過日子，把眼睛都哭壞了。環境好了一點，眼睛也稍微好一點。

同年，結婚不久，在被家人離棄四十年後，姑媽得知母親病逝，連忙返家奔喪。

因為她三歲就被送走了，這時已經四十三歲了，被家人離棄了四十年。

「姑媽得知母親病逝，連忙返家奔喪」，看來，她的母親病逝，也沒人通知她，是她自己輾轉聽到的，「我媽媽死了……」畢竟是自己的母親啊！趕緊返家奔喪。結果呢？

卻因民間禮俗，認為沒有資格再踏入家門，被阻擋於門外，只能遙望送終。

民間有的禮俗毫無道理。一切禮俗，如果不從愛心出發，通通都要破除。禮俗怎麼認為呢？「你作為一個女人，嫁了四任丈夫。你再回家，我們怎麼認你？你到底算哪一任丈夫的妻子啊？」認為她這樣的人，影響門風，按禮俗來說，沒有資格再進家門。之所以說她沒有資格，是因為她的四次婚姻，有四任丈夫，這樣就被阻擋於門外。

她只能「遙望送終」，想給母親送終也送不了。她母親走了，肯定有親戚、鄰居去弔唁，別人都能進去，她一個親生女兒卻進不去，只能遠遠地看著，她的心裡難過不難過？她不僅不能進去，而且還被輕視、被貶棄，說她沒有資格，這更是戳她的傷疤。她這一生該怎麼過呢？心被深深地刺痛。

心悲淒切，大聲痛哭。

不僅她的母親死了是這樣，她的父親死了也是一樣。

七十歲，我阿公因病過世，姑媽亦返家奔喪。

到了她七十歲的時候，她的父親也死了。都活到七十歲了，也算是老人了，返家奔喪。

仍然不得踏進家門祭拜 親生父母不能送終 無法善盡為人子女的孝道 是姑媽此生最大的遺憾。

可以講，她是個一生都被父母、家族、民俗所徹底遺棄、取消了資格的人。在這個世間，她的地位卑賤到極點，連進家門都沒有資格。她被父母、家族、民俗，被所有的一切所遺棄，也就是社會邊緣化了，沒有喘氣的地方。

六十歲，安順的婚姻生活持續了十七年，卻在大副退休返台半年後，突發猛暴性肝炎，驟然去世，短暫的幸福也就畫下了句點。

話說回來，從她四十三歲結婚到六十歲，安順的婚姻生活持續了十七年，這是她一生中，最好的一段時光。

「卻在大副退休返台半年後」，大副不退休在外面跑還不會犯沖，剛回家半年，兩人天天在一起，天天犯沖，大副的老命就沒有了。

六十一歲，在失去了第四任丈夫之後，姑媽自怨自艾，終日以淚洗面，哭瞎了雙眼。

六十一歲那年，雙眼失明。想到這十七年，丈夫對她不錯，又想到自己這一輩子，這麼辛苦，嫁了四任丈夫，養了五個小孩，一個丈夫是賭徒，另外三個都死了，「我的命怎麼這麼苦呢？」所以，一般人遇到這樣的命運，又沒有佛法來安慰，想一想，放到哪個人身上都感覺是很苦的。要家沒家，要丈夫沒丈夫，要孩子沒孩子——兩個女兒被賣掉了，找也找不回來了，養也養不活，想想就只能以淚洗面，最後哭瞎了雙眼。

她從小就跟別人不一樣，自己也知道，「你是掃把星、鐵掃帚、絞刀平」。她也想：「我真是這樣，我真的好命苦！」

就此陷入暗無天日、不知何年何月的哀傷中，無法自拔。

她的人生夠苦的了。還好，她的弟弟很愛護她。

經我父親提議，讓住在附近已出嫁的表妹搬回家中，照顧、陪伴姑媽。

這一年，她表妹應該是三十一歲，已經出嫁了，就住在附近。「那你就搬回家吧，照顧、陪伴你的母親」。

但一生接連而來的不幸，使姑媽深陷悲傷的氛圍中，加之年事高、雙眼瞎，長年罹患風濕性關節炎、糖尿病，病痛纏身，姑媽整日自憐自嘆，哀怨不滿。

因為她總是幫別人打雜、洗衣服，幹的都是粗活，哪照顧得了自己？所以，她長年患風濕性關節炎，還有糖尿病，病痛纏身。

「姑媽整日自憐自嘆，哀怨不滿」，「哎呀，我怎麼這麼命苦啊……」就講這些，整天都在憶苦，反覆講這些。

表妹受不了，只好搬出去，改由表姐和表妹輪流照料。

即使是她的女兒，也受不了。年輕人，天天聽別人抱怨，就像你犯罪，他也犯了罪一樣，就是沒辦法忍受了，畢竟不是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我們聞到別人的苦惱時，趕緊就要逃跑。所以大家要發菩提心是不容易的，不發別的，就只發心聽別人的牢騷話試試。就算是自己的親媽，也聽不了。因為怨氣、哀嘆、負面的情緒，會有感染力，我們心裡又沒有那麼大的能量，又不是觀世音菩薩，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我自己還有一大堆牢騷找不到人發呢！你還天天給我倒垃圾」，所以她的女兒受不了。

可見，賴秀妹的煩惱也比較重，把她的女兒都煩得只好搬出去。

搬出去怎麼辦呢？一個人實在受不了，改由表姐及表妹輪流照料。

她一輩子有五個孩子，兩個親生女兒從小被賣掉了，這兩個女兒是繼女，表姐是第二任丈夫在她八歲的時候帶來的，表妹是第三任丈夫在她五歲的時候帶來的。兩個女兒就輪流照料秀妹，你照料一天，我照料一天，「咱們平均一下，還好過點」。

每日早上上班前，送來當日份量的餐點（餐點放在電鍋，姑媽不知道白天黑夜，餓了即食）**及打電話問安。**

大概是電飯煲之類的，放在裡面熱著。姑媽也不知道白天黑夜，她也看不了表，沒辦法，餓了就吃吧，沒法按點來，因為她的眼睛看不見。所以照顧她，一是要給她送飯，再就是打電話問安。有時候女兒沒來，就打個電話問一下，只要有人打電話，她就摸摸索索地來接電話。接了電話，家人就知道她還活著。

我父親也每日打電話問候 姑媽靠雙手摸索 學習打理自己的生活起居 自己洗衣服、打電話，如此一來，倒也相安無事。

日子就這麼過吧。

這是「悲苦的一生」，下面是「生命的轉機」。

(2) 生命的轉機

生命沒有念佛就沒有轉機，現在遇到轉機了，念佛機給她轉了。

1998 年，姑媽七十多歲，我前往探視時，勸導姑媽。

1998 年，秀妹應該是七十四歲。「我」就是淨秀，她已經信佛了。她怎麼勸導呢？

「心要放開些，不要對女兒叨念不休，人家也有家庭要照顧的。我送你一台念佛機，在家沒事，就聽佛號念佛，以免終日胡思亂想。」

因為這時候她女兒也已經四五十歲了，「你不要天天跟她們講這些，人家還有事要做，要上班，還有孩子、家庭，你那些酸酸苦苦已經過去的故事，就不要說了。說多了，你自己也難過」，就送她一台念佛機，讓她在家沒事就聽佛號念佛，以免終日胡思亂想。

一段時日後，信仰某某教的表姐在電話中抱怨：「念佛機是家中有死人才念的，我媽心情已經不好了，聽了會更不好。」

這是一般人的誤解，念佛機是給活人聽的，認為念佛機是死了人才念，這是民間的誤解，說明一般人平常念佛念得少，只有家裡死了人，才請去念，給人一種條件反射，認為念佛機是死了人時才念的。其實不是這樣，念佛機平時就要念，不過，另一方面也讓人感覺到，阿彌陀佛好像跟我們的死亡往生有關。

「我媽心情已經不好了，聽了會更不好」，她一輩子那麼苦，怎麼能心情好呢？

我安慰姑媽：「沒關係，她們也沒常回來，你還是跟著念佛。」

淨秀挺會安慰人，因為這兩個女兒就是過來送頓飯，也就只聽到一兩句就走了，其實是因為她聽信某某教才反對，不過她也沒有關掉念佛機。因為女兒不贊成，所以秀妹念佛大概也沒念多少。不過有一台念佛機，總之心裡就播了一個種子，有點安慰，漸漸地安定一些。

2006年5月，我父親因病過世，姑媽前來弔唁，哭得死去活來。

還好這次沒被趕出去。父親母親死的時候，都不能回來，弟弟過世，回來了。

「你爸爸人這麼好，怎麼先死了？我這麼歹命，應該我先死才對啊！」說罷還用頭撞擊棺木。我拉著姑媽：「姑媽，我爸不是死了，他是去極樂世界了，他在極樂世界等我們。」

姑媽沒聽過佛法，她不相信。

姑媽不相信，我認真勸說：「姑媽，我送給你我師父（慧淨法師）念的念佛機，這個調子比較好念。」

就是慧淨上人念佛的那個念佛機，以前的念佛機是唱的，她年紀大了，可能也唱不來。

我爸生病期間都跟著念，算是我爸送給你的紀念物，只要你也跟著念佛，臨終時阿彌陀佛就會出現，我爸爸也會跟隨來接引你去極樂世界。」姑媽聽

後很高興地說：「好，那我一定要去極樂世界跟你爸在一起。」

這是姐弟感情讓她心裡有個安慰。她懂多少佛法？所有的佛法，她就只懂這麼多。

從此，姑媽早晚虔誠地念佛不斷。

這才開始真正念佛了，因為想念她的弟弟，這樣念了三年。

(3) 殊勝的往生

2009 年 11 月起。

她是 12 月 8 號往生的，11 月，也就是她往生的前一個月。

姑媽諸多的言行舉止常令家屬感到困惑，直到姑媽往生後，大家才明白：原來姑媽早已為自己往生預先在作安排。

她的安排真是不一樣。她是個老實人，一輩子都苦惱。有些人念佛，一輩子張揚得很，「我念佛，精進修行！」有的人也臨終安排，往往都是假的。「我預知時至了」，有的人死了好幾回，蓮友把鮮花都抱去了好幾次，眼睛盯著她，盯一次不走，盯兩次也不走，再下次沒人相信她了。因為她的心不實在，漂浮，希望自己走的時候熱鬧一番，表演給別人看。這都不靈光的，我們就實實在在。

姑媽在電話中對我說：「你怎麼好久沒來了？阿彌陀佛有來看我，要來接我走了。」

她只能打電話，電話裡她就問：「你怎麼好久沒來了？」其實淨秀也不是好久沒來，可能就兩三天沒來，她就說好久沒來了，因為她有心事，「阿彌陀佛來看我了，我要走了，你要來，我要告訴你啊」。

由於姑媽怪異的言行，盡說些阿彌陀佛有來看她、要帶她走之類的話，表姐、表妹及我都很憂慮、懷疑：高齡八十三歲的姑媽，是否罹患了老年癡呆症？或年關將近，無法抵抗節氣，氣數將盡？

我建議表妹帶著姑媽到精神科去看診。

「是不是老年癡呆症，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年紀大了，老說這些稀里糊塗的話，你帶她去看看。」

經過醫生診斷精神很正常。

沒犯精神病。

又帶去內科檢查，醫生說姑媽老毛病而已，身體沒大問題。

到內科再檢查檢查，醫生一檢查，說：「沒病，就是老了，老了就是這樣，老毛病而已，身體沒大問題。」

姑媽也說，自己又沒怎樣，幹嗎到醫院檢查。

她眼睛閉著，說：「我自己沒怎麼樣，身體好著呢！幹嗎帶我到醫院檢查啊？白花錢！」但孩子就要帶她檢查。

並沒好氣地對我說：「是你叫我念佛的，連你也不相信我說的話？」

人就是這樣，她講的話句句是真的，說「阿彌陀佛來看我了」，因為經中都是這樣說的，她講的都是經典中的話。經典中怎麼說？「無量壽佛化身無數，與觀世音及大勢至，常來至此行人之所」，他們常常來看念佛人，所以她才說：「阿彌陀佛來看我了，他要接我走了。」「你叫我念佛的，我告訴你，你都不相信，那還有誰相信啊？」那時候，秀妹信佛也信得不深，她也不相信姑媽的話。所以，她平常嘴巴講相信阿彌陀佛臨終來迎，阿彌陀佛真的來接她姑媽了，她說姑媽得了老年癡呆症，或者說年關將近，過不了節氣了，她都不相信。

她不相信，就像阿難一樣，釋迦牟尼佛涅槃的時候，阿難的心都被魔障住了，他都不知道請佛住世。大概淨秀那時候自己也想不起來，這叫天機不可洩露。總之別人看不出來，她的往生特別殊勝，因為她是個老實人。如果大家都相信了，來了一大堆人——不會出現這樣的事的，可能是阿彌陀佛的善巧安排。

這是第一件奇特事，家裡沒人把她的話當真，她說話別人也不當回事。

姑媽要求表妹買新襪、新鞋給她，但表妹買的是新皮鞋，姑媽不滿意。

一般買新鞋，皮鞋比較好、比較貴，表妹就給她買了一雙。姑媽手一摸「皮鞋？」不滿意。為什麼不滿意呢？因為她念佛了，心清淨了，知道大概跟殺生相關，另外可能嫌鞋比較洋氣。

又要求我幫她買一雙布做的包鞋。

因為淨秀信佛，比較跟她相投，就要求淨秀幫她買一雙布做的包鞋。可能穿這種鞋也是風俗，因為她年紀比較大，從小穿布做的包鞋習慣了。

我心想：姑媽眼盲，又罹患糖尿病多年，在家只能穿襪子走動，買布鞋

做什麼？但還是買了一雙繡花布鞋，讓弟弟送去。

老年人能要什麼？不過一雙布鞋而已，還是買了一雙繡花的布鞋送去了。大概上面繡的是大蓮花，我估計是這樣，腳踏蓮花步步生啊！

姑媽觸摸鞋面的繡花說：「這雙就對了。」

她摸了之後心裡就有底了，「嗯，這雙就對了，我死了就穿這雙」。她不能穿皮鞋去見阿彌陀佛，穿布鞋不殺生，比較清淨，而且還有繡花，好看！

某日，姑媽對表妹說：「拿出那件我最喜歡的衣服，放在我床邊，免得我要走時找不到。」表妹也依言找出母親囑咐的衣服，放置床邊。

從 11 月到 12 月 8 日，時間也不長，她經常說她想要做的事。這些天做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到醫院，檢查精神科，又檢查內科，跑了兩天。

第二件事：跟別人講阿彌陀佛要來接她這些事，說淨秀好久不來了，又過了好幾天。

第三件事：要買鞋，又花了一兩天。買完鞋她又不滿意，又買一雙，花了兩天時間。

第四件事：對女兒說「拿出那件我最喜歡的衣服，放在我床邊，免得我要走的時候找不到」，表妹也依言找出母親囑咐的衣服，放置床邊。表妹雖然不相信母親的話，但是老年人說了，那就把衣服找來，疊得好好的，放在床邊。她安排得很妥帖，衣服放在旁邊，她心裡早就準備好了，「走的時候，我得穿上」。如果放在櫃子裡面，不方便找，畢竟她的眼睛失明。

第五件事：

姑媽急切催促居住在高雄的表哥回來看她，並說：「如果不回來，恐怕來不及了。」

她說得很有數，很有底。

當廚師的表哥，由於年底喜宴訂桌的數量激增，無法抽身返家。姑媽只好再請我媽打電話催促。

大概到 11 月底，馬上 12 月了，兒子回不來，只好再請人打電話催促。

第六件事：

12 月 6 日，表哥帶著即將結婚的兒子返家，順道送喜帖。姑媽對表哥說：「阿彌陀佛要帶我走了，我有交代你妹妹，準備我要穿的一套衣服放在

床邊。」表哥說：「你自己會不會穿？」姑媽說：「我會。」又說：「我走後，要火化，骨灰與我弟弟放在一起。」

第七件事：

「我的房子要過給你小妹。」

她的房子是第四任丈夫給她買的，「我死了，我的房子給你小妹」，這是安排房產。

「你小妹以及她的孩子很照顧我。現金給你大妹。」

還剩下的一點錢，給你大妹。

她講話很有分寸，說得很好。

「由於你從小由你舅舅（我父親）帶大，和我關係沒妹妹那樣親近，希望你不要計較。」

這兩個女兒其實不是她親生的，一個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帶來的，一個是她的第三任丈夫帶來的。她的兒子——也就是淨秀的表哥，是她親生的，但是她並沒有把遺產給她的親生兒子，卻給了這兩個女兒，說明她的心還是很平等的。

「希望你不要計較」，當然兒子就不會計較了。老人安排得很妥帖，不要為了這件事弄得兄妹關係不好。她講得很清楚：「我的房子給小妹，錢給大妹，你就不要計較了。」

一同隨表哥返家的表侄（也就是姑媽的長孫）將於 12 月底結婚，開懷地對姑媽說：「阿嬤，我結婚時，給你坐大位！」

她一輩子都沒受人尊重過，孫子結婚給她坐大位，她是老長輩，是可以坐前面的高位的，很尊重她了。她心裡想：「我有更大的位置要在極樂世界坐呢！」阿彌陀佛要請她坐大位。

她說什麼呢？

姑媽說：「來不及了，我要跟阿彌陀佛走了，你結婚時我會來看你的。」

因為她是 12 月 8 號要走，孫子結婚是 12 月底，她就說：「你結婚時我會來看你的。」

表嫂得知這些對話後，有些不滿，認為兒子將要結婚，家中有喜事，這些話不吉利，會帶來霉運。

人就是迷信。秀妹要到淨土成佛作菩薩去了，菩薩來看她兒子，不知道多大的福

報，可她還覺得「你都死了，還來看我兒，倒霉！」這就是世間人沒有智慧。

12月8日早上，我上班時接到表妹來電：「上班前跟以往一樣，先送食物到媽媽家，發現媽媽穿著她所交代的衣服，躺在床上，沒有氣息了！」

從6號到8號，才隔了一天，她安排得非常緊湊。表妹來電說，她先送吃的去，跟以前一樣，卻發現媽媽穿著她所交代的衣服，躺在床上沒氣了！

我交代不要移動姑媽，並吩咐眷屬要跟隨念佛機念佛，我立即會趕過去

看她表妹說什麼？

但表妹說：「我是信某某教的耶！」

意思是說她不好念佛。

我說：「信某某教不拿香，念這句佛號也沒拿香，沒關係啦！」

這也挺好，挺有智慧的。「信某某教不拿香，念這句佛名也不拿香，沒關係，你就一直念吧」，我們也學會了。

當我趕到的時候，看到眼前的景象，不禁感動而泣。

「原來我姑媽這一個多月，給我們講的都是真的！」姑媽是怎樣的情形呢？

姑媽頭髮梳理整齊，身穿那件漂亮的衣服，手拿著我送給她的念珠，緊靠胸前，腳著新襪子及繡花布鞋，面容安詳，躺在床上。此時我才恍然大悟，姑媽說的話是真的，阿彌陀佛聞聲（佛號）現前，接引她到極樂世界與我父親團聚了。

恐怕她的弟弟也跟著阿彌陀佛、觀音菩薩一道來接她了。

下面這一段，也是作一個說明，你看她走得怎麼樣。

在家眷大小都對她的行為表示困惑不解時，只有姑媽心裡對阿彌陀佛持著堅定不移的信念。

家裡人都覺得她精神不好，是不是快死了，過不了節氣，說的都是胡話、瘋話，都沒人理解她。

但是，「姑媽心裡對阿彌陀佛持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因為她的心跟佛是相通的。都說她是精神病，只有她自己心裡才知道，「怎麼是精神病？佛要來接我了，這是佛親自告訴我的」。其實我們大家都以為自己是正常的人，反而是顛倒糊塗的；而她表面被

別人看得顛顛倒倒，其實她心裡明白著呢，跟佛是完全通著，所以她當然對佛信念堅定。

在大家都認為她患了老年癡呆、瘋言瘋語時，只有姑媽自己知道阿彌陀佛常在她的身邊，她神志清楚，說如所見，是真語實語者。

大家都以為她講的話不真，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所以真理怎麼跟別人說呢？說了沒人知道，沒人相信，「連淨秀你告訴我念佛的，你都不相信」。

當大家都認為她行為古怪時，只有姑媽自己知道她是在整理最後的行裝，就要隨佛前往淨土。

她一件一件事都安排好。所以《論語》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沒人知道她，沒人理解她，講也講不通，但是她也沒有脾氣，心裡很快樂，「我把這些事都準備好、安排好」。

在無人理解、無人知察的情況下，姑媽安排好一切後事，備辦好了一切行裝，自己穿上了最漂亮的服裝，梳妝打扮整齊，她要以最莊嚴的形象，靜候阿彌陀佛的最後迎接。

容易嗎？年輕人做到這樣都不容易，何況是老年人！視力正常的人做到都不容易，何況是失明的人！健康人做到都不容易，何況是一個臨終的人！

頭髮梳得好好的、整整齊齊的，最好的衣服穿上，鞋襪一件件套好，手中拿著念珠放在胸前，躺在那裡，有那麼容易嗎？這像做戲。演戲還有導演，這是在導演最後一場戲。這場戲從 1998 年她七十歲開始，導演換了，換成阿彌陀佛作導演了，生命就開始改變了。前面的日子都是自己作導演，嫁了四任丈夫，離了、死了四任，在最後命運改變了。這些，能裝得出來嗎？誰不想死的時候走得好一點、身無病苦？但是做不到。她多自在，沒有人助念，沒有人探視。很多人念佛念了多年都不放心，說：「找個助念團，到時候來幫一下忙。」她有人助念嗎？

「沒有人助念，也沒人探視，甚至沒有人認同、理解，我這個盲眼瘋老婆子，今晚就要隨佛前往淨土了，我是多麼幸福啊！」我想這一定是姑媽最後的心聲。

她專門選個晚上，因為白天別人送飯來，晚上沒人來。雖然沒人理解，她自己心裡高興，樂著呢，沒人理解就算了，她選的日子就是晚上，「晚上我自己悄悄走」。

不過姑媽並沒有所謂助念的概念。

她也不懂得佛法，也沒有多少佛法知識，連念佛都是後來教的，她哪有助念的概念啊？

她的隨佛前往是自然而然的。終於，在寂寞的冬夜，娑婆一無人知的情況下，阿彌陀佛攜諸大菩薩海會聖眾，來到姑媽的身邊，將盲眼姑媽迎歸淨土，其儀式一定是轟轟烈烈、震動法界，但又悄然無聲，毫無驚動，一切凡夫不知不覺。唯有念佛者，與佛同在；唯有與佛同在者，有萬人不撼之勇。

地球有七十億人口，誰知道她要走啊？沒有人知道。在三界當中，不要說七十億人不知道，就連閻羅王也不知道。她悄悄地，從三界這個黑暗的城堡中，被阿彌陀佛接引走了。

別說一萬個人，哪怕全地球的人都不瞭解，都不認同，都不理解，都說她是瘋子，她心中還是勇敢著、清楚著、透明著、清醒著。

我的盲眼老姑媽，正是如此！令人深深敬仰，也令人深深慚愧。

深深敬仰不用說，她就那樣。為什麼令人慚愧？因為我們都做不到像她那樣。

雖然我晚到的念佛，對姑媽的往生猶如馬後炮。

因為淨秀第二天早上才開始為她念佛，而她已經用不著了，因為她早就打理得好好的，端端正正去往生了。

但我還是聲聲不停地念著，在這句佛號中，方能與姑媽神會、默契。

因為她已經走了，怎麼與她溝通感應？就是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家眷大大小小也都齊跪在床前，跟隨著念佛機高聲念佛。

這時候，一定很莊嚴，很令人感動的。平常信某某教、不念佛的表妹，這時也都念佛了。因為，這種莊嚴的往生，在它的餘波餘力的感召下，讓人不得不心歸於阿彌陀佛的慈悲裡。

尤其是表妹及表姐夫，念佛特別大聲。助念直到往生後十二小時。

其實，也就是開了場念佛的法會。

姑媽的一生是悲苦的。從小被送出門，遠離父母；離婚返回娘家，再次被趕出門；乃至父母去世，也不得入門送終。一生嫁四任丈夫，一個嗜賭離異，一個車禍身亡，一個礦難而死，一個暴病先卒。生養五個兒女，兩個親

女自小被賣，兩個養女生父早亡，一個親子不隨己長。晚景一身多病，多年雙目失明。

這是她的一輩子，就用這幾個數字來說明：四任丈夫，五個孩子——兩個賣掉，兩個父親早死，一個不在自己身邊。自己從小被趕出家門，父親走、母親走都不能送葬，不能回家。

可說其一生在父母、在丈夫、在子女、在自身方面，都有很大的缺陷和不幸。

她的人生是非常苦惱的，我們一般人比她都強得多。像她的這些情況，我們攤上其中一件事，人生就很不幸，何況她件件都攤上了。

然幸有一個弟弟護惜相顧，終得引入佛門。

幸好，有一個弟弟護惜她，照顧她。她最終的轉機，是被引入到佛門當中。

姑媽不識字，沒歸依，沒吃素。

她在佛門裡有什麼修行啊？什麼也沒有。講智慧，講精進，什麼都談不上。

她念佛的動機，只是單純想見思念已久的弟弟，而發願往生極樂世界。

她有發菩提心嗎？沒有。

對於這句佛號的意義並不瞭解，卻因名號不可思議的大願功德力，得生極樂世界，不但圓滿了她的心願，而且永超生死、快速成佛。姑媽的往生足證念佛法門是如何地簡單易行而又殊勝。

謹引述兩則法語，作為本文的結語及我對姑媽預知時至的感懷。

淨秀引用的這兩段，是原文裡就有的。

**彼無礙光如來名號，
能破眾生一切無明，
能滿眾生一切志願。**

這是曇鸞大師《往生論註》裡的話，用在盲眼老人賴秀妹身上，是很貼切的。阿彌陀佛是無障礙光，她的眼睛看似瞎了，但心裡卻非常明亮。所謂「破眾生一切無明」，不僅是對我們的肉眼，更是對我們的「心眼」——信心。滿她一切志願，使她終於脫離了悲苦的人生，到了淨土。

名號為因（聞說名號），**光明為緣**，**如種子雨露**，**落眾生識田**，**生信受之芽**，**長專稱之莖**，**得往生之果**。（善導大師思想）

「名號為因」，聽說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就種到我們心裡去了；念佛，佛的光明就照耀我們，這就是緣分。念佛，佛號像種子，光明像雨露，落在我們眾生的心識田當中。

「生信受之芽，長專稱之莖，得往生之果」，她也就是在聲聲念佛當中就行立信，她也沒有教理基礎，因為沒人跟她講話，她就這樣「得往生之果」，最終殊勝地往生到阿彌陀佛的淨土。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這個故事比較長，大家聽完之後肯定不太容易記得，但是會留下兩個深刻的印象：第一，就是賴秀妹這個人活得很苦；第二，就是她往生得很殊勝。

（三）按語

我們來共同學習按語，把按語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老人不苦嗎？很苦！比一般人都苦。

她有高的地位嗎？沒有！三歲送人做童養媳，一生為人煮飯洗衣餬口，屬於最卑微階層的人。

她有好的學問嗎？沒有！大字不識一個。

她有深入經藏、通達教理嗎？沒有！連這句阿彌陀佛的意義也不瞭解。

她既不識字，對這句阿彌陀佛名號的利益也不瞭解。

她會很多修行嗎？不會！除了一句阿彌陀佛什麼也不會，也不知。

甚至估計拜佛也不會，因為她雙目失明看不見，家裡肯定也沒有佛堂。

她念佛很久嗎？沒有！開始只是隨著念佛機聽聽而已，真正自己念佛才三年半的時間。

從 1998 年開始只是聽念佛機，2006 年她弟弟往生之後，才真正開始念佛，三年半的時間。

她念佛很精進、很勇猛嗎？談不上！八十歲的高齡，身心俱衰，如弩之末，失明多病，孤獨而居，照顧自身尚且不易，還談什麼精進力？

因為已經八十多歲的高齡，「身心俱衰，如弩之末」，就像強弓之末一樣，體力、

精力、腦力都跟不上。而且雙目失明，身患多種疾病，孤獨而居，很孤苦地一個人住著。

這樣一位老人，照顧自己都不太容易，還要摸索著洗衣服、打點、吃飯，所以她談不上有精進力。而且她八十多歲了，能有多精進呢？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自己不摔跤就算幸運了，還指望她怎麼精進修行？都談不上。

她有降伏煩惱嗎？沒有！和自己的兩個女兒都難以共處 說什麼降伏煩惱？

女兒來照顧她，她天天嘮嘮叨叨，總是說過去的事，所以連女兒都沒法在一起住，只好搬出去。哪有什麼降伏煩惱？一點功夫也沒有。

她念佛功夫很好嗎？談不上！不過早晚隨慧淨法師的念佛機 一句一句地跟著念而已。

她念佛的功夫很好嗎？也談不上，她只不過是跟著慧淨上人的念佛機，估計是聽著念佛機念，反正她也沒事幹，兩眼也看不見，念佛機打開在那裡響，她聽著，有時候也跟著念，一天到晚就這樣。

她念佛已經得清淨心了嗎？沒有！照樣煩煩惱惱。

她念佛有沒有清淨心呢？也沒有，照樣煩煩惱惱。

她有發菩提心嗎？沒有！她不懂得什麼菩提心，只是為了想見弟弟而願生極樂。

她有沒有發菩提心呢？也沒有，也不懂得什麼是菩提心。她到極樂世界只是因為她的弟弟在那裡，想見弟弟而願意往生。

這樣的她，有往生嗎？有！而且很殊勝！

前面我們列了那麼多，一般人都認為要那樣才能往生。但她這一切都沒有，最後問，她有沒往生呢？她往生得殊勝不殊勝呢？非常殊勝，少有的殊勝，多少高僧大德盼也盼不著她最後這一招。她到底憑著什麼呢？她什麼也沒有，既不識字，又不會修行，連吃素、歸依，最基本的這些都沒有做到，煩煩惱惱、平平常常的一個孤苦老人，走得那麼好！

1. 盲眼老人往生的十點殊勝之處

下面說了她往生的十點殊勝之處。

一、預知時至殊勝。提前一個多月就說：「阿彌陀佛有來看我，要來接我走了。」

第一，預知時至殊勝。我們很多人盼望要預知時至，她是一個月之前都知道了，「阿彌陀佛有來看我，要來接我走了」，到處跟人說，但沒人相信，連她女兒也不相信，連告訴她念佛的人也不相信，還把她到醫院檢查，看看是不是老年癡呆症，總之沒人相信她。

二、常蒙佛護殊勝。因感受阿彌陀佛常來探視，故常說佛來。

第二，常蒙佛護殊勝。經常蒙受阿彌陀佛的護佑，因為感受到阿彌陀佛常來探視，所以她就說「佛常來看我」，阿彌陀佛經常來看她、保護她。有人說「我念佛這麼長時間了，怎麼佛也不來保佑我」，我們跟她比，我們常念佛，佛也會經常來保護我們。

三、不受眾擾殊勝。雖然沒有一個人相信她說的話，但她毫不動搖。

第三，不受眾擾殊勝。那麼多人都不相信她，她的內心也不受大家的干擾，信仰堅定，毫不動搖，這是很殊勝的。我們如果被人家不相信，要麼就要辯解，要麼就喊冤枉，要麼就嘆氣，要麼就改變自己，「算了，我跟你們一樣吧」，就改變了。

四、心與佛契殊勝。因為內心與佛相契，自然不為外動。

第四，心與佛契殊勝。她為什麼不受眾擾呢？因為她的心跟佛相契應，內心跟佛是溝通的，所謂「潛通佛智，暗合道妙」，所以她自然不為外動。

五、有條不紊殊勝。對臨終諸事安排，非常得體，次第不亂。

第五，有條不紊殊勝。她這麼高齡的老人，又雙目失明，身患多病，卻把臨終的事情一條一條安排得有條不紊，非常殊勝。房子給誰，錢給誰，什麼時間你們要回來，衣服給我準備好，東西都放在旁邊，買新鞋、新襪，準備得多有條理，這一般人做不到。

六、不驚他人殊勝。既然沒人相信，那就不必驚動大眾了；諸事安排已畢，隔日即隨佛悄然往生。心中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這樣嗎？

第六，不驚他人殊勝。不驚動別人，人家既然不相信，她也不必驚動大眾。她也沒有說「什麼時候你們來給我助念」。「諸事安排已畢」，事情安排好了，「隔日即隨佛悄然往生」。如果心中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她能做到這樣嗎？她的往生是篤定的、百

分之百的。

七、無須助念殊勝。她也不知道還有臨終助念這一說，對她來說，念佛佛來迎接是再正常、再自然不過的了。

第七，無須助念殊勝。她也不知道還有臨終助念這一說，對她來講，念佛佛來迎接，那是再正常、再自然不過的。她還要人助念嗎？「阿彌陀佛天天來看我，還要你們助念嗎？」用不著了。阿彌陀佛常來看她，親自來接她。估計「助念」這個詞她都沒聽過，所以她也沒這個盼望，也沒這個擔心。

一般人修行多年，仍然擔心臨終，要找一大群的師父蓮友來助念。兩相對比，勝劣立判。

很多人天天跑廟子，結識了很多大法師、大和尚，也讀了很多經，也拜了很多懺，也會誦很多咒，也修很多行，但是對於往生沒底。天天去助念，為什麼經常給人家助念？目的即是為了「我死了你們好給我助念」，就是懷著這個目的，心中總是擔心害怕，跟盲眼老人比，差得太多了。

八、心定神閒殊勝。一個八十幾歲的盲老人，自己梳發整齊、穿好新衣、穿好新襪、穿好新鞋，拿起念珠，自己躺在床上，念佛靜候佛迎，這即使是在平時也很不易，費力，費時，何況正是臨終，如果有一點心慌意亂、體力不支，能做到嗎？也可能老人心定神閒先穿戴好，然後靜靜地待佛來迎；也可能佛已來迎，老人讓佛稍候，然後一一穿戴整齊。雖不知其詳，但無論哪種情況，都是無比殊勝。其實心佛相感，彼此相知，也無所謂先後了。

第八，心定神閒殊勝。她走的時候真的叫心定神閒，心非常安定，很悠閒。為什麼呢？八十幾歲的盲眼老人，自己把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穿好新衣服，穿好新襪子、新鞋子。我們可以想像，眼睛閉著這樣把襪子先套上，再把鞋摸一摸，「這雙對了」，把鞋套上。肯定還洗了個澡，洗完之後把頭梳一梳，摸一摸，理一理，把衣服裡面外面都穿好。這對於八十幾歲雙目失明的老人，得好半天時間才能做好。

她想：「我說佛來接我，她們又不相信，算了，我也不打擾她們了。」自己就躺在床上，把念珠拿在手上，念佛靜候佛迎。佛來迎接，悄悄就走了。這樣一個狀態，叫「心定神閒」。這樣就是在平時也很不容易，費力費時，何況還是臨終的時候，哪怕有一點心慌意亂、體力不支，都不能做到。哪個人臨終的時候能做到啊？不容易的。

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老人先是心定神閒地穿戴好，然後靜靜地等佛來迎，這是我們猜測的；二是可能佛已經先來了，「我還沒準備好，佛等一會兒，我打扮打扮」，

老人讓佛稍微等候，然後一一穿戴整齊。

「雖然不知其詳，但無論哪種情況，都是無比殊勝」，其實是心佛相感，佛知道她，她知道佛，彼此相知，所以也無所謂佛先來還是佛後來，都是在一體不分的境界當中。走的最後這一招，整齊利索，乾淨舒適。所以，即使一輩子邋邋遢遢，到最後能乾淨一下，這也非常好。

九、正念分明殊勝。如此心定神閒，手持念珠，緊靠胸前，正念分明，念佛而終，那是一定的了。

第九，正念分明殊勝。「如此心定神閒，手持念珠，緊靠胸前，正念分明，念佛而終，那是一定的了」。我們都希望臨終身無病苦，正念分明，她就做到了。

十、出人意料殊勝。常人總是把眼睛盯在名氣很大、地位很高、學問很好的一些佛教會長、大和尚、大法師的身上，希望他們走的時候能有卓越的表現，也好振奮弟子們的心，並借此壯大佛教的門面，然而結局少有不出人意料、不令人失望的。

第十，出人意料殊勝。什麼叫出人意料呢？「常人總是把眼睛盯在名氣很大、地位很高、學問很好的一些佛教會長、大和尚、大法師的身上，希望他們走的時候能有卓越的表現，也好振奮弟子們的心」，因為這些大和尚、大法師、大會長們，他們都有很多徒眾，這些徒眾就希望師父走的時候好一點，做徒弟的也光彩，振奮一下。就希望燒出一大堆舍利子，就想撐門面。「並借此壯大佛教的門面，然而結局少有不出人意料、不令人失望的」。

如今這個盲眼老太婆，沒人看得起她，沒人相信她，沒人想到她最後會有這一招，可她卻真真實實地見證了佛法利益的真實不虛，一些萬人景仰的大和尚、大法師未必能做到的，她卻輕鬆做到了，這不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嗎？佛法幽微，凡夫難解，也許高明的大法師與卑微的盲老太兩者的作為，都是菩薩示現；果真如此，不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嗎？

如今這個盲眼老太婆，沒有人看得起，沒有人相信她，沒人想到她最後會有這一招，沒人想到用照相機、攝像機記錄下來。可是，她卻真真實實地見證了佛法利益的真實不虛。一些萬人敬仰的大和尚、大法師未必都能做得到，她卻輕鬆做到了，這不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嗎？我們的眼睛都盯著那些，結果很失望；我們看不起的，結果人家很殊勝，所以叫「出人意料」。

「佛法幽微，凡夫難解，也許高明的大法師與卑微的盲老太兩者的作為，都是菩薩

示現」，那些大法師，你非要看到怎麼樣，卻讓你跌破眼鏡看不著，示現一下；老太婆你看不起，卻給你示現一下。

「果真如此，不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嗎？」那我們到底要學什麼呢？學習佛法不要追求熱鬧，聲聲句句都是念給自己聽的，不是念給別人聽的。

很多人到寺院誦經念咒，都是念給別人聽的。海青肯定要請，然後要受菩薩戒，搭個縵衣，這樣站隊就可以站在前面，這不就是做給別人看嗎？「念咒，人家都會念咒我不會念，多難看啊」，念咒念得很溜，這是念給別人聽，犯不著，我們就是老老實實地念這句佛號，個人的修行，作假幹什麼呢？這種心理是非常普遍的，這都是搞假的一套。

盲眼老人就沒有這些，她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所以修行一定要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做人第一就要真實，修行也要真實，不是交作業給老師看，給別人念沒有必要。

一個不識字、不知教理、不會修行、沒有清淨心、不懂菩提心、煩煩惱惱、說不上精進勇猛，念佛時間不長、多年眼盲、未曾歸依、未曾吃素的八十幾歲的老太婆，竟然獲得這樣殊勝的往生。

不識字、不知教理、不會修行、沒有清淨心、不懂菩提心、煩煩惱惱，也說不上精進勇猛，念佛時間也不長，多年眼盲、未曾歸依、未曾吃素，把這幾條排在一起，誰看得起她啊？我們在座的恐怕也看不起她，「好歹我也歸依了，我也專門到佛堂聽過課」。她聽過什麼課？每天就聽慧淨法師跟她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天天就講這一句，聽這一句，就夠了。

令人感動 令人驚嘆 令人好生羨慕之餘 一切人不禁要在心中問一問：她究竟靠的是什麼呢？

如果靠精進，沒有；靠誦經，沒有；靠智慧，沒有；靠去拜很多大和尚師父，沒有；歸依，都沒有；靠發菩提心，也沒有；靠斷煩惱，也沒有；靠她去布施行善，也沒有；什麼也沒有。

那她靠什麼呢？靠她兩眼黧黑呀？當然不是。

2. 往生靠彌陀本願與專

靠她自己嗎？可是歷數凡能靠上一點的條件，她一條也沾不上邊，連她自己也是真正的一無所能、一無所靠。然而她卻有兩大真正可靠的資本，一是彌陀的不虛本願，一是她自己的專！

靠她自己嗎？凡是能靠上一點的條件，她一條也沾不上邊，連她自己也是真正的一無所能，一無所靠。

「然而她卻有兩大真正可靠的資本」，我們來盤點盤點：第一，就是彌陀本願不虛；第二，就是她的「專」。她靠的就是「專」這個字，再就是阿彌陀佛本願不虛。

其實對一切凡夫來說，平時所積累的學問、智慧、修行、善功，一般人都以為是驕人的資本 可靠的本錢 但這些在面臨死亡時卻一點也沒有力量 一點也靠不住的。

「我學了多少學問，讀了多少經，寫了多少文章，做了多少善事」，一般人就把這些引以為驕，以為這些是可靠的本錢。

「但這些在面臨死亡的時候卻一點也沒有力量，一點也靠不住的」，學再多的經文，通通都忘記了，修那些有漏的布施功德，想要了生死，一點也沒有，一點也靠不上，到最後肯定都是糊里糊塗。

真正能靠得上的，只有阿彌陀佛的本願，以及自己的專。

靠佛就靠佛的本願，靠自己就是「專」。

而這兩點她都擁有了，則她所倚靠的資本即是充天充地、亙古亙今、瀰漫法界、透徹身心，也就難怪她能勝過一切人了。

因為阿彌陀佛本願是充滿宇宙法界的，是超越古今未來的。所以她靠上彌陀本願，那她的倚靠大著呢，叫作「充天充地、亙古亙今、瀰漫法界」。而且她一身心「專」，透徹身心。

就這兩點來說，彌陀的本願對所有眾生都是平等的，不能算是她的個人專長，所以，這個盲老太之所以勝過眾人，以及眾人之所以輸給盲老太的，終究只在一個字——「專」還是「不專」啊！

就這兩點我們再來分析，彌陀的本願對所有的眾生都是平等的，這不能算她個人的專長，就像太陽普照一樣，在太陽下面，眾人都是平等的，不是哪家獨有，沒有專利，不算專長。

「這個盲老太之所以勝過眾人，以及眾人之所以輸給她的，究竟只在一個字——『專』還是『不專』」，這分析就非常清楚了，她給我們的啟發就是這樣。

她，一個盲老太，一無所知，一無所會，只知念佛，只會念佛，剛好，專！實在是專而又專。

就是專修念佛，「教念彌陀專復專」。對這句名號，我們一定要抱定，要「專」。

因為她沒有雜的條件，沒有雜的資本，她在主觀上連想也想不到去雜行雜修。

無論是客觀上，還是主觀上，她都雜不起來。客觀上她雙目失明、不識字，誰帶她去雜啊？教她念咒也沒法念，她又不認識字，怎麼跟你念？所以客觀上她沒條件；主觀上也是這樣，也不出門，也沒有社交圈子，也沒有蓮友，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蓮友就是她侄女，還不相信她，她說「你教我念佛，你還不相信我講的話」。

「她在主觀上連想也想不到去雜行雜修」，像這樣的人，她怎麼能想到「我去多學點、多修點」？能想到多學、多修，去雜行雜修的，叫「驕慢弊懈怠」，認為自己有兩下子，她也沒有這種想法。

而在客觀上也沒有人看得起她，去教她雜行雜修。可說既沒有雜的內因，也沒有雜的外緣，從頭到尾只知道一句佛號，只認識一條路，只懷著一門心思，只使一股勁，真正是一向專念，順佛本願。

很多人念佛，搞到後來搞雜了，就是因為學問太大了，認識那麼幾個字，還不如像電腦那樣格式化一下，不認識字還好一點。這輩子學問大了，認識幾個字就弄雜了，兩隻眼睛雪亮，到處去看；兩條腿跑得飛快，到處去跑。盲眼老太就在家裡。

所以，人就很難說，比如我遇到一個從牢裡出來的人，他在坐牢的時候，念佛特別精進，每天一萬二萬三萬，帶著腳鐐還在那裡拜佛。出來之後，他告訴我說：「我出來這三年做生意了，都沒時間念佛了，想來想去還不如當初坐牢。」他出來了倒不念佛了，搞雜了，在牢裡面，人反而努力精進。

對於我們這樣的眾生，不搞一點小病小災，你能念佛嗎？「阿彌陀佛保佑我什麼都好」，阿彌陀佛保佑你念佛就好，如果保佑你什麼都好，你就不念佛了。你說這裡有障礙，那裡有障礙，不要認為這是障礙。像水一樣，如果這裡沒有障礙，它就瀰漫，就淹了莊稼。這裡擋一下，那裡擋一下，東擋西擋，七擋八擋，一直把它擋到大海。比如做生意，一虧本，擋一下，擋一下就回來念佛了，七擋八擋，就擋到極樂世界了。就像打桌球，一打出去，一擋一擋，到極樂世界了。

凡夫的心這樣散漫、不聽話，所以佛救度我們的那種愛意、那種愛護、那種不落痕跡，遠遠不是我們所能想到的。我們都想放逸，都想一切隨著自己的心思，這樣就要出問題的。她年老了，沒有別的事，有的是時間。老年人，當然精力、體力都不夠，但是老年人有一個優點，就是時間多。晚上睡覺也睡不了很多，那做什麼呢？一般人不念佛就遛狗、打麻將，要不就搬個小板凳坐在牆根發呆。

如果進了養老院，在裡面天天等死，這過的有什麼意思呢？越是年老越要念佛，人生才有味道。否則兒孫們都忙自己的事，也不理你，你牽一隻狗，狗跑了，你還追不動，還沒有牠跑得快，只有搬個板凳坐在牆根曬太陽。自己八十幾了，又來一個九十多的，再來個年輕點的，即使年輕點的也是七八十了，這些老人在一起，沒有佛念。我曾經看過一堆老人，真的是叫晚景寂寞，很淒慘。他們都坐在牆角，那裡沒有風，冬天那裡有太陽。他們頭髮是枯的，像火燒過的樣子，風一吹，地上的枯葉呼呼都往那個牆角里卷。我想這種無常的風，什麼時候把他們一卷，不就卷到火葬場去了嗎？也沒有佛念，兩眼呆滯無光，人生到這樣，真是！他們年輕時不也是長得漂亮著、美著嗎？不也是兩腿跑得飛快嗎？不也是有很高的理想嗎？不也是在那裡吆三喝四的嗎？現在就這樣，風一吹，跟一圈枯葉在牆角裡面共同打旋，人生如同枯葉。

如果念佛，那就不一樣了，念佛的老太拿著念珠，兩眼睜著也放光，閉著也放光，臉笑得像蓮花一樣。雖然老了，皮膚都一樣，但心不一樣。念佛的人，個個都是妙蓮花，長得又美又莊嚴；不念佛就不行，那確實差太多了。

我非常喜歡老人來念佛，人生最後這一招，如果要是抓住了，就賺了。老人一輩子都在忙，為兒女、為家庭、為孫子、為重孫子……現在都這個年齡了，有佛念，多好。

當然，年輕人也不要落後，不要等到老了才來念佛。萬一老了得老年癡呆，還沒來得及念佛，「啊，你是誰？」結果兒子喊你，孫子喊你，你都不認識了。所以，現在趕緊開始念佛。年輕人現在念佛，好找工作，一輩子有佛照顧著你，有佛光保護著你，這多好啊！千說萬說，都不如念南無阿彌陀佛。

她年老了，沒有別事，有的是時間，不念佛只會胡思亂想，所以不如念佛。

以前，我晚上一覺醒來，想這個，想那個；又愁，睡不著覺，明天還要幹活啊。現在就不一樣了，睡不著，剛好，抓緊時間，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念一念，迷迷糊糊又睡著了，多好啊！

她足不出戶，沒有社交，除了家人的問安，只能聽到念佛機的聲音，所以即使沒念也等於在念。

如果胡思亂想，不如念佛。再說，她沒有念也在念，開念佛機也非常好。發明念佛機的、製造念佛機的、賣念佛機的、物流運念佛機的、送念佛機的、聽念佛機的，功德都無量無邊。念佛機真的好，所以她只要聽著念佛機，沒念也等於在念，因為上人在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聽到就行了。

她就是這樣念佛、吃飯，吃飯、念佛，不分晝夜，也不知晝夜，談不上用功，也談不上不用功，在她也沒有用功不用功的觀念，也許在聰明人看來這是一種傻乎乎的呆念吧！

她兩眼失明，連白天、晚上也分不清，她也不知道。

「談不上用功，也談不上不用功」，若談用功吧，談不上；不用功吧，也談不上。因為她的日子就是念佛、生活，生活、念佛，真正的念佛生活化。當然，她也是被逼無奈的。

「在她也沒有用功不用功的觀念」，她就是環境造成的。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是成佛的模具。她因為雙眼失明，年老多病，所以沒辦法，天天聽這句佛號，就套在模子裡了，套進去，就成佛了。

我們也是一樣的。我們現在主要是腿會跑，眼睛很亮，到處跑，沒套進去，只要把心安在裡面，就成佛了。她不就成佛了嗎？她也無所謂用功不用功。就像一個模具，只要把溶液倒進去，它就會成型。她哪有什麼啊？她的心，在這種環境中，就這樣。所以，環境非常重要，「專」非常重要。

「也許在聰明人看來這是一種傻乎乎的呆念」，又不懂經文，又沒開悟，什麼也不懂，就會念句阿彌陀佛，就會跟在念佛機後面——念佛人也是念佛機，念佛機也是念佛人，一般人都看不起她。

她不辨晝夜，不知時間，但卻清清楚楚、早早知道彌陀來迎的時刻，歷歷在心，如倒計時一樣在預作準備。我們雖然晝夜時間看得一分一秒也不差，但心中對彌陀的來迎卻一無所知，就這樣糊里糊塗地過完一天又一天。兩相對比，到底誰是知道時間的人呢？到底誰知道的時間有意義呢？這真是奇特的對比。

「她不辨晝夜，不知時間，但卻清清楚楚，早早知道彌陀來迎的時刻，歷歷在心，如倒計時一樣在預作準備」，「月底，來不及了，早點回來看我，再晚來，不行了」，安排到6號。6號她兒子帶著孫子來送請帖，要請她坐大位。她說得很清楚，她不行了，等不急了。「你結婚的時候，我再來看你吧」。到8號早晨，女兒送飯去，她一個人躺在床上往生了，安排得多妥帖。

「我們雖然晝夜時間看得一分一秒也不差」，「幾點？」「九點零五分三十五秒」，看得很清楚。

「但心中對彌陀的來迎卻一無所知」，你知道哪一天哪一刻來嗎？那麼請問，就這樣糊里糊塗地過完了一天又一天，兩相對比，到底誰是知道時間的人呢？是我們知道

時間，還是她知道時間？我們鐘錶上的時間看得很清楚，但阿彌陀佛什麼時候來，我們不知道；她鐘錶上的時間一點也看不見，連白天晚上都分不清，但阿彌陀佛什麼時候來，她很清楚。我們知道的那個時間有什麼意思呢？所以，到底誰知道的時間有意義呢？我們知道的時間天天看，心是茫然的，沒有任何意義。這個世界是流轉的、輪迴的、虛妄的時間。她白天晚上都分不清，甚至年頭都分不清，她只知道一個時間——彌陀來迎的時刻。

我們每分每秒都看得很清楚，但不知道彌陀來迎，糊里糊塗過日子。那知道時間有什麼意思？我們整天看表，還是輪迴再輪迴；人家就看一個點，就盯住那個時間，就到淨土成佛去了。超越了壽命，打破了時間，這個時間點，才是恰到好處的點。平常看那麼多，都沒用，這真是奇特的對比。

3. 自然之所牽的根本在於專

祖師早已說過：「專修之人，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修雜不至心者，千中無一往生。」

這是善導大師說的，想往生淨土的人，總要做一點點犧牲吧，那就專修念佛，犧牲雜行雜修的「好名聲」——這是諷刺的話。有人說「你看，我會誦多少經，我會讀多少咒」，這點面子就不要了，就抱定這句名號，「你看，她只會念這句佛」，當凡人都在摒棄你的時候，十方諸佛都會讚嘆你。

凡人眼睛不亮，「你看，她只會念這句佛號」，難免有瞧不起的神情和語調；十方諸佛是這樣說的，「你看，她就會念這句佛號」，十方諸佛說話的語調都不一樣，「專修念佛，佛必來迎」。「唯有念佛蒙光攝，當知本願最為強」，「不為餘緣光普照，唯覓念佛往生人」。我們只要專修念佛，佛光就照著，白天晚上都不離開。佛高興得拍掌呢！結果，我們不相信，我們不瞭解。看看凡人，只會念佛，那多不好意思，開始修雜，「修雜不至心者，千中無一」。

所以對於她的殊勝往生，實在來說，不僅不應該有一點意外，反而是理所當然。

祖師既然這麼說了，彌陀的本願既然是如此約定的，「所以對於她的殊勝往生，實在來說，不僅不應該有一點意外，反而是理所當然」。前面說超出意外，其實這是理所當然的。任何人專修念佛往生，都是理所當然的。

她這樣專修的人如果不能往生，天下就沒有人能往生；她是如此專念佛的人，往生如果不殊勝，天下就沒有人往生能殊勝。

所以，那些名頭很好，地位很高，名聲很響，被別人豎大拇指，讚嘆為廣修諸行的人，也就是雜行雜修的代表吧，到最後，都會輸給她，那是一定的。

因為她的往生不是她自己的作品，而是阿彌陀佛的作品。她不過因為自己毫無能力，所以就完全任憑阿彌陀佛來造作這件產品而已。既是阿彌陀佛的作品，就沒有不殊勝，沒有不圓滿的。這就是「自然之所牽」的道理啊！

前面講了，就像模具一樣，她往生不是她的作品，她自己什麼也沒有做。

講發菩提心，她也沒有發菩提心，她是「菩提發心」。聖道門修行叫「發菩提心」，淨土門修行叫「菩提發心」，雖然同樣是四個字，次序顛倒了一下。「發菩提心」，「我發心求無上正覺菩提」，這是發菩提心。「菩提發心」，即使翻遍了大藏經，也找不到這四個字，還覺得可能是次序搞錯了——非也！今天說明，就叫「菩提發心」。

什麼叫「菩提發心」？就像豆發芽一樣，菩提是個果實，阿彌陀佛的佛果，我們念著他，就是發心，發出來就說「我到極樂世界去」。你憑什麼要到極樂世界去啊？就是憑這句南無阿彌陀佛。這個發心，叫「菩提發心」。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是不是無上正等正覺啊？是不是佛的菩提啊？那跟著這句菩提，願到極樂世界去，你的願生心，即是「菩提發心」。

菩提都發心了，還談什麼「發菩提心」啊？「發菩提心」，是還沒得到菩提，還在那裡求呢，「我想得佛果」。菩提都發心了，不久的將來就長菩提樹、結菩提果了。這心一發，等於結果了，滿樹都是果。那個還長著呢，早的很！所以聖道門的發心，與淨土門的發心，那能比嗎？聖道門者，「發菩提心」也；淨土門者，「菩提發心」也，二者不可相比。

所以祖師說願生心即是菩提心，就是「菩提發心」。這不得了，這叫「以果地覺，為因地心」，「果地覺」就是菩提，「為因地心」，就是「菩提發心」。

這也不是我自己創造發明的，祖師向來都這麼說，這叫「果地法門」。有什麼修行殊勝的菩提心，能超過念佛人的願生心？這個老太太沒有菩提心也有菩提心，只要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哪怕她是為了想跟弟弟到極樂世界見面，這也是大菩提心，而且是果覺圓滿的菩提心，沒人超過她。比如你想發財，而我已經發了財，這能比嗎？做生意的人說想發財，這叫發財的心，而我是發了財，這是不能比的。淨土法門就是這樣，這叫「果地法門」。

「她不過因為自己毫無能力，所以就完全地任憑阿彌陀佛來造作這件產品而已」，人都是這樣的，只要有一點能力就開始作怪。那她兩眼看不見，想誦別的經、別的咒都沒有，又不能出門，所以她只是被動地完全任憑阿彌陀佛，「我就靠你了」。「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拿這句名號整天泡著她，這不

就是阿彌陀佛的作品嗎？

如果靠她自己，要隨緣雜善，「我會修行」，把這個搬來，把那個搬來。就像做一尊佛像，結果這個模具，耳朵伸出去了，嘴巴伸出來了，因為在那裡雜行雜修，這就不成形。這是自己造的作品，不行的。阿彌陀佛造的作品，美著呢！

因為專，所以預知時至。專而又專，專誠所感故。

她不是有十個不可思議嗎？這十個不可思議的答案都在專。

「專而又專，專誠所感故」，專誠所感才會預知時至，雜行雜修怎麼能預知時至呢？預知時至是阿彌陀佛給她的強烈信號。如果心裡一會兒收東方廣播電台，一會兒收西方廣播電台，雜七雜八的，像電視屏幕上還在抖著、閃著，那怎麼能感通阿彌陀佛啊？怎麼能知道強烈的明確的信號啊？所以，必然是專。專如果都不能預知時至，雜就更談不上了。所以，專是唯一地對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信號強烈，清晰，專而又專，至誠所感。

因為專，所以常蒙佛護。『但有專念阿彌陀佛眾生，彌陀心光常照是人，攝護不捨；總不論照攝餘雜業行者』故。

專修念佛的人，阿彌陀佛的心地光明，白天晚上照著他，保護著他，不離開他。雜行雜修的人，一個不照，不保護他們。所以她經常說：「阿彌陀佛常來看我，你們怎麼還不來啊？你們好長時間都不來了，阿彌陀佛要帶我走了，他經常來看我。」她經常這樣講，但她的侄女、她的女兒也不相信。她專，彼佛心光常照她，常攝她。

因為專，所以不受眾擾。無外雜緣得正念故。

因為專，所以心與佛契。與佛本願得相應故。

因為專，所以心中篤定。十即十生，百即百生故。

「因為專，所以不受眾擾」，為什麼啊？「無外雜緣得正念故」，這是善導大師說的，她沒有外雜之緣。

「因為專，所以，心與佛契」，為什麼呢？「與佛本願得相應故」，就是跟佛一條心了。

「因為專，所以心中篤定」，為什麼呢？專修念佛之人，「十即十生，百即百生」，她都拿到票了。

我覺得這位老人到最後也是有點苦悶，因為她跟佛那麼容易溝通，跟人們卻講不通。其實不是她苦悶，這叫「非常之言不入常人之耳」，她說「佛經常來看我，我要走啦」，這是非常之言，但是別人聽不懂，聽了不信受；她說「來不及啦，坐大位我也不

要啦」，可也沒人相信，「非常之言不入常人之耳」。

因為專，所以無須助念。專稱佛名正定業，平生業成早預辦故。
因為專，所以心定神閒。人能念佛佛還念，專心想佛佛知人故。
因為專，所以正念分明。十方凡聖專心向，分身遣化往相迎故。
因為專，所以出人意料。一切善業迴生利，不如專念彌陀號故。

「因為專，所以無須助念」，為什麼？「專稱佛名正定業」，哪裡還需要助念呢？「平生業成早預辦故」，平生早就已經業成了，平生業成，早早預辦。

「因為專，所以心定神閒」，為什麼呢？「人能念佛佛還念，專心想佛佛知人故」，她專修念佛，她念佛佛也念她，她專心想佛佛也想著她，所以她跟佛之間感應道交，心定神閒，都是定下來的事。

「因為專，所以正念分明」，為什麼呢？善導大師說「十方凡聖專心向，分身遣化往相迎故」，如果專心向佛，阿彌陀佛親自帶領化佛菩薩來迎接，那當然就正念分明啊！

「因為專，所以出人意料」，為什麼呢？「一切善業迴生利，不如專念彌陀號故」，一切善業，修行雜行雜修的種種善業迴向求生，想求這個利益，都不如專念阿彌陀佛。

所以，那些有大學問的人，表面看起來的大修行人，都輸給了她——不是輸給了她，而是輸給了阿彌陀佛，輸給了「專」字。所以我們不要顯示自己有什麼修行，在顯示自己修行的時候，佛站在哪個位置呢？我們只是顯明阿彌陀佛的修行。這句名號，是阿彌陀佛兆載永劫修行的結晶，我們念念稱名，念念讚歎，念念把阿彌陀佛修行的佛果拿出來給別人看。如果說炫耀、顯示，就是這句名號。自己的東西有什麼好拿出來的？凡夫就是眼濁，劫濁，見濁。凡夫的眼就是濁眼，佛的名號都看不見，非常之物不入常人之眼。

這個盲老人的念佛往生是活的教材、活的證明，是佛經祖典在凡夫身上活生生的體現，是以事實演繹給我們看的活的經本、活的祖典。

她就是一本活的經書。經書有印在紙上的，也有印在心裡的。我們可以翻紙張來讀，也可以看她的樣子。她就是經書的活作品。

比如《水果栽培技術》是一本書，你看書的時候，人家已經把水果栽培出來，掛在樹上了，哪一個好？盲眼老人已經顯示出來了。所以，她所有的經書都不用讀，她自己就是一本經，天天念阿彌陀佛。

「是佛經祖典在凡夫身上活生生的體現」，祖師說「專修念佛，十即十生」，她就往生；說「無外雜緣得正念」，她就得正念。所以，這一切是佛經祖典在凡夫身上活生生的體現。我們身上有沒有體現出佛經祖典呢？如果還在雜行雜修，那就沒體現出來，

就沒有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這些都沒有；如果專修念佛，心不懷疑，就像這個老太太一樣，那你就是一部活的《阿彌陀經》，「是以事實演繹給我們看的活的經本、活的祖典」。

所以這個盲老人，她只會念佛，不用再讀經文祖典，而我們卻在她身上讀到經文祖典的無量妙義。她以自身顯證了「一代大藏，不過是六字名號的註腳」。

一代大藏經，不過是阿彌陀佛六字名號的一個註腳而已，她的事例就證明了這些。我們讀了那麼多經典，到最後，有她這兩下嗎？

這些例子，令人驚醒，令人猛發深省。所以各位，一定要專，就是善導大師說的「教念彌陀專復專」，「專專指授歸西路，為他破壞還如故。曠劫已來常如此，非是今生始自悟」。

祖師說話，真的是懇切，一遍又一遍地跟你講，給你指導，「專專指授歸西路」，「你要專修念佛，專求西方，一定要去……」回頭過來一看，沒有了，「為他破壞還如故」，跑哪裡去了？六道輪迴去了。「曠劫已來常如此」，為什麼我們還在流轉呢？因為過去佛、菩薩、祖師告訴我們專，我們沒聽話，所以叫「為他破壞還如故」，別人一講雜，我們馬上就高興了，「好啊」，跑去了。「非是今生始自悟」，今生這一輩子，自己也是悟不到的。

所以有祖師的教言，一定要抓住「專」這個字。來破壞專修的人多著呢，「啊，你們就念一句佛，那大藏經給誰念啊？」你願意多念你自由，我願意專念我自由。佛經裡說「一向專念」。「那大藏經給誰讀？」「給你讀唄」；「八宗給誰弘？」「給你弘」；「娑婆世界給誰住？」「給你住」，什麼都給你，我們只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夠了，這就好了嘛。有本事你自己幹，我就幹專修念佛這一樁事。我請你專你又不願意專，你不願意專，你可以自由，我願意專，我有我的自由。你有雜的自由，我有專的自由，我倆不要吵嘴，不就好啦。

常說「深入經藏，智慧如海」，但經典各人有各人的讀法，智慧也各有不同的理解。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廣及三藏，深入八宗，人皆認為是智者，但若最後一招糊里糊塗，能算真正的智者嗎？

「深入經藏，智慧如海」，「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廣及三藏，深入八宗」，像這樣的人，「人皆認為是智者」，這不得了，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廣及三藏，深入八宗啊，不得了啊！人以為是智者，但是，我們不看這個名頭，看最後。

「最後一招糊里糊塗，能算真正的智者嗎？」一輩子廣收名聞利養，被別人讚歎，

到最後死的時候，人家不再提他了，甚至弟子都感到臉上無光。死的時候，在醫院裡掛兩個月吊瓶，不會念佛，只會念「唉喲喲」這個咒。一輩子學問那麼大，最後稀里糊塗地輸給老太太，這樣能叫智者嗎？不叫智者。

八字不識一撇，九字不認一勾，只會一句六字，法門一竅不通，人皆以為是愚者，但如這個盲老人，愚而能成佛，吾人寧守其愚。

「八字不識一撇，九字不認一勾」，這就是那個盲老太。

「只會一句六字，法門一竅不通」，人們都以為她是個愚者。

「但如這個盲老人，愚而能成佛，吾人寧守其愚」，她愚癡能成佛，我們寧願愚癡。我們被別人說偏激、不圓融，但是我們能往生成佛，我們寧願不圓融。如果圓融，圓融來圓融去，都是跟娑婆世界的凡人打交道，不能去往生，那何苦呢？所以佛指的道路，就是信仰，不要把信仰賤賣了。

我們的信仰是絕對不含糊的，信仰就是生命，信仰超過生命。專修念佛是我們的根本信仰、根本旗幟、根本立場、根本利益，毫不動搖，絕不含糊。

4. 教證

茲再恭錄祖師法語數則，以與盲老人殊勝往生互相證明。

這麼多法語都講專：

**1.極樂無為涅槃界，隨緣雜善恐難生；
故使如來選要法，教念彌陀專復專。**

**2.種種法門皆解脫，無過念佛往西方，
上盡一形至十念，三念五念佛來迎，
直為彌陀弘誓重，致使凡夫念即生。**

所以，法語要配著事例來證明。這個老太就是證明。她不是嗎？直為彌陀弘誓重，致使盲老太念即生，很簡單的。她有什麼本事啊？「一切善業迴生利，不如專念彌陀號」。

3.萬行俱迴皆得往，念佛一行最為尊。

4.無問罪福時多少，心心念佛莫生疑。

她也不知道白天晚上，反正「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過了今天就是明天，過了明天就是後天，她也不知道是哪一天。「無問罪福時多少，心心念佛莫生疑」。

5.利劍即是彌陀號，一聲稱念罪皆除。

「謗法闡提行十惡，迴心念佛罪皆除」。

6.佛光普照，唯攝念佛者。

所以，說她眼睛看不見，但是佛光遍照。我們看不見佛沒關係，佛看得見我們就好。其實她雖然盲，但眼盲心不盲，她到最後還經常說「阿彌陀佛都來接我了」，她靠什麼看見啊？靠肉眼嗎？她的肉眼瞎掉了。靠心，心自然就見到了。她可能桌子板凳看不見，因為她肉眼瞎了，但是心念佛，心的頻道，心光的頻率跟阿彌陀佛相應，她就能看見阿彌陀佛，這很微妙。

7.唯有念佛蒙光攝，當知本願最為強。

8.不為餘緣光普照，唯覓念佛往生人。

9.一一光明相續照，照覓念佛往生人。

10.有緣眾生蒙光照，增長智慧生安樂。

阿彌陀佛的光明一照，智慧都增長了。念佛真正是大智慧、大神通、大福德、大圓滿，沒有什麼比念佛的智慧更大了。我們能抱定這句阿彌陀佛，那真是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勝人。

我們再次舉手投票，選舉善導大師作為我們凡夫的代表。善導大師講話，就是代我們講話。他講的話，我們聽了就是給力。念佛人只會念這句佛，一般人都看不起，善導大師卻說，「若念佛者，即是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勝人也」，這樣的話聽了，你不毛孔舒張嗎？

善導大師真敢講，我也得到善導大師一分的特點，就是喜歡講偏激的、不圓融的話。

比如，「四十八願中，唯明專念彌陀名號得生」，多偏激啊！「又，此經定散文中，唯標專念彌陀名號得生」，《觀經》中明明說了十三定觀、九品迴向往生，善導大師怎麼這麼偏激呢？「佛光普照，唯攝念佛者」，「總不論照攝餘雜業行者」，這話說的，雜行雜修的人一個都不照。說什麼呢？「不為餘緣光普照，唯覓念佛往生人」，專門拿放大鏡找，尋覓念佛人，善導大師說話真是直。

因為我們這些人，不這樣說話就聽不懂，聽不明白，就不會死心塌地。而且佛的本願就是這樣，如實說，「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11.普願有緣常念佛，觀音大勢為同學。

12.若能念佛人中上，願得同生諸佛家。

「觀音大勢為同學」，說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跟我們是同學關係。阿彌陀佛提拔，我們升得太快了，從科員提升到科長就夠快的，一下就提到局長，凡夫一下就提到與觀音大勢為同學。「阿彌陀佛，我們還沒有思想準備，提拔得太快了」，好啊！「若能念佛人中上，願得同生諸佛家」，這四句真棒！

13.一切時中相續作，至死為期專復專。

14.畢命為期專念佛，須臾命斷佛迎將。

又來「專復專」。這不就是盲老太嗎？「一切時中相續作，至死為期專復專」，她「畢命為期專念佛，須臾命斷佛迎將」，迎了又怎麼樣？

15.終時正意念彌陀，見佛慈光來照身； 乘此彌陀本願力，一念之間入寶堂。

盲老太去了，這都是寫盲老太的。

16.一念乘空入佛會，身色壽命盡皆平。

在娑婆世界，什麼糖尿病、腎結石……這種病那種病，到了極樂世界，「身色壽命盡皆平」，跟佛一樣；「虛無之身，無極之體」，跟佛一樣；「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圓滿」，跟佛一樣，無量光明，無量壽命，這叫「身色壽命盡皆平」。「一入彌陀涅槃國，即得不退證無生」，「一到彌陀安樂國，畢竟逍遙即涅槃」。

（四）侯秋冬教授讀後感

台灣侯秋東教授為這篇《盲眼老人預知時至》寫了一篇讀後感。

你看他的微文推薦：

本文《盲眼老人預知時至》，無疑是一篇少見的、真實的精彩往生故事，我讀後，非常感動。

這篇文章發表以後不久，他就看到了，所以他特別感動。

感動不已之餘，我發心利用手上的善款，出版一千本與廣大蓮友結緣，盼望獲得普遍迴響，讓大家都發心，自行拿去各地印刷廠大量影印流傳。

這是他的想法。

希望在這末法時代，多拯救一些苦難眾生往生西方淨土，一起脫離生死輪迴。

這就是發菩提心。這個例子，能讓大家起信。他希望不僅自己印一千本，也希望別人都拿去印，輾轉流通。

那麼，他感動什麼呢？

我感動的是，阿彌陀佛真是太慈悲了，他給予這 83 歲、命運坎坷的盲眼老人生命的新希望。借由盲眼老人的侄女流暢的文筆，我們看到一個苦難的典型，在她傷痛至極、以頭撞棺的時候，蒙佛的救度。

就是說她這一輩子，根本的命運轉折點，就是她弟弟的往生。她弟弟走了之後，她覺得人生已經沒有維繫了，父母也沒在，唯一的跟自己互相安慰的弟弟也突然走了，所以她就只能以頭撞棺，說：「我命歹，應該早死，你這麼好的人，你怎麼走了呢？」這時候，她的侄女就跟她說：「我爸爸不是死了，我爸爸是到極樂世界去了。你要是想我爸爸，你也念佛，將來也到極樂世界跟他見面。」她說：「這樣好，那我願意去。」所以她的轉機從這裡開始，彌陀救度也是從這裡開始。當然，這是從現象來講。

這也可以說是盲眼老人一生不幸中的大幸。以佛教的觀點來說，這盲眼老人是個業障深重的苦惱凡夫。

業障也夠重的，生下來就是「鉸刀平、鐵掃帚，在家克父，出嫁剋夫」。一生下來，她父親就病倒了，她三歲時被送去做童養媳，她父親病就好了。一輩子嫁了四個丈夫，死了三個。十八歲嫁一個，三十歲嫁一個，三十五歲嫁一個，四十三歲嫁一個。第一個好賭博，離了婚；第二人是出租車司機，車禍亡了；第三個是礦工，礦難死了；第四個是個海員，還不錯，結婚後在外邊飄蕩十七年，不經常住家，還可以，退休一回家，住了不到半年，急性肝炎，突然死了。

如果沒有阿彌陀佛的救度，她最後必定是孤單淒慘而命終，進入下一段的輪迴。從這個故事，我們見證到佛教淨土法門的無比殊勝。

她走得特別殊勝，我們所聽到、見到的，像這樣的還是不多見的。即使很多祖師大德也未必有她這樣，走得這麼好。

淨土法門是一門「難信之法」，受教育越多的人越不容易啟信。

學問高的越不容易啟信，為什麼？因為現在教育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它不是教育你接受無上道，它教育的都是所知障，都是一些分別概念。所以，如果受教育不多，

反而心地比較單純，比較淳樸，遇到佛法因緣，對佛法道理還容易相信；受教育越多，都把他向反方向去扳，就不容易相信。他本身也是教授，他自己深有體會。

尤其是科學家、學者、教授、博士更是如此，我當年讀大學時（1963—1967）也是如此。

他自己現身說法，因為都是自以為是，以自己所學到的知識作為真理的標準，沒想到佛陀所說的真理，都是超越我們的知識範圍和經驗，他又執著自己這一點，所以很難相信。

大約整整經過三年，在閱讀從政大東方文化社分發的佛書、雜誌，並撰寫佛學論文多篇，又將東西方哲學相互比較，反覆思考之後，我才正式接受佛學為世間最崇高的實踐哲學，這時已是大四的上學期。

在上大學時就研學了好幾年。他對哲學，對佛學也感興趣，一直到大四的上學期，他才接受：「嗯，佛教是最高尚的實踐哲學！」

但是，我對淨土宗還是未能深信。

對淨土法門還不能信，所以淨土法門確實是難信之法。總體上佛教講的道理，哲學思想，他信受了，淨土宗還信受不來。

其後，讀研究所。研究所畢業，到師專任教，擔任佛學社指導老師。

你看，他都給別人當老師了，在佛學社當指導老師了，還沒深信淨土。

並擔任學校語文組中國哲學史的課程講授。

講學問也蠻深的，是一個教哲學的教授。

並繼續研讀佛經以及淨土宗許多往生西方的事蹟。

就是從教理、經證，還有事實、事證兩方面，他都很用心、用功地在研究。這樣又經過多長時間呢？

又歷經 10 多年。

這樣不容易啊！而且這十多年，他都在做文字、教育、研究工作，都是跟佛法相關的事。如果你從商、從政，或者是職業跟這沒有關係，那他這十年抵你五十年還不止。

他又經過十多年。

我才真正深信淨土宗的念佛法門及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存在。

這還要有過去的善根。從今生看，是經過四年讀大學，又經過十多年，但其實還是要有歷劫善根。不然的話，這一輩子即使研究八十年也沒有用。所以多少人，再怎樣去自己思考，不是那回事。

以我自身的例子，足可推知，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難以信受「南無阿彌陀佛」六字的妙用，因此也不肯念佛。

是這樣的，只要稍微有知識，稍微有學問，稍微有修行，念佛都是給別人念。像那個陳道士說：「你什麼也不懂，你就念佛吧。」像那個菲傭的女主人，她就誦經，然後說：「你文化也不高，你就念佛吧。」有些老太太到寺院請師父說開示，「你教我什麼法門」，師父就上下打量，說：「老太婆，你就念佛吧。」好像稍微有文化的人念了佛，就把他們貶低了一樣。

總之這個法門，有知識、有文化不容易相信；如果有知識，有文化，也能相信，等於是信受佛法的這份機緣沒有被知識所蒙蔽和染污，天性還比較完整。

念佛法門為「難信之法」，這是《阿彌陀經》釋迦牟尼佛親口說的，因此對於多數世間人不信阿彌陀佛，不信念阿彌陀佛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更不相信到了極樂世界和佛菩薩修學佛法後自己也可以成佛，普度眾生，我們這些已信的人，也就不需要過於怪罪了。

侯教授說，這個法門，佛都說難信了，所以別人不容易相信也是理所當然，也是很正常的，就不要要求太高了。

這個法門確實太高妙，在凡夫的境界，怎麼能相信極樂世界呢？自己想一想，有時候自己恐怕也難信。像我，我有一個同學就問我說：「極樂世界，到底有沒有？」

因為我們是同學關係，關係不錯，我介紹他念佛，他也念，然後說：「我對那些我還拿不準。」他問我，我說我也拿不準。「啊？你也拿不準？你都是師父、和尚了呢。」「對啊，」我說，「我哪拿得準？這是佛講的，佛拿準了，咱們就信佛。」

你靠自己想，說你自己拿不準。是你自己在那裡盤算，一個凡夫你想有極樂世界？十萬億國土之外，有西方極樂世界，誰拿得準？所以，如果站在自己這邊，我們都容易懷疑，這種懷疑是正常的。我們凡夫，都在六道輪迴，轉來轉去，我們眼光就這麼大，範圍就是這麼一個小小的地方，對我們不瞭解的世界，講那麼遠的事，所以拿不準。

拿不準是因為你想拿。

比如這個擔子，你挑不動。你想挑，它很重，當然挑不動。你別挑，讓別人幫你

挑，不就挑得動了嗎？

所以，有沒有西方極樂世界，這不是凡夫的智慧能夠挑得動的擔子，那麼你信佛就好啦。你自己想，恐怕會得腦溢血。

**回想我個人信仰淨土念佛的經過 我必須深深感恩印光大師 弘一大師
周宣德居士、李炳南居士、懺公、鑒因法師。**

這些都是近代有名的法師和居士，他們也都是相信淨土法門的。所以要多讀書，多看，因為真理的語言自然有它感動的力量。像弘一大師，他就喜歡看一些因果報應的故事。

我聽到這個案例，也非常感動，我也很喜歡看因果報應、念佛感應這樣的事例。因為一件事實，其中蘊含著豐富的佛教道理。事實讀得多了，就會有智慧辨別，到底真理在哪裡。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以我們來講，這個也挺難相信，也拿不準。今生前世，過去未來，誰明白呢？但是如果多讀，因為它是個事實，事實就有一種必然不可改的力量，它會讓我們的心漸漸納入軌道。而我們所判斷的，所推理的，都是自己的妄想。妄想，這種變數太大了，但是事實就會規範你。

不過這件事實，如果你的心不是很平靜，如果讀一兩件，會以自己的邪見，以自己的分別念、以自以為是的「智慧」來這樣說那樣說，「這個嘛，就是偶然，這個是什麼什麼原因」，解釋很多。但是，讀多了之後，它就會慢慢讓你的心歸到一個正確的軌道，你就立即判斷出，這件事的可信度怎麼樣，它的真實度，其中包含什麼道理。所以，多讀因果報應的故事，確實能開智慧。什麼叫開智慧呢？就是對這個事理，心中能夠信順、明白，不是狡辯，然後自以為是，不會那樣。

那麼，念佛感應的例子也一樣。這些大德法師們，他們都是近代弘揚淨土比較有名的，侯教授也受他們影響。還有：

以及我國歷代淨土聖賢，沒有他們的提倡、實修，今天我的內心也不會那麼深深地嚮往西方淨土。

因為大家都不傻，人和人比，人家也不是傻瓜。像弘一大師，在世間的成就那麼高，名望那麼大，他就能相信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他那麼傻嗎？歷代的聰明人多著呢。這幾千年，這些祖師大德，他們都是那麼迂腐地相信嗎？不是的。其實，從根本的角度來講，還是阿彌陀佛跟我們結了緣。不然的話，讀這麼多也未必能相信。

所以，佛法就是緣分，有緣分就容易相信；緣分沒有到，怎麼講也不能相信。對於我們各位來講，能到西方極樂世界，根本就不是靠你的修行，就靠緣分。佛教講緣分，這個詞非常好。善導大師就說，念佛求生極樂世界，跟佛有親緣、近緣、增上緣，

總之就是緣分。緣分就是關係，你跟佛有緣分，那你到極樂世界，輕鬆地就去了，靠你修行怎麼能去呢？

我打個比喻，現在的美國總統是奧巴馬，下一任叫特朗普了。你要跟奧巴馬吃頓飯，你到他家去住，能行嗎？但是他家的一條狗，就天天跟在他屁股後面轉。狗，牠對國家做過什麼貢獻？牠有多大的成就？沒有啊，但是牠就是有緣分，投胎他家做一條狗，就能天天跟著他轉。這就是緣，是不是？

我們到極樂世界，緣！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為什麼很喜歡念？為什麼專一念？這就是緣分，跟阿彌陀佛有緣。有緣，當然就能往生了。有緣，互相之間關係很親，就不覺得有障礙。緣分不夠，才要挑三揀四：「阿彌陀佛啊，你怎麼這樣啊？我念你多少遍了啊，你怎麼還沒感應現一現啊？」緣分很親的人，哪講這樣的話？緣分親，他就在旁邊啊，所以念佛有親緣、近緣、增上緣。我們反覆念佛，每天念三萬聲，目的是加強什麼？加強這份緣，培養感情，簡單講就是這樣的。你有緣分嘛，一看，跟阿彌陀佛很有緣。

所以我們到極樂世界，不是靠修行，不是靠善功，不是靠智慧，不是靠禪定，不是靠持戒清淨——都不靠這些，就靠你跟阿彌陀佛有緣分。

當然，佛緣有過去世累劫培養，今天成熟，所以今天我們能專修念佛，這不是於一二三四五佛，也不是一輩子兩輩子，也不是說我今天是讀了哪些書——「書到今生讀已遲」，你修行到今天，跑來讀，太遲啦！你看這個盲眼老人，還有好多老太太，講讀書她大字不識一個，但是她念佛念得非常好。你在那裡讀書，「我開始研究經典，我來趕」，她早就甩你很遠了，你再來趕她。你還在培養著，她就不用讀書了，因為她就讀這六字名號，她就願意念。那麼多大德，讀了很多書，目的還是要念這句佛號。

由於個人的業力使然，我這輩子擔任正式教職 25 年。

教書，當教授，正式教書 25 年。

又扮演中醫師角色 20 多年。

他也提倡養生，提倡素食、靜坐，這方面也蠻有心得，也蠻有影響。

教授職務退休後在自家講經 10 多年。多年以來，我自己的人生理想目標一直設定為「無疾而終，往生淨土」。

他說，這麼多年只有一個目標：死的時候不要生病，不要搞得要死要活的。一般人不都是這麼想嗎？無疾而終，沒有疾病，這樣安然命終，往生淨土。這個盲眼老人，她就做到了，她穿得整整齊齊，念珠拿著，眼睛雖然看不見，但鞋子襪子都穿好，新

衣服穿上，頭梳得整整齊齊的。她無疾而終，到時候還打招呼，事情安排得好好的。真是，這真令人羨慕。

也宣揚這種思想，並鼓勵信佛蓮友，努力邁向這個目標。雖然這個目標不易百分之百達成。

每個人都能這樣嗎？他說那也不容易。

但是至少輕病、少病，往生淨土應該不致太難。

病不要太重，少一點病。

因為他對阿彌陀佛還有信心，如果不信阿彌陀佛的話，估計這個也不容易。

死的時候得什麼病，誰知道！小病大病，腦梗，心梗，現在也很多啊。

不過，一個人過度追求健康，以延續肉體的生命，在佛法上說，有身見太重的嫌疑。所以一個人還是灑脫自在一點比較好，看看時節因緣，該往生還是要往生，不可過度眷戀人世，長久想在塵世裡佔有一席之地，何苦來哉？

不要對健康長壽太追求。

一般的明眼人，能走能動，能吃喝拉撒睡，有錢有閒，誰不想到處玩，到處享用美食？能看淡世間，厭離塵世者不多。

那我們各位境界就提高了，我們能夠厭離娑婆、欣求淨土，所以稱為人中芬陀利花，那是必然的。釋迦牟尼佛沒有說「若有錢人，是人中芬陀利花」「若當大官者，是人中芬陀利花」，他沒有說。他說「若念佛者，則是人中芬陀利花」，沒說你在世間搞多大發明，有多大權勢，釋迦牟尼佛不讚歎這個，他讚歎念佛人。

因此，對大多數人來說，健康反而助長貪慾。

越是健康，能吃能喝能跑，越助長貪慾。

貪慾多，自然不想往生。

人就這樣，所以我們說，修行人無事常帶三分病。有一點小病，這就是我們的安全鎖，就是我們的保險繩。多一點磕磕碰碰，人生有一點不如意，就會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什麼都順利了，多數會造罪造業，而且貪慾增長，不會走向正道。

處於順境，而能覺知順境乃是無常，乃是空幻不實，這需要大智慧。

在順境裡面哪一個不迷惑顛倒呢？以為自己天下第一，連自己的父母也看不上了，

「你們都太土了」，甚至有的時候驕慢狂妄，連公權機構也覺得不滿意，說話不注意，惹來禍事。

人不要太順利，不要太顛狂，多受一點失敗、打擊有好處。常聽說「勝利沖昏頭腦」，沒有說「失敗沖昏頭腦」的。因為勝利了，也覺得自己很順利了，了不起了，沖昏頭腦了，但很快就要栽跟頭了。反而在失敗的時候，想法最切合實際。失敗的時候，想法比較切合實際，說話、做人、做事比較符合事實。所以這個時候，你能看清無常，求生西方；看清世間的空幻不實，那是不容易的，這需要智慧。

而大智慧來自多讀大乘佛典，深入體悟，時時觀照世間諸法。

那個智慧容易得到嗎？不容易。那麼淨土法門呢，它智慧在哪裡？就在「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

淨土法門的奧妙是，一句佛號「南無阿彌陀佛」六字自然具足了大慈悲、大智慧、大神通。只要肯老實念佛，念這六字聖號，就有如嬰兒吸吮母親奶水一樣，日日滋養一個人內在的佛性，讓自己不斷地蘊育慈悲、智慧，而不必辛辛苦苦地去研讀大乘佛典。

這個比喻是非常妙的。我們的佛性，就是我們的法身慧命。佛性的覺醒，我們只要多念阿彌陀佛。佛跟我們的關係就像母子關係，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像母親的乳汁，我們經常念，法身就自然滋長，就會成長，而且這是純的，毫無副作用。

我們只要多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會讓我們的佛性發動，因為阿彌陀佛是究竟覺悟。我們的佛性也是覺悟，可是現在被貪瞋癡所覆蓋。那我們怎樣才能把它啟動呢？就像一個大磁鐵，這個針本來也可以有磁性，但是現在它的次序是紊亂的，拿個大磁鐵一吸，它就得變有磁性了。六字名號就是大磁鐵，我們的佛性被蓋住了，就是一根針，我們要經常念佛來吸它，它就帶有磁性，佛性就顯現出來了。

你不念佛，要自己開悟，像這個針，你不拿到磁鐵上去吸，讓它自己有磁性，那它什麼時候能變得有磁性啊？根據我瞭解的物理知識，是說它裡邊所有的原子結構，必須同序排列，它就有磁性了。那你怎麼進去給每一個原子排隊啊？它是亂的。人性也一樣，我們的心是亂的，每一個念頭就是一個原子核，或者一個電子，你這麼想、那麼想，雜亂無章，那麼，你的佛性怎麼能顯現出來？必須每一個都排列整齊，那就是平等心，無分別念，這樣佛性就能顯示出來。那容易嗎？我們天天都在分別、妄想當中打滾。

可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像個大磁鐵，因為南無阿彌陀佛是無分別的，無分別智是佛的根本究竟智慧；念這句佛號，也不允許你分別。你怎麼分別？你在這六個字裡

找什麼？

但是人就是這麼厲害，不分別裡也找出來，說他要念佛念到什麼功夫了，這都是分別心。

什麼叫功夫？坐在飛機上，坐得屁股發熱了，「我坐的功夫好啊！」什麼好不好？你功夫再好，不坐飛機，白搭。是飛機讓你飛到目的地的，跟你坐的功夫沒有關係。都是你自己的妄想分別，自己想的一套，「我念佛念到怎麼好」——是念的佛好，念佛都是好，不管怎麼念都是好。

所以，即使我們辛辛苦苦地去研讀大乘佛典，像侯教授，他研究好幾十年呢，我們即使讀了這些，也是皮毛之見，不能真正開發智慧，甚至還可能落入個人分別念的邪見當中，依文解義，三世佛冤。

所以，我們在這裡讀了大乘經典，我們認為學了很多佛法，到了極樂世界，通通作廢，你信不信？

就像我們在中國學了很多英語一樣，跑到外國去，發現還得重新來。你說的英文，到了美國，美國人聽不懂。在中國還當教授，到美國，人家聽不懂。為什麼？發音不地道。

你在這裡學的佛法，到了極樂世界，菩薩都聽不懂你說什麼。到了極樂世界，你再講都是名相，比如說「諸法實相、中道」，因為你在這個世間學的佛法，都是用娑婆世界的語言來講的。娑婆世界的語言、名詞、概念、邏輯，這一切都帶有凡夫名相的執著，而佛的境界是掃蕩這一切名相執著，它是一種空性的、佛性慈悲的智慧，你靠語言怎麼能傳遞？無法傳遞。你必然被語言所限制，然後在這裡面琢磨，還自以為是。

所以，到了極樂世界，佛講法，不可能像我們這樣講法。我說一句，你們就聽一句，我說第二句，你們聽第二句，我不說，你們就聽不著。到了極樂世界，佛講法，往那裡一坐，那就流到你心裡去了，整個是無障礙的，事實就顯現出來了。他不像我們這樣的，這多麻煩！在這裡講法，一個字一個字地迸。

那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幹什麼呢？我們就多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反覆念，反覆稱名，這樣心中自然就會有啟發，就會感應，佛性的生命就會覺醒。

這位盲眼老人，不認識字，不懂佛經佛理，但她能信佛念佛，信有阿彌陀佛、有極樂世界，相信她的弟弟已去了極樂世界。

其實，她這個信，如果按照凡人來看，也談不上什麼智慧不智慧。因為她的人生沒有依靠，只有一個弟弟。她弟弟死了，如果說死了什麼也沒有，那她的人生整個陷入黑暗的深淵，就是一種虛空。如果說她弟弟還在，哪怕是假的，她也願意相信。在哪裡？在極樂世界。這樣她心裡就有一個平台，她走了以後，還有一步能跨上去，所

以她是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這就是生命的本能。這種生命的本能也和我們的佛性相應，因為佛性本來就是超越時空的。所以，不是我們這個世間想的、邪見，認為死了什麼都沒有了，不是這樣，一定有一種永恆性的存在。這種永恆性的存在，在我們凡夫的語言表達當中，就是這一期的生命，下一期的生命，但是不論怎麼樣，它是一種永恆性的存在。

這時候，她想到「我弟弟沒有死，死了也是一個相，他現在在極樂世界」，這種想法聽起來好像是很迷信，但其實和真實的狀況是有某種相應的。她是這麼相信的。

所以，果地法門也是很容易相信的。什麼叫果地法門？就是直接把結果顯示給你看。什麼叫因地法門？比如說一種非洲的水果，我們沒見過，甚至名字也搞不明白，我反覆給你講，你也沒見過，我也拿不出來。我天天給你說，你容易相信嗎？你相信是給我面子，但是你也知道到底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從非洲回來，直接拿來給你吃，你不就很容易相信嗎？因地法門，就是說我怎麼修行，還沒有得到結果，然後在這裡講，這是很難相信的。從這個角度講，淨土法門反而容易相信，因為它直接就講一個事實。

我們弘揚這個法門的時候，不要怕別人不相信，你就把事實告訴他。你一千遍一萬地講就可以了，講多了，他就相信了。「去此西方十萬億國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佛，今現在說法」，「你念阿彌陀佛就能去往生」，反覆跟他說。這是一個果地法門，這個果就有一種力量，會感動他的心。讓他多念南無阿彌陀佛，只要念佛，到時候他就相信了。

因此放下一切，不畏病痛的干擾，專心念佛，這種表現，無疑就是一種大智慧。

侯教授也很讚歎這位盲眼老太，認為她有大智慧。

往生前一個多月，阿彌陀佛頻頻來看她，告知她往生日期，讓她從容準備好衣服、襪子、布鞋。時間到了，梳好頭，穿好衣服、鞋襪，從容躺下往生。試問，一個人如果不是安然無痛無苦，能如此嗎？反觀一般人臨終時的百般掙扎，不啻有天壤之別。

一般人死的時候，在醫院裡百般掙扎，醫生在那裡忙，子女在那裡哭爹嚎娘的，自己在那裡拚命掙扎，身上紮了好多管子，跟這個盲眼老太比，怎麼比啊？我們不求好生，也要求好死啊！怎麼辦？就是多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這是實實在在的。

我想大家聽到這個盲眼老人的故事以後，心裡應該清涼一些，該讓的東西要讓掉一些，多拿些時間來念佛。不要說「我沒有時間念佛」，你沒有時間念佛，到時候就有

時間掙扎。等你死的時候，你就有大把的時間在床上捫摸虛空，自己也痛苦。如果有時間念佛，走的時候就瀟灑。你沒有時間念佛，又在幹什麼呢？在幹貪瞋癡的事。要是弘法利生，還有點說頭，你又沒有弘法利生。

世間事無窮無盡，稍微打理，安排妥當，多念南無阿彌陀佛，反覆念。早上起來就念，走路，搭車，坐飛機，現在念佛的時間很多的，不然就東想西想，浪費了時間。

所以我們很羨慕她，確實羨慕她。

盲眼老人生西的故事，令人神往，令人羨慕。自古以來精彩的往生故事不勝枚舉。一個人看多了這類故事，自然對往生西方會不斷增強信心。

所以要多看這些事證。

使人隨時隨地樂於念佛，樂於行善，與世無爭，自在解脫。

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樂於念佛。樂於念佛的人自然也樂於行善，與世無爭。與世無爭，一般人不容易做到，因為我們來到這個世間，就是爭著來的。怎樣能做到與世無爭呢？阿彌陀佛什麼都給你了，都能保證你去成佛了，你最大的都得到了，當然與世無爭了，「這個世界我都不要了，給你了」。整個娑婆世界都不要了，還說在這裡面爭一個小名頭，那你不是假的嘛。「我厭離娑婆，整個娑婆世界都不要了」，結果你要娑婆世界裡面的金錢、權力、地位，跟別人賭一口氣，哪有那回事？

所以，我們念佛人也要展現出與世無爭的風采，因為本來這個世界就是我們所厭離的、不要的。但是由於煩惱的原因，可能有時候還有這一口氣，事後想一想，又何苦呢？這些就要盡早地切斷。如果你與世無爭，自然走的時候非常灑脫。

走的時候不能灑脫，就是因為你在世間有很多牽掛，跟別人爭名爭利，爭所有這一切。你牽掛太多，業障太多，放不下，心裡的繩索沒有解乾淨。我們的心在這個世間，一個念頭就是給你捆一個繩結，如果你走的時候，那麼多繩結給你捆住，你怎麼能飛得起來？就像一隻蜻蜓，一個大蜘蛛網千絲萬絲把牠粘在上面，牠要飛到天上，怎麼飛上去？一個人，你的心就是蜻蜓，你在世間的事業、人際關係、業障、念頭，這些雜七雜八，都是千絲萬縷的蜘蛛網，把你陷在這當中。

如果你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利劍即是彌陀號，一聲稱念罪皆除」，佛名號就把你的蜘蛛網切開了，讓你的心很單純，然後攝取不捨，走的時候當下就提拔上去了，灑脫！

誰都願意過灑脫的人生。灑脫的人生，不是在外邊灑脫，要在心裡灑脫，就是世間的事你能看得開。怎麼能看得開呢？就是你知道往生西方成佛有決定的把握，你就看得開了，你就不會因為世間這點小事跟別人計較，你真的是羨慕佛果，而且是如握

在掌。

打個比喻，如果你沒有錢，很窮，突然得到五塊錢，那晚上就抓在手上，睡覺都不放開，怎麼能放得開呢？現在一下子給你五千萬，那五塊錢你早就忘記了，沒有發財的時候才會那樣。

人也一樣，為什麼這一點放不下，因為你沒有得到更大的利益。所以經中說「其有得聞彼佛名號，歡喜踴躍乃至一念，當知此人為得大利，則是具足無上功德」，你得到了大利無上功德，世間這些事當然就放開了，人間五欲，世間的這些小利益，早就放下了。你之所以放不下、放不開，是因為你沒有得到大利。得到大利了，心裡自然平復。

近代的人類，由於追求物慾太過，不知節欲修行，以致造成無法遏止的環境大災難——溫室效應，這是極度縱慾的惡果。因此，人類的前途，看不出樂觀的理由，生命的浩劫已迫在眉睫，念佛求生西方已經變成唯一的出路。希望此書的出版，有助於增長社會上信佛念佛的風氣，從而使更多的人得到究竟解脫。

他很有道心，希望念佛能夠轉換人類的劫運。我們念佛倒未必能夠改變整個人類的劫運，但是我們念佛，決定能改變我們自己的劫運。就好像黑夜裡出去，我們打一隻燈籠，固然不能照破天下的黑暗，但是只要能照破我們腳前的黑暗，我們的人生不就平安了嗎？我們走到哪裡，不就在光明當中了嗎？這就可以了。所以，念佛人在這個世間是有光明的。

好，有關盲眼老人的故事，分享到這裡。

四、念佛公雞往生記

（一）漫畫故事

我們來看漫畫，這畫畫得很喜慶，有紅的花、綠的草；有小豬、小貓、牛、鴿子、狗；有一棵樹，還有幾間小房子，房子畫得像寺廟。整幅畫，大自然、動物，還有人，非常和諧。

寬闊的廟庭靜悄悄的，四周的蟲兒也靜悄悄的。

一隻大公雞在廟庭站定，一鼓作氣，喊破了沉睡的天空。

前面那幅畫，畫的是晚上，四周靜悄悄的，只有蟲子在鳴叫；這幅畫是大公雞「上班」了，大公雞叫的聲音非常響。古代沒有鐘錶，早上報時都是靠大公雞。

響亮的鳴叫，直貫到耳朵裡，催促大家開始一天的念佛生活。

寺院裡的僧人也起床了，洗洗臉；小貓也伸個懶腰，做運動。

師父們排班列隊進大殿，大公雞搖頭晃腦地也跟進去了。

這隻大公雞就像是打板的，牠覺得自己很有功德，「都是我叫起來的啊！」牠搖頭晃腦跟著進去了。畫得挺好，前面師父排隊，牠也跟在後面。

大家在繞佛，牠尾隨著，有模有樣的。

在佛前繞著呢。

大家念佛，牠嘎巴嘎巴，和著韻調一起唱。

大僧鞋一步，小掌子一步；大僧鞋再一步，小掌子再一步……

出家師父們在前面走路，大僧鞋一步，這隻大公雞跟在後面，小掌子也一步；大僧鞋又一步，牠的小雞掌跟著也一步。

那邊吃飯過堂，牠還跟，專吃地上的飯粒，一點也不讓福報漏掉。

師父們列隊到齋堂去過堂，牠也跟著去了，牠專門找行堂時不小心丟在地上的飯粒和菜，再吃掉，所以非常惜福報。

這隻大公雞每天報曉，催大家上殿，跟在大家後面念佛，再到齋堂去過堂，吃地上的飯粒，每天過著這樣的日子。報曉、念佛、吃飯粒，報曉、念佛、吃飯粒，報曉、念佛、吃飯粒……每天這樣過。

雞的壽命一般都不長，寺院裡的雞都是人們放生的，也沒有人會殺牠，牠就自然

活到老了。

有一天，大眾念完佛都繞出來了，牠不肯走。一位師父說：「你怎麼還不走啊！念完佛要鎖門了。」

這位師父就是香燈師。一般的寺院都是這樣，大眾進去繞完佛以後，出來要把門鎖上，怕把大殿給弄髒了、弄亂了。平常大公雞繞完佛，就跟著大家出來，那一天牠不出來了。

香燈師就感到奇特，跟牠說：「你怎麼還不走啊？我要鎖門了。」

大公雞來到佛桌前，一動不動，仰著脖子，大叫三聲。

通常公雞叫是有時間的，比如早晨，四更、五更，牠是有時間的。這是大白天，大眾都已經吃完飯了，來到殿堂裡繞完佛了，不是公雞該叫的時候。

這只公雞有幾個特殊的地方：第一，不是該叫的時候牠叫了；第二，地點，牠是在佛前；第三，平常牠繞完佛要出去，今天牠不出去，專門選在佛前，大叫三聲。這當然是很特殊的啊！

師父近前一看，往生了，站著往生了。

香燈師走近一看，牠大叫三聲之後，往生了。這就更奇特了！

一般的公雞，如果得病死了，都是蔞死的。這只公雞，精神抖擻，跟著大家一道繞佛，吃飯粒，回到大殿繞佛。香燈師問牠話，牠來到佛前，還大叫三聲，當下站著往生了。

動物不是我們盤裡的菜，牠們充滿靈性，有緣遇到念佛，也都能往生。

阿彌陀佛的救度是普遍的，人也救度，動物也救度，人念佛能往生，動物念佛也能往生。大公雞當然念不出完整的六個字，但是牠只要跟著，聽到，成為習慣，也能往生。

這隻大公雞，牠心裡有沒有願生心，我們就知道了。你說牠有信有願嗎？就是緣分。我們講不清楚牠到底有信願還是沒有信願，總之牠有緣，牠跟這個寺院有緣分，牠跟念佛有緣分，有緣就行。只要有緣分，即使沒有信願也往生，有信願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緣分嘛。

什麼叫信願？信願是建立緣分的；不信不願，可能建立不了緣分。信願是讓我們建立緣分的一個前方便。如果已經建立這個緣分了，那麼有信願、無信願，就不談了。

對於初次見面的人，我們就要講：「你要相信我啊！」我們跟他結緣、拉關係，建立感情，目的不就是要結個緣分嘛。如果他來做你的兒子了，你倆本來就有這個緣分

了，你還會跟他講「兒啊，你要相信我」這個話嗎？他都是你的兒子了。

所以，緣分比信願更加穩固。外人才要去跟他拉關係，目的還是要建立一個緣分。緣分再親，也比不上父子、母子的緣分親。

世間宗教都說博愛、仁愛，它這種博愛還是很有限度的。動物都是有靈性的，在被宰殺的時候，都是很恐慌的。所以佛教的慈悲，真是慈悲一切，阿彌陀佛的慈悲，慈悲一切。動物跟人平等，只要念佛、聞佛，也能到西方極樂世界；那何況人，怎麼能不去呢？我們通過這個案例，要瞭解這些。

（二）故事原文

下面是故事原文，出自《倓虛老法師佛七開示》，倓虛法師是諦閒老法師的徒弟。

諦老法師自己說的，他在頭陀寺做方丈和尚，常住作息的規矩早立了。每天早飯、晚飯之後，大眾都一起念佛、繞佛三匝，然後回寮房休息。那時候寺裡沒有鐘錶，只有大公雞報曉，到時候大公雞一叫，大眾就都起來了。去上殿，吃飯時過齋堂，那大公雞一定要去。

人們掉在地上的飯粒牠都吃了。吃完了，在座上念完佛，該走了，那大公雞就走在眾人最後面，人們念「南無阿彌陀佛」，一直念，這大公雞在後頭嘎巴嘎巴的叫著，彷彿也跟著念佛。

為什麼叫「彷彿」呢？因為牠的聲音就是那麼叫，但是看牠的神態，不像一般的叫。所以，牠大概也在念佛，只是念不出來。

你看稀奇不稀奇？這是諦閒老法師說的。牠還跟著大眾繞佛，人們繞出大殿，牠也出來了。

總之，跟著大眾。

有一天，人們繞念都出來了，大公雞牠不肯走。香燈師說：「你怎麼還不走！念完佛要鎖門了。」大殿鎖上怕有人來給弄亂了。

香燈師是管理殿堂的衛生、秩序以及佛桌上的供品的，這叫香燈師。

雞站在那不動，就站在佛桌前面，仰著脖子，嘎巴嘎巴高叫三聲，死了！站著死的。你看看！牠念的什麼？「南無阿彌陀佛」牠說不上來，人們一念佛牠就隨著念，隨著轉。你看多通靈性！這是諦閒老法師在溫州頭陀寺當方丈時的事。我說這話，是給畜生念佛往生做個證明，做個證據。

五、為豬念佛，豬子往生

（一）漫畫故事

我們看圖畫。

「又殺豬了！」淒厲的嚎叫聲，一大早就聽得人非常難受！

這是說一個念佛人，他住的附近有一個屠宰場。他每天起早念佛，殺豬的也起早，這邊在念佛，那邊在殺豬；這邊是念佛聲，那邊是嚎叫聲。所以聽了心裡很難過，因為念佛人都很慈悲。

理髮店的陳師傅是個念佛人，無奈被迫在清晨念佛時忍受這樣的聲音。

殺豬的聲音不知道你們聽過沒有，那是非常淒慘的，我小時候在農村，聽到豬叫心裡都發毛。他天天早上聽，估計心裡也很不好過。

有一天徒弟來了，用瘡啞人如蝶翼翻飛的雙手比劃著。陳師傅知道他的眼睛特殊，特別注意他要說什麼。

他的徒弟是個啞巴，啞巴往往都有點特異功能，他會看見一些東西。所以，他看到徒弟比劃，就特別注意。他徒弟比劃什麼呢？

「兩扇大大的耳朵、盛開的花、西邊？」

大大的耳朵不就是豬嗎？

「什麼，豬們都乘坐蓮花去西方啦？」師徒兩人一猜一比，又驚又喜。

這些畫畫得都挺好，畫一尊阿彌陀佛，旁邊寫著：老實念佛。還有一隻小狗。

「原來我光念念佛也超度了豬啊！這真是了不得了！」

陳師傅感覺不可思議。

「可是，我在家念佛，豬哪聽得見啊？」陳師傅問。

陳師傅就問他的徒弟。

「南無阿彌陀佛」「光明」「波動的龍」「散射」。徒弟特別興奮，七手八腳，比劃不夠，筆都用上了。

手比劃都不夠了，就用筆來寫。

「是這樣，豬是被南無阿彌陀佛的光明救走的啊！」

徒弟講完之後，陳師傅心裡還有懷疑，又問他：

「你再說說我現在想的什麼？」陳師傅隨即默念著佛號。

陳師傅心中默念佛號，徒弟就說：

「八個方向」「八條金龍」——徒弟堅定地比劃，說出當時師傅迴向十方的心思。

我們看原文會比較清楚，他就問徒弟，這時候徒弟說什麼呢？有八個方向，有八條金龍，向八個方向飛去，金色的龍的光明。

龍是曲線的，波動的，他用這個來形容念佛的光明，是非常形象的。

陳師傅訝異不已，小小的一句佛號，竟然有這種威力！

從此，陳師傅每天歡歡喜喜給豬念佛，還迴向法界，借佛願力，廣度眾生。

（二）故事原文

我們看原文。這個故事發生在湖北潛江市，作者叫陳緒法。我去過潛江，所以這件事我記得比較清楚。陳緒法是怎麼寫的呢？

我家住湖北省潛江市漁洋鎮快嶺村，在村頭開理髮店。

這件事記載於 2004 年，現在是 2016 年，這一晃就過了十二年，真的很快。當時我聽到這個故事，覺得非常新奇，我說：「趕緊記下來。」陳緒法就住在漁洋鎮快嶺村，還可以去訪問。

在我家的附近有一個屠宰場，我每天早晨起來念佛的時候，就聽見那些豬被宰殺時悲慘的嚎叫聲，心裡非常難受，想救牠們，每天我念佛時就加了一個意念，希望那些豬能得到救度。

也就是如此而已。念佛的時候，一聽到豬叫，就順便想「能救這些豬就好了」。就這麼一個念頭，超度就這麼厲害，而且超度的是豬。如果要超度家裡的祖先，一句話就夠了。祖先還是人呢，總比豬靈光得多。所以，念佛法門超度是很簡單的。

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我徒弟李洪松（他是個啞巴，上過幾年聾啞學校，能看見陰性

東西。他跟著我學理發手藝，學成後自己單開了個店）笑嘻嘻地來到我家，對著我就比劃開了。

大概他們師徒關係也不錯，徒弟學成了，自己也開了一個店。他笑嘻嘻地來到師傅家，對著師傅就比劃開了。當然，他們兩個有師徒關係，互相講話大概能懂，而且這個徒弟上過聾啞學校，學過啞語，師傅跟在後面也能學幾句，所以能瞭解他比劃的是什麼意思。

他用兩隻手放在耳朵上示意豬，又將兩手平攤向上示蓮花狀，再用手指向西方示意豬去了西方。

他用兩隻手放在耳朵上，師傅一看，這表示豬；又將兩手平攤向上，師傅一看，這是蓮花。然後又用手指向西方，示意豬去了西方。

我聽後既激動又驚奇，想知道究竟，就和他比劃起來。我問徒弟是怎麼一回事，他說是我念佛超度了豬。我又接著問他，豬是怎麼走的，他比劃豬的樣子，又做合十狀，又比劃蓮花將豬接走向西方而去。

師傅一聽（其實就是看），又激動又驚奇，想知道究竟，就和徒弟也比劃起來，看來師傅也懂簡單的幾句。通過一比劃，就很清楚。豬是怎麼走的呢？豬是合著掌。我們念佛合掌，豬也合掌，乘著蓮花，被阿彌陀佛的光明接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

我又問他，我在家裡念佛，豬是怎麼聽到的？

「屠宰場那麼大，又隔得遠，我念佛怎麼能超度豬呢？豬怎麼聽到的呢？如果牠沒聽到，怎麼能被接到西方去呢？」所以師傅肯定要問。

他指著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比劃著說我念佛時，就有很強的金色的光像龍形一樣。怕我不懂，在紙上寫上一個「光」和一個「龍」字。

龍是運動的，他怕師傅不懂，就在紙上寫了一個「光」，又寫了一個「龍」。徒弟的文化也不太高，成句的也寫不了，就簡單地寫了一個「光」和一個「龍」。光像龍一樣，龍形的光，向著屠宰場就去了。

比劃著說我念的這句名號，像龍一樣的光，不斷地發射至屠宰場。

徒弟雖然這樣說，陳緒法還是有點不放心，又來檢驗，看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為了檢驗他說的是否真實，我又讓他看我默念，我在大腦裡想著向十方念佛。

「那我現在念佛，你看看是怎麼回事」，現場就念了，驗證一下。

他看了一會兒，比劃說有八個方位，像八條金色龍形。南無阿彌陀佛聖號，向八方不斷地傳播出去。

有八條金色的游龍，向八個方向散播出去。

我還反覆問他到底方位有多少，他肯定地表示有八個方向。從那以後，我就發誓，不僅每天為那些豬念佛，我還要為那些所有盡虛空、遍法界的有緣眾生念佛。

佛教徒都講「十方世界」，估計他想的十方，也就是個整體的概念，就是向著四面八方的樣子，這樣一想，就顯示出八個方向。所以他的徒弟就看得很清楚，就是八個方向。

陳緒法聽徒弟這樣一講，心裡很激動，也很興奮。從那以後就發誓，不僅每天為那些豬念佛，還要為盡虛空、遍法界的所有有緣眾生念佛。因為他念佛能度這些豬，所以他在理髮店，早上起來念佛的時候，一想「我度眾生的機會又來了，一念佛，龍一樣的光就到屠宰場，就能度豬了」，所以他就為豬念佛；同時想到「我念佛，就有八條金龍向八個方向」，他就加了一個意念，要為盡虛空、遍法界的有緣眾生念佛。那這樣有沒有效果呢？有效果。

（三）故事的啟發

這個故事也有幾點啟發。

第一點，念佛就放光。陳緒法是個理髮匠，談不上什麼大修行，但是他念佛的光特別強，可能是他久久念佛的緣故。

你為誰念佛，光就奔向什麼方向。他早晨在那裡，想為屠宰場的豬念佛，他徒弟就看見了，光就向著屠宰場過去了。

如果清明節有人在美國，不能回國，要為祖先念佛，只要有一個意念，佛光就會像一條龍一樣，從美國飛到中國來，肯定就能超度祖先；如果你在家裡，你兒子在外讀書，或者他在美國，你在中國，你要保佑他，那就念佛，金色的游龍就去保佑你兒子了。儘管放心，準得很，絕對不會錯。

第二點，豬有佛性。豬有念佛嗎？沒有。豬有信願行嗎？談不上。前面的故事中，王呆頭雖然呆，畢竟他是自己念；而這個豬自己都沒有念，靠別人念。但是豬有佛性，牠在驚慌痛苦當中，因為陳緒法念佛，牠就見到佛的光明來了。

佛光是希望，是慈愛，是安慰，所以見佛光明就得佛安慰，能除去恐怖。在佛光

安慰當中，牠自然心趨向於佛，所以自自然然往生，這就是「自然之所牽」，不必再另外談信願行。

在恐怖的時候，有人來搭救你，你自然就靠向他；在黑暗當中，有光明來，你自然趨向光明；在冰冷當中，如果有暖氣，你自然靠向暖氣，動物和人是一樣的。動物有佛性，所以自然就會傾向於佛法的光明。

第三，往生全賴佛力，以及善知識之力。雖然有佛力，如果沒有善知識給牠念佛，那顯然也不行，這個理髮店的陳緒法就是善知識。所以，我們要為亡者、為動物、為一切生靈作臨終助念。

這樣的故事有很多，還有小雞往生，這是在廣州聽到的。有一個幾歲的小孩，過年時家人殺雞給他吃，有人為雞念佛，雞就往生了，這個小孩也能看得見。

這裡是豬，豬也往生了。雞和豬，本身自己都沒有念佛，都是別人給牠念佛，也往生了。原理在哪裡呢？原理就是只要念佛，就有佛的光明到來，眾生自然就會傾向於這個光明，來到光明當中，自然被光明攝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是自自然然的。

之所以講信願行，是因為我們的疑惑太多了。這個豬，你不要跟牠講信願行，你講牠也聽不懂，還不如給牠念這句阿彌陀佛，因為信願行都在這句名號裡，念佛給牠就行了。

《大經》說：

若在三塗極苦之處，見此光明，皆得休息，無復苦惱。壽終之後，皆蒙解脫。

這些豬往生，不是經文的實際例子嗎？

「三塗極苦之處」，豬就是三途當中的畜生道，牠現在被屠宰，處於驚慌、恐亂、極苦之中。

「見此光明，皆得休息，無復苦惱」，念佛，佛光就去了，當下牠這種被宰殺的痛苦就消除了。

「壽終之後，皆蒙解脫」，命終之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是經文，有經證，有事證，非常清楚。

第四點，人的心念周於法界。我們發任何一個念頭，都會發射出去，周遍整個法界，再回到我們這裡。所以，佛光也不限於一方，只是陳緒法當時有那個固定的念頭，「我要為豬念佛」，所以光就向著那個方向去；如果沒有固定的念頭，佛光就是發散的，遍於法界。

所以，我們只要念佛，就是發菩提心，菩提心周遍法界。

菩提是無上正等正覺，菩提是覺悟。念佛，佛是不是菩提呢？是，因為是佛果，

所以這句名號就是菩提。那我們念這句名號，我們的心當然就是菩提心，很顯然。

「菩提心」，是菩提做成的心。自力修行，現在還沒有成佛，那你發菩提心，菩提還沒有，那就是空的；念佛人的菩提心是現成的，是菩提做成的心，所以稱為菩提心，是果上菩提心。你有了菩提，以菩提為心，就是菩提心。

聖道門修行是求菩提之心，他是求；我們念佛是得菩提之心，不是求：兩者的菩提心是不一樣的。

第五點，豬得往生，人豈不生？他人念，尚得往生，自己念，豈能不生？這樣一看，如果我們念佛還擔心不能往生，這都沒有理由，莫名其妙，杞人憂天，多此一舉，多餘的事。自己擔心「念佛到底能不能往生？」這就是太「聰明」了，最好笨得像王呆頭一樣，就不會問這些問題了。這樣念佛，就必定往生！

所以要守愚癡，「還愚癡生極樂」，愚癡到極點的時候，就不會問這些問題；因為你太「聰明」，你才會問這些問題。所以，「還愚癡」是很有道理的，愚到極點，就不會問這麼多問題，問題都是「聰明人」問出來的。

有一句話叫「莫名其妙」，想想這句話也有道理。「莫名其妙」就是不瞭解這句名號的奧妙之處，然後就要問，這樣問，那樣問。其實所有這些疑問，都是杞人憂天，沒有意義。你給他解釋了很多，他說「師父，這下好了，我放心了」，解釋完之後，他又來了一個問題。其實不用解釋，念佛就好了！

六、念佛一聲，光十餘丈

（一）漫畫故事

第六篇，《念佛一聲，光十餘丈》。大家看圖畫。

淒涼的荒路邊，哭訴聲不絕於耳，簡直是呼天搶地。那是一座小墳，一個祭拜者。

這幅漫畫畫得很好，畫了一具人的骨頭，在這座墳的下面，上面用幾塊小石頭築了一個小墳。旁邊有一個人在哭，哭的聲音很大，連墳下的鬼的耳朵都炸了，哭得他在底下都感動了。又畫了一些洞穴，有小蟲子在洞裡，還有小老鼠、小兔子，牠們都被哭聲驚動得跑出來，驚慌地說：「你有什麼冤枉事啊？」這個人哭得，眼淚辟里啪啦地掉。

原來幾個月前，同鄉朋友病故，他親自送了葬。

他攜帶朋友的資財遺物，返回故鄉，親手交還朋友的家人。

想不到說明原委後，朋友的太太異常悲痛，之後眼神冰冷地看著他：「就你一個人回來？我丈夫的錢，就這些啦？」

很顯然，她在悲痛之中又起了疑心，心想：是不是你謀財害命？我丈夫大概發了大財，你就把他的命謀了，只留這一點錢帶給我，還蒙我們。

「這……我冤啊我！回想起那一幕，他漲紅著臉，淚灑墓碑前。

這可冤枉了，這一路出去做生意，朋友病故後，幫他處理善後，還被人冤枉，一般人都受不了。古人特別講究清正的名聲，但這事說不清楚，只有他們兩人知道，另外一個人卻埋在地底下了。他老婆起了疑心，也是合理推斷，因為這都有可能啊，這樣的事不是沒有發生過。所以，他就覺得自己有口難辯，沒辦法，憋得慌，他就跑到朋友的墓前哭訴，「我冤枉啊！」

他跑到朋友的墳前哭，眼淚從墳上滴到了墳下面，把墳下面都滴成一灘了。底下的鬼說，「夠了夠了，我知道了」。精誠感動人，鬼就跳出來了。

這時朋友顯了靈。

出來跟他說話了，「我幫你作證，別這麼冤枉了」。

並答應隨他返鄉作證。

返鄉途中，船行遇到暴風。

他一急，一聲「阿彌陀佛」脫口而出。

人在急難的時候就想起念佛了，這就是所謂「臨時抱佛腳」。平常沒有念，這時候遇到危難了，「阿彌陀佛」一念。

一陣強光，鬼朋友突然倒退三步：「什麼光？不要嚇我！」

因為鬼沒見過這麼強的光，光一下就過來了，「幹什麼？放光嚇我，不要嚇我」。

他心裡一震，再念佛。

他聽了心裡一震，「哎呀，還能放光啊？」趕緊再念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連續快速念了好幾聲。

鬼朋友著急地說：「你一念佛，五色光明『噗』地舒放開來，逼得我陣陣暈眩。不去了，你讓我太太自己過來。」

你看，一念佛，光好大。

「哎，念佛這麼奇特，我還申什麼冤呢！」他一轉身，出家去了。

就不要申冤了啊，他就開悟了。所以他一轉身，出家去了，不回去了，也不用去找他朋友的老婆了。世間的事，了與未了，何況以不了了之。得到這麼大的好處，還申什麼冤啊？什麼事都不用說了，出家去作高僧了。

阿彌陀佛就在我們念的佛號之中，隨時放光救度我們，攝取我們。念佛何其效驗啊！

「阿彌陀佛就在我們念的佛號之中」，他一念佛，佛光顯現，就在佛號當中。

「隨時放光救度我們，攝取我們」，所以名號就是光明，光明就是名號。

「念佛何其效驗啊！」

（二）故事原文

我們再看原文。

原文的出處，是蕩益大師的《靈峰宗論·勸念佛序》。

桐城有二人，結伴為客。一死，伴葬之，攜資還其婦。婦疑，伴憤甚，往屍處陳察、哭訴。鬼與伴問答如生前，乃同歸作證。

桐城有兩個人，結了夥伴，外出做生意。古代不像現代，交通、通訊這麼發達。那時交通既不發達，內容又不通暢，所以出門都有凶險，音訊也不通。

「一死」，一個人死了，大概是得病或者什麼原因死了。

「伴葬之」，另外一個人就把他埋葬了。古人都講究死了以後要葉落歸根，要運回來。但是他一個人，又這麼遠，也不能把死人背回來，所以就把他葬了。

「攜資還其婦」，把他的資財帶回來，給他老婆，「你還要養家餬口，你丈夫死了，這是他遺留的，我一分不少交給你」。

「婦疑」，這個婦人懷疑了。

「伴憤甚」，他心裡非常氣憤，到了頂點，「我好心得不到好報，我這樣做，結果還受這種誣栽，這真是不白之冤，沒辦法說明白」。

「往屍處陳祭、哭訴」，只好到朋友埋屍骨的地方，大概路也不近，一路長途跋涉走去，在那裡陳祭、哭訴。「陳祭」是擺上祭品，在那裡哭，因為這件事沒人能夠證明。「某某啊，這件事只有你知道，我是一片善心，但是你又死了，你要是有魂有靈，你得出來給我作證，我受的奇恥大冤，只有你能說明。不然的話，我也只能撞死在這裡了」，他在那裡哇哇地哭，墳下的鬼也被感動了。

「鬼與伴問答如生前」，「怎麼回事？老李啊，我是老王」，「你出來了？活了？」平常怕鬼，現在也不怕鬼了，因為可以給他洗白冤枉啊。怎麼回事，跟他一說。

「乃同歸作證」，「好，我跟著你，你在前面走，我跟在後面，我去給你作證明，告訴我老婆」。

中途遇事，偶一念阿彌陀佛，鬼大喚：「何放光怖我！」更速轉數念，鬼懼曰：「汝一念佛，胸輒舒五色光十餘丈，眩我心目，不能復近汝矣！歸語我婦，令自來，當為汝雪冤。」

「中途遇事，偶一念阿彌陀佛」，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件緊急、危難的事，這時候他就想起阿彌陀佛了。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才念阿彌陀，「偶一念阿彌陀佛」。

「鬼大喚」，他一念佛，鬼就大叫起來。估計這個叫聲，只有他能聽得到，別人可能聽不到，因為他倆有緣分。

「何放光怖我！」「你幹嗎放光嚇唬我啊？」

「更速轉數念」，「速轉」，「速」就是快速地。他一聽念佛能放光，就快速地多念了好幾句，「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鬼懼曰」，這個鬼就很害怕地說。

「汝一念佛，胸輒舒五色光十餘丈，眩我心目」，「你一念佛，你的胸口就放出五色光明，有十多丈這麼大的光，讓我頭暈目眩，眼睛都花了。本來我是跟著你走的，現在我不能靠近你了」。

「歸語我婦，令自來」，「這樣吧，你自己回去，告訴我夫人，讓她自己來」。

「當為汝雪冤」，「等她來，我再雪清你的冤屈，說明怎麼回事」。

伴因此醒悟，出家為高僧。

這個人一聽，念佛這麼好啊，就覺醒、開悟了，也不再雪冤了，出家為高僧。
下面蕩益大師寫了按語。

嗟嗟！甫舉一念，光輪便舒。故壽昌大師云：『念佛心，即是佛』也，豈今時念佛，他時成佛哉！」惜鬼不種善根，不聞佛名，故驚怖。倘本念佛人，仗此良緣，寧不頓超樂土耶！

「嗟嗟！」就是很讚歎。

「甫舉一念，光輪便舒」，他才隨口舉聲念了一聲，胸口就有五色光明放出來。

「故壽昌大師云：『念佛心，即是佛』也，豈今時念佛，他時成佛哉！」難道是今天念佛，還要到臨終才成佛嗎？或者到別時嗎？現在念佛，現在當下心就是佛了，所以叫「念佛心，即是佛」。

「惜鬼不種善根，不聞佛名，故驚怖」，這個鬼過去沒有念過佛，沒有聞到佛法，也沒有聞過佛的名號，所以他就感到驚恐，因為不熟悉嘛。

「倘本念佛人，仗此良緣，寧不頓超樂土耶」，如果本來就是念佛人，有這麼好的機會，一看到念佛放光，他馬上就想起來了，那肯定是乘此光明立即往生淨土。但是這個鬼善根不夠，所以他就害怕，「哎呀，不要嚇我」，他以為是別人嚇他。有時候我們給別人念佛，也有很多人說「哎，別嚇我，你別讓我死」，這就是善根不夠。如果他有善根，就知道「這是為我祝福，為我好，我也念這句佛號」。

（三）故事的啟發

這個故事對我們也有很多啟發。

第一點，這個鬼怎麼能出來說話呢？因為是新鬼，才死的；如果是老鬼，已經死了七八年了，估計就很難出來。這是第一種原因。第二，這個人有特別的冤屈，所謂「精誠感人」，他很誠心，又有不白之冤，他倆又有這種緣分，所以感得這個鬼現身跟他說話。另外，這也是個特定的環境、特定的心情、特定的因緣，並不是所有的鬼都能出來說話。

第二點，這裡說他「中途遇事，偶一念佛」，說明這個人平常根本就不念佛，是偶然情況下才念佛的，他不是常修，也不是專修。偶一念佛，就放光十餘丈，如果專修念佛，放光得多大？那就太大了。可見我們念佛超過他，想放光就念佛，念佛胸中就放十數丈的光。所以，可知這個人沒有信仰，他是臨危遇難、臨時抱佛腳之類的念佛，何況我們常修念佛、有信仰地念佛呢？那更加專注，更加集中，光更強大。

外國有一個修神通的人，見到人家念佛就說：「不誠心的、偶爾念佛的人，光就小，一閃一閃的；如果專修念佛的、有誠心的人，光大得能把地球都包下。」所以，我們這個念佛堂如果專修念佛，光就太大了。有人願意到念佛堂來念佛，說念佛堂氣場好，念佛功效大，也是這個道理，因為這麼多專修念佛的人在一起，氣場當然好。

第三點，念佛的光實在不止十餘丈。這個鬼只見到十餘丈，一是鬼的善根不足，只見到十餘丈；另外，這個人是「偶一念佛」，所以才現十餘丈，並不是念佛光只有十餘丈。這就像我們點火一樣，一堆柴剛點著時，它就是一點小火，但並不代表它只有那點小火，它的火大著呢。你真念佛，後面的火越燒越大，熊熊大火，但是一開始就是小火。

第四點，念佛就是光明，佛號就是光明，它能顯示這一點，普遍的原理就是這樣。至於說念佛見光大、見光小，那是特殊因緣，各自因緣不同。但是念佛必有光，這是一個普遍的原理。所以，一念佛一念光，念念佛念念光。念一聲佛就有一道光明，念念念佛就念念光明。祖師是這樣，凡人也是這樣，只是我們一般人看不見而已。光就是佛，佛就是光，所以善導大師說「光明名號」，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放光明，前面「豬子往生」的故事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第五點，因為鬼沒有善根，所以它害怕放光，不敢靠近。如果我們念佛，有善根的人就會靠近我們，因為他有善根，這樣我們就能共同修行，沒有障礙，也不會遇到凶險；如果是心懷不端、沒有善根的人，他就不能靠近你，所以念佛放光能夠驅災，沒有魔障。

第六點，這個桐城人開悟了，他不再申冤了。說實在的，我們在娑婆世界，如果不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歷劫的冤屈往哪裡申訴啊？不僅像這個人所受的冤屈，我們生生世世在這個世界不是冤深似海嗎？我們本來有佛性，但是沒有成佛，在六道裡輪迴，這才是大冤。這個大冤沒有人能夠幫我們雪，只有念佛才能雪，所以這個桐城人滿足了，所有的冤屈都一雪而盡。還要靠律師、法官、閻羅王、天地嗎？不用這些幫你申冤了。念佛到西方，所有的冤都雪乾淨了。

第七點，念佛，心即是佛。這裡斷句斷的是「念佛心，即是佛」，我想可能這樣斷更好：「念佛，心即是佛」。因為經中說「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這是《觀經》第八觀講的。阿彌陀佛是法界身，我們念佛，佛就來到我們心中；因為佛來到我們心中，所以我們的心才是佛。「是心作佛」，當我們念佛的時候，我們的心就在作佛；「是心是佛」，是心就是佛，這個心就是佛。所以，我們念佛，並不是要等待臨終再去作佛，現在念佛，當下這個心就是佛。但是現在我們顯示不出佛的形相來，因為我們是肉體凡胎，我們還有業障，把佛的形相包住了。就像做佛像一樣，模具裡面是佛，但是外面的模胎把它擋住了。我們的身體就是外面的

模胎，等我們死的時候，這個模胎一把火一燒，那不就成佛了嗎？就像做版型一樣，版型一拿掉，裡面的佛不就出來了嗎？有的人怕死，怕死就是版型沒消掉，版型不消掉，佛出不來，哪能怕死呢？怕死就是怕成佛。我們想往生就是想成佛，所以我們不怕死。

所以蕩益大師說：「豈今時念佛，他時成佛哉！」還要等他時成佛嗎？所以，這個故事就說明「平生業成」，這一聲佛號，當下往生之業、成佛之業都成就了。所以，經文、道理和事實都說得非常清楚，這樣看經文才非常有信心，也破「別時意」。「別時意」就是念佛念了多少，要多大的功德、多少功夫，念了多少聲，念了多長時間，到最後才如何如何；這輩子還不行，要到下輩子、下輩子、下輩子……這就是別時意。其實，當下念佛，當下「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第八點，即使是念佛，也要仗良緣。當然，如果平生業成，自然就往生決定了；如果雖然念佛，有這個緣分，但還在疑惑，那可能要臨終助念，或者託胎為鬼魂的時候，或者某種情況下遇到念佛人，善根被勾起來了，這時候才能往生。所以我們就知道，平常跟別人結佛緣，這是最大的關懷。不是念「吉祥」，而是念「阿彌陀佛」。如果你念「吉祥」，臨終的人不知會去哪裡；如果你念「阿彌陀佛」，他當下就能往生淨土。所以，如果能把佛號給別人，這是結最大的佛緣。

總結點評

這本連環畫一共有六個故事，已經講完了，稍微作一個總結點評。

這六個故事裡，講念佛放光的有兩個。第一個是《念佛一聲，光十餘丈》，是講桐城的兩個人，其中一個受到冤枉，向他已故的朋友去訴說。他的朋友就從墳墓裡出來，隨他去證明。路上遇到危難的事，他一念佛就放光了。第二個是《為豬念佛，豬子往生》，這是現代的故事，2004年發生的。湖北潛江漁洋鎮快嶺村的陳緒法，他的徒弟是個啞巴，他的徒弟看見陳緒法念佛就會放像龍一樣的金色光明，向著屠宰場而去。我們平常人念佛也放光，但是大家看不見。在這兩個故事當中，能看見光的，一個是鬼，一個是啞巴。鬼屬於陰性的生命形態，所以對光非常敏感，它就能看見。第二個是啞巴，往往有些人在某種感覺器官有缺陷的時候，在另一方面就有特異的功能，像盲人，聽覺就特別發達。當然，這也是在特殊的狀態下，我們一般看不見。不過，我們雖然看不見，但這個原理說明，任何人只要念佛，就一定放光。

弘願寺有一本小冊子，叫《念佛放光》，裡面總共收集了十七個例子。通過這些例子我們就知道，每個人念佛都會放光明，大家在這裡念佛，你們都在放光。

為什麼念佛會放光呢？因為佛就是光明，所以念佛就會放光。經中說：「如染香人，

身有香氣。」香本身是香的，如果我們熏染了香氣，我們身上也有了香氣。因為佛就是光明，我們念佛就會放光，所以「此則名為香光莊嚴」。講香，講光，道理是一樣的。雖然我們身上不香，但是我們染了香，身上就香了，這就是「香莊嚴」；我們沒有光，但是念了佛，就放光了，這就是「光莊嚴」，這叫「香光莊嚴」，這個詞也讓人很感動。

從這裡我們就知道，不僅這兩件事例是念佛放光，所有的念佛都是放光的。

念佛免難的故事有一個，就是《蓮霧、芋圓、豆腐》。這是講做菲傭的媽媽念佛，兒子在海難中被搭救。其實也不光這個故事是念佛解難，比如「豬子往生」不也解難了嗎？豬被人宰殺，往生淨土了。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間，都有六道輪迴的大災難，所以我們每個人念佛往生，也是消解了根本的災難。

另外，念佛解難有看得見的，有看不見的。看得見的，比較特殊的，像海難，甚至有人搭飛機遇到空難，其他人都失去了生命，獨有念佛人存在，這是明顯看得見的。但其實我們每個人只要念佛，就是解難了。因為我們不知道今天會發生什麼，我們從白天出發，到晚上能平安回來，難道這一天佛菩薩沒有給我們解難嗎？誰知道呢？所以，我們能天天平安地活著，到了晚上都要去感恩，「今天我平安地過了一天，念佛解難了」，一定是這樣的。

念佛往生的故事有四例。為什麼能往生？也是因為念佛放光，佛的光明佑護我們。在這四例念佛往生的故事中，動物往生的有兩例，一個是「公雞往生」，一個是「豬子往生」；人的往生有兩例，一個是「王呆頭」，一個是「阿彌陀魚」，斯里蘭卡島上的居民念佛往生。

這些例子說明什麼呢？說明一切有情只要念佛都能往生。佛教講六道眾生，只不過動物和人這兩道在我們的視野範圍之內，所以會記載得多一些。至於鬼道往生的，肯定也非常多，地獄道的也很多，但是我們難以探測。所以，依眼可見、可徵信的就有這兩類，這說明一切眾生都有佛性，有佛性者念佛皆得往生。

人往生的故事，一個是極愚癡之人「王呆頭」，第二個就是極其無知的人，斯里蘭卡島上的居民並不知道有阿彌陀佛這件事。所以，這兩例都不是精進修行，只是很簡單地念佛。

這四例念佛往生的故事，像豬子往生，牠不是自己念佛，是陳緒法幫牠們念佛，牠們往生的。我們來看，這四個往生的例子，並沒有精進修行，像這個豬，牠有什麼修行啊？被宰殺的時候，在那裡嚎叫。是陳緒法早上起來的時候聽到了，心裡難過：「哎呀，我念佛，讓你往生吧！」就這麼一個念頭，這些豬就被龍形的光明接引去往生了。所以，這是他人念佛，豬得往生。這是一例。

第二例，公雞會念佛嗎？牠是聽著上殿的師父念佛，牠就跟在後面咯咯地念。但是牠也往生，這是很簡單的。

第三例，王呆頭念佛很精進嗎？王呆頭念佛是被迫的，因為陳道長拿著長桿老打他，「你不念佛你幹嗎？」他都沒人養活，陳道長收他為徒弟，「你這麼笨，什麼也學不會，白天就掃地拾柴，晚上就念佛」，念佛幾百聲，也不多，然後拜佛一炷香，他如果偷懶、睡覺，陳道長就拿竹竿打他。所以他是被迫念佛，也沒有精進修行，也沒有發多大的善心、菩提心、出離心，但是他也往生了，而且往生得非常殊勝。

第四例，斯里蘭卡島上的居民，他們既不是動物，也不是呆頭，也不是被迫念佛，他們怎麼念佛？他們是被誘使。是阿彌陀魚圍著這個島，發出聲音，「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他們也跟著念，念得多，魚的味道就好，他們是為了讓魚肉的味道鮮美才念佛的。所以，他們是被五欲所誘使，這是阿彌陀佛特殊的善巧方便。他們念佛也往生，何況我們在座的各位蓮友，我們有信願行，自己信，自己願，自己念佛，不是被騙，不是被迫，這樣念佛怎麼能不往生呢？

這六例當中，靠他人念佛得利益的有兩例：一例是遇海難解難的「蓮霧、芋圓、豆腐」這一件；一例是「豬子往生」。這兩例，一例解難，一例往生。自己念佛得利益的有四例，這四例前面說過了，都不是精進念佛的。其中「念佛放光」那一例，是偶爾念佛，「偶一念佛」就放光十餘丈；隨他念佛的公雞，是隨著人來念佛的；另外兩例，分別是被迫念佛和被誘念佛的。

通過這些我們就知道，佛是主動，我們是處於被動的狀態，佛主動為我們作得度的因緣，尤其是阿彌陀魚的故事，因為島上的居民並不知道有阿彌陀佛的存在。所以也有人問，「阿彌陀佛為什麼今天不變成魚來？那不是更好嗎？或者變一隻鳥來？」這就不靈了，因為佛度化眾生有歷劫的因緣，至於這島上的五百戶居民跟阿彌陀佛是什麼緣分，我們不知道。並不是我們知道之後，給佛出個難題，「你來幫我變一條魚吧」，佛是不受眾生考驗的，我們出的這些難題通通不管用。不要這樣想，這樣想是錯誤的。

同時說明，佛號就是佛的光明。眾生的佛性是平等的，阿彌陀佛的佛心也是平等的，阿彌陀佛成佛的這句名號，度化眾生的功能也是平等的，因為這句名號是阿彌陀佛因中的願心修行所成就的。因平等、果平等，心平等、行平等，所證諸法平等，所以名號平等。

在這句名號當中，無智愚、罪福、久近、人畜、自他、色空等一切分別。「智愚」，王呆頭最愚癡了，錢都數不清，念佛也談不上精進。「罪福」，像故事裡的豬被宰殺，這是前世的罪報，豬也是愚癡的。「久近」，像桐城人一念佛，胸口就放光；像陳緒法念佛念得久，他放的光就大。但是不論怎樣，念佛都放光，也不分人道和畜生道，這一切阿彌陀佛都平等救度。

我們從這些例子，要推演出它的基本原理。我們看念佛感應故事，聽這些故事，不是在那裡好奇，「他怎麼有這些感應，我怎麼沒有？什麼時候也給我來一個，我就信

了；如果沒來，那我還信不來」——不是這樣，別人的就是你的，他能信你就要相信。所以，要從這當中得到一個普遍的原理。比如說念佛放光，這是普遍的原理。有人說「那我念佛怎麼沒看到放光呢？」那是你的個案，他念佛放光有他的個案，但是原理都是一樣的，這樣就會讓我們心中生起信心。

我們聽所有的念佛感應故事，有兩個原則，大家要把握。

第一，我們記載的念佛感應，往往比較奇特，所以才記下來；如果是平平常常的，那記什麼呢？但是我們看念佛感應的故事，要看出它的平常。從哪裡看？在佛來講，這是非常平常的。比如《蓮霧、芋圓、豆腐》的故事，這個人遇到海難，海裡化現出蓮霧枝，又有豆腐來了，我們覺得不可思議，可是對佛來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所以，從凡夫覺得不可思議、神妙的地方，我們要讀到，這對佛菩薩是非常簡單、很平常的一件事。

另外，從平常當中，也要瞭解它的奇妙。比如我們平常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大家覺得沒什麼了不起，總覺得見個佛、見個光、見個花才奇妙。其實不是那樣的，平平常常地念佛是最大的奇妙。就像我們喝水一樣，有的人喝水，就覺得要搞點可樂喝，裡面加點味道才好，但是那不是常規，喝水、吃飯就是平平淡淡的，這樣才能長久。

我們平常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比如我們得到神奇的感應，那是偶爾加點油鹽醬醋，給你添點味道，但你不能總是吃有味道的。所以，往往初期念佛的人，容易得感應，因為那個時候不給你加點味道你不喝。等你念佛成老修了，感應反而就淡了，因為這個時候，你的信心也建立了，就喝淡水了。大家平常喝水能天天喝可樂嗎？喝了喝瓶可樂，那是偶爾。所以，在平常的念佛當中，就能反映出阿彌陀佛神妙不可思議的功德。

七、神奇的蓮霧、芋圓、豆腐

這個故事很神奇，很神妙，是現代的。當然，神妙也不神妙。我們理解佛法，神妙的，要能看到它的平常之處；平常的，要能看到它的奇妙之處，這就對了。如果奇妙的只看到奇妙，看不到平常，那是還沒有瞭解佛法度眾生這種佛光普照；如果平常的事沒有看到奇妙，那仍然是沒有看到佛法的特質。所以，平常當中見奇妙，奇妙當中見平常。

我們來看漫畫，畫得挺好。

（一）漫畫故事

金嫂是菲律賓人，來台灣幫傭。

台灣有很多菲律賓人來打工。「幫傭」就是在家裡做保姆，搞衛生、煮飯等等。

她的主人是一位虔誠的女居士，每天清晨即起，誦經拜佛。

佛堂裡的梵唄清遠悠揚，金嫂沐浴在其中，感覺安詳而悅耳，不知不覺嚮往了起來。

人都是有靈性的，金嫂一聽誦經很好聽，心裡就很嚮往。她是菲律賓人，來台灣打工的，也不能不幹活兒了，跟主人一道誦經念佛，她還要工作。所以，她雖然嚮往，但是誦經念佛是女主人專業的，她還是幹活兒。

但金嫂的兒子在菲律賓跑船，海上凶險，讓金嫂非常掛心。

菲律賓是一個島國，她兒子在海上跑船，海上凶險，金嫂非常掛心。想想我們也一樣，我們的孩子如果在海上跑船，可能會遇到海難、危險的情況，所以做母親的即使是在國外做事，心裡也牽掛著她遠在國內的兒子。

有一天，金嫂請主人隨便教她一句經文念念，好為遠方的兒子祈福。

她想：「我一個婦人家，又離家這麼遠，也照顧不到兒子。主人家信的這個佛（她肯定也不知道什麼叫佛），這裡面應該有說道，應該有保佑、有神力，不可思議！」所以她起了羨慕心，「那這樣吧，我也不懂很多，你就教我一句經文」。一般的概念就是念經保佑兒子，「我來保佑保佑」，她就向女主人提出了申請。

主人想了半天，微笑地說：「你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吧。」

主人為什麼想半天呢？她想：「你一個菲律賓的女傭，又沒文化，漢字也不懂，經

文我怎麼教你念呢？比如念《心經》《金剛經》，你聽得懂嗎？」她想來想去，「教她念經文，還不如念這句阿彌陀佛呢」。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下劣的根機，又不懂漢語，又不懂經文，怎麼辦？只有一個辦法，拿出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叫她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無論上智下愚，無論懂不懂中國話，都能念，任何國家的語言都沒關係。如果教外國人誦經就很難，但教她念這句佛號就很容易。

前幾天，我看到一個老外的樂隊唱念阿彌陀佛，真的好聽，念得可好啦。如果叫他們誦經，那就難了。

「蓮霧、芋圓、豆腐？」金嫂一臉疑惑。

她一聽，聽成了三種素菜——蓮霧、芋圓和豆腐。

金嫂一臉疑惑，為什麼呢？因為在閩南話中，「南無」念「蓮霧」，「阿彌」念「芋圓」，「陀佛」念「豆腐」。所以「南無阿彌陀佛」讀了很像是「蓮霧、芋圓、豆腐」。

女主人是台灣的，說閩南話，就跟金嫂說「你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因為金嫂要做飯，每天早上要去買菜，她一聽，「我讓她教我念一句經文，保佑我兒子，她怎麼教我念這三種素菜水果呢？『蓮霧、芋圓、豆腐』？」她正在疑惑呢，女主人說完就走了。

她腦子也挺聰明的，後來一想：「這個宗教也挺好的。人離開食品活不了，這個宗教把這三種食品當成經文來保佑人，看來有道理。」所以，她把「南無阿彌陀佛」變成「蓮霧芋圓豆腐」了。不過大家要知道，她雖然不知道佛，佛知不知道她呢？佛當然知道她。因為她在佛堂裡，問她虔誠的女主人，她要保佑她的兒子；女主人就教她念南無阿彌陀佛，佛心裡都知道啊！只不過她不會念，她不知道。就是說，一個人在明，一個人在暗；佛在明處，她在暗處，她不瞭解的。所謂眾生不知佛，佛能知眾生啊！

不管怎樣，她還是念她的，她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是念「蓮霧芋圓豆腐，蓮霧芋圓豆腐，蓮霧芋圓豆腐……」。

但金嫂還是歡喜接受，有事沒事就把蓮霧什麼的掛在嘴邊，念念不捨，十分虔誠。

擦地「蓮霧芋圓豆腐」，擦桌子「蓮霧芋圓豆腐，蓮霧芋圓豆腐」，拖地、洗衣服，她都這樣念。

如果讓她信願求生極樂世界，恐怕她還沒有這個覺悟，那得跟他講多少話啊？但是為了保佑她心愛的兒子，她就念得帶勁，保佑兒子比保佑自己更重要，所以她就念念不捨，總是這樣念念念。要是讓她求生極樂世界，她哪知道極樂世界啊？也沒有聽

說過，就是傻乎乎地念佛，但這樣反而能夠完全靠倒佛。

就像我們坐車一樣，因為我不懂開車，只能傻乎乎地坐在上面，我完全靠司機。往往會開車的人，尤其是夫妻兩個，丈夫在開車，老婆也會開車，她坐在旁邊總是指揮「慢點，你剎車」，丈夫就發脾氣了「你來開吧！」這不是管閒事嗎？像我不懂開車，就不會喊「慢點，快點」，我不會講這些話。

如果我們自以為懂佛法，念這句阿彌陀佛會說：「阿彌陀佛，快一點，慢一點，注意剎車！」我們對阿彌陀佛大呼小叫的。如果我們什麼也不懂，傻乎乎地念佛，反而「還愚癡生極樂」，這個法門就是好。

金嫂就是傻乎乎地念「蓮霧芋圓豆腐，蓮霧芋圓豆腐，蓮霧芋圓豆腐……」。我們的腦子裡面就有很多概念，比如要清淨心，要不起妄想雜念等等。她念「蓮霧芋圓豆腐」，這個蓮霧芋圓豆腐告訴她說「你不能起妄想雜念」了嗎？阿彌陀佛怎麼會說「你念阿彌陀佛，如果起了妄想雜念就不靈光」？這都是我們自己腦子想的，這才叫妄想。

然而意外發生了，遠方的暴風雨掀起滔天巨浪，吞噬了她兒子所在的漁船。

彌天風雨中，唯有一人載浮載沉。他的眼前，是昏黑與絕望。

她兒子的船翻了，掉在海浪當中，那不是死路一條嗎？

突然……「啊，那是？」「得救了！」

他一個人掉在海裡，正在恐懼、頭出頭沒的時候，看見了一堆樹枝。

他使盡氣力游過去，雙手牢牢攀住，「這交纏的蓮霧枝，哪來的？」

蓮霧大陸可能沒有，最起碼宣城沒有。這個蓮霧的枝子，你纏著我，我纏著你，飄來一大片。就像浮萍，飄來一大片，還很厚，能夠躺上去，不會掉到海裡。

大海、蓮霧枝，他整整漂游了兩天兩夜。

他躺在蓮霧枝上，在大海裡漂，最起碼沒有嗆死、淹死，沒有沉沒。

但漂蕩太久，又是曝曬，又是寒凍，人幾乎餓死過去。

菲律賓在熱帶地區，大白天太陽烤著，他也不能再跳到水裡去，所以曬得要命；晚上太陽落山了，他在海裡，又沒有被子蓋，凍得要死。沒有吃的，又曬又凍又餓又驚嚇，兩天兩夜，這條命也快要死掉了。正在絕望的關頭——

「哎呀！這不是芋圓和豆腐嗎？不會我餓眼昏花吧！」這一幕來得真是

莫名其妙。

他自己都不敢相信，「這是哪一位端著盤子送來的呢？怎麼大海裡出現豆腐了呢？這是在什麼灶台上燒出來的呢？」不管了，抓了吃啊，反正餓得不行了。

他連扒帶抓，狼吞虎嚥，吃下這天外來的食物，而眼底卻早已濡濕了。

居然有豆腐吃，眼底就濕潤了，「哎呀，這是救了我的命啊！」

最後，金嫂的兒子獲救了。各家媒體亮出斗大標題：「傳奇性的海難倖存者！」

媒體就來採訪、報道。這艘船失事了，要搜救啊，結果到後來只把他一個人救活了。那就要問他，他就要講一番故事，人家就寫了，這太傳奇了。大海裡面怎麼來的蓮霧枝呢？就算有蓮霧枝吧，怎麼還有豆腐呢？連芋圓都有，這沒法說得清楚啊！

當消息傳到耳朵裡，金嫂既驚又喜。

她兒子肯定要向她匯報，「媽，我在海上都要餓死了，突然看見蓮霧枝，又有豆腐、芋圓……」講一大堆，她媽越聽越激動，「真的真的，我念的就是」。

她深切地相信：傳奇的六字真言，傳奇的神力，萬無一失、精準無誤地救了自己的兒子。

她兒子說的這些話沒有人相信，有人說：「你這一定是幻覺，在大海裡給嚇暈了，嚇呆了，嚇傻了。」誰都會這樣想。但是她媽媽心裡有數，因為這六個字是她每天念的，所以她心裡非常感動，「這個宗教真靈，我的女主人真沒有騙我」。

南無阿彌陀佛，正是法界中諸佛交口共讚的大傳奇。

傳奇的不在豆腐，傳奇的在「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稱念者，不論知與不知，發音準或不準，佛一律救拔，必定滿願。

（二）故事原文

這裡面有故事原文，我們把原文也讀一篇。

金嫂是來台灣打工的菲傭，其子在故鄉菲律賓跑船，惡海上波濤洶湧，

每想起那種危險，她就提心吊膽。

主人是個專心學佛的女居士，身在家而心出家，每日清晨即起而誦經修行；金嫂每日聽著那仙樂般的誦經聲，頗生羨慕，認定那必然有某種神力。

一日，請女主人隨便教她一句經文念念，讓她為遠方的兒子祈福。女主人沉吟片刻，微微頷首一笑：「你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吧。」

「蓮霧、芋圓、豆腐？」她疑惑地瞪大眼睛，她的台語雖差，這幾個字眼倒是知道的。

因為她每天都要去買菜做飯，對這幾種素菜、水果的名稱相當熟悉。

想開口再問，可是女主人已轉身走開。

蓮霧、芋圓、豆腐也可以保佑人？她邊掃地邊想，愈想愈覺得這個宗教果然好，食物對人不是最重要的嗎？用食物作經文確實最實在又貼切。

這個金嫂大概也像這些食物一樣，又實在又貼切。

「蓮霧、芋圓、豆腐」，金嫂開始有事沒事都念，念得十分虔誠。

一日，她那漂泊海上的兒子遇到暴風雨，全船撞毀，唯他獲救。歷險歸來，提起當時際遇，說是在驚濤駭浪中，忽有一大片雜亂的「蓮霧枝」遠遠漂蕩而來，他趕緊使盡最後的一點力量泅泳過去，攀住纏繞交錯如一張筏子的蓮霧樹桮，隨海漂游了兩日夜，受盡日曬寒凍，幾度餓昏過去。以為得救無望、命在旦夕了，卻見一顆顆「芋圓」和一方方凝白的「杏仁豆腐」從落日方向朝這頭流聚過來。

大概是到了一天的下午，他躺在蓮霧樹枝上，在海裡一個人漂著，餓得要死了，看見太陽落山，他就想「今天晚上肯定死定了，太陽要落了，馬上就要凍死了」。這時候從太陽的方向，飄過來芋圓、豆腐，而且還帶著海水的鹹味。

那芋圓又香又 Q，豆腐又嫩又甜，他狼吞虎嚥，只覺世上再無比這更美味的東西。

哪有比這更美味的東西？皇上也吃不著啊！

這番敘述無人願信，大伙都嘲笑他是被海難嚇呆了，變得癡言瘋語。

唯有金嫂相信，並且感恩戴德，肯定是自己所持念的六字真言發揮功效了。

今晨，金嫂原打算起個大早，先清潔佛堂，趕在女主人起床開始誦經前

報告這樁神蹟，未料仍是太遲。

因為她有感恩心，這樣的大好事，她昨天晚上知道消息了，今天早上要告訴女主人，「你讓我念的『蓮霧、芋圓、豆腐』真的好啊，真的保佑了我的兒子」。她想跟女主人講，感恩嘛。但是，因為學佛修行人早上都起來得早，金嫂還是起遲了。

窗外，旭輝潑灑進來，焚香禮拜專注於誦經的女主人彷彿沐在一片金光中，金嫂恭敬地佇立於佛堂外，靜靜等候，內心充滿肅穆之情。

在金嫂看來，女主人就是菩薩，「她叫我隨便念這六個字都那麼管用，她天天念那麼多的經，那還得了啊！」其實這位女主人未必能趕得上金嫂，因為她念得太多了，反而金嫂只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但金嫂就淳樸在這裡，她沒有說「哎！你看我多了不起！」她不是，她感恩戴德，對女主人特別感恩。

南無阿彌陀佛——稱念者，不論知與不知，發音準或不準，佛一律救拔，必定滿願。

（三）慧淨法師按語

「蓮霧、芋圓、豆腐」的台語與「南無阿彌陀佛」的台語諧音。

它們的發音是類似的，幾乎是一樣的。

菲傭乃外國人，中文念不準，亦不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之義，誤以為蔬菜水果，念之能保平安，因而不論行住坐臥、時處諸緣，念念不捨。

她的行為就是這樣，她雖然誤解了，但是她一天到晚念。

菲傭音雖不準，亦誤解其義。

她的音雖然念得不準確，意思也誤解了，但是阿彌陀佛知道，她誤解了佛，佛不會誤解她，佛知道她要保佑她的兒子。

然彌陀慈悲，仍滿其願，且感應奇特，致使聞者啟信，信者稱念。

由此啟發我們對念佛的信心。我們就要像金嫂這樣，有事沒事，還愚癡，一向專念。

故知：

口雖未言，佛已先知，
音雖不合，佛解其意。
願子免難，子即免難，
願生彼國，亦必往生。
佛智如何，雖未明信，
一向稱名，暗合道妙。
欲學淨土，宜還愚癡，
稱名念佛，無義為義。

「口雖未言，佛已先知」，她嘴上沒有講，佛已經先知道了。她想保佑她的兒子，她也沒有跟佛講，她是自己心裡說的。

「音雖不合，佛解其意」，她的聲音雖然念得不準確，佛也知道她的意思。

「願子免難，子即免難」，她的目的是願子免難，這是她唯一的目標，她沒有第二個目標，佛就能滿她的願。

那如果願生彼國呢？「願生彼國，亦必往生」，因為願子免難，還是個人單方面的願望；「願生彼國」是阿彌陀佛的願望，那更能滿願了，所以「亦必往生」。

「佛智如何，雖未明信，一向稱名，暗合道妙」，佛的智慧如何，金嫂能明信嗎？她不懂得。她雖然不懂，但是「潛通佛智，暗合道妙」，因為她念南無阿彌陀佛，她反覆念，念得準不準都沒關係。

「欲學淨土，宜還愚癡，稱名念佛，無義為義」，想學淨土法門的人，就應該還愚癡，像金嫂這樣，不聞不問只管念。「無義為義」，就是說念佛沒有什麼特殊的、一定要如何，沒有那回事。

（四）故事的啟示

這個感應故事是記載在台灣《中央日報》上的，是個真實的事例。

「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能救度金嫂在海上遇難的兒子，顯現為蓮霧、芋圓、豆腐三種食品。我們也在生死海當中，我們也有煩惱的風浪，「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就是我們今生法身慧命的「蓮霧、芋圓和豆腐」。所以，並不是金嫂才有這樣的感應，我們也一樣，天天不都在吃六字名號的「蓮霧、芋圓、豆腐」嗎？

有位蓮友問：「這個金嫂，她也不瞭解『南無阿彌陀佛』的意思，也不知道阿彌陀佛，她念這六個字就能保佑她，那如果我們念「一二三四」，也跟阿彌陀佛沒關係，那可不可以保佑呢？」你們說行不行？你們都知道不行，我也回答他這樣是不行的。再一個，金嫂也並不是完全不知道阿彌陀佛，因為她的緣分不一樣，她的女主人誦經，

女主人告訴她念佛，她心中就相信，所以她是因為這個因緣牽來的。如果你念「一二三四」求保佑，哪個人會念「一二三四」求保佑呢？

這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裡面有它微妙的因緣，有它的前因後果，我們不可能都知道的，我們只是知道阿彌陀佛的救度不可思議，這就可以了。不要拿這個事實來比方，說「我念『一二三四』行不行？」即使我給你講明白了，又有什麼效果呢？

就像我們走路一樣，比如我們要從這裡到上海，路多著呢，一路的岔道幾百上千條都不止，如果你每一條路都來問我：「這條路到哪裡去的啊？」我有那麼多閒心思告訴你嗎？如果你只問「這條路到上海會不會走錯？」你這樣問，指路的人回答你才有意義。不是沒事就來問一個「你看我這條路是怎麼回事？是誰造的？是哪一年造的？」這問的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只問：「我要到西方極樂世界，怎樣做我往生才能確定？」而不是把那些毫無意義的東西拿來問。我們不是以疑而起更多的疑，而是要以這樣的感應、這樣的故事，消除我們心中那些雜七雜八的東西，讓它回歸到一個線上。所以，如果因為這樣的故事，而分出無窮多的岔路，今天問了「一二三四」，明天再問「ABCD」，那就是不善於問問題了。

八、愚癡念佛，合掌立化

（一）漫畫故事

《阿彌陀佛魚的故事》這本漫畫集，我們已經講了三篇，今天是第四篇，《愚癡念佛，合掌立化》，講的是清朝一個叫王呆頭的故事，可能有的人都看過了，漫畫畫得也非常好。

清朝河北這個地方，有一位姓王的人，他生活困頓，獨自住在破敗的茅棚裡。

旁人憐憫他，常施捨金錢；可是他卻愚癡到錢也不會數，所以被大家嘲笑，戲稱為「王呆頭」。

笨到錢都不認識，夠笨的。

有一位陳道士看他可憐，把他收為弟子。

陳道士說：「你什麼也不會，就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吧！」

於是王呆頭白天掃地砍柴，晚上就在佛前拜佛念佛。

這個漫畫裡面，畫了一隻貓，又畫了一隻老鼠、一隻猴，又畫了一些桃，這都是有意義的，到後面我們就看出來了。巫麗雪確實心很靈慧，她畫得很有意義。

「南無……」「阿彌……」，王呆頭笨拙得很，念了前忘了後，念到後面忘了開頭，迷迷糊糊又睡著了。

王呆頭經常打瞌睡，他師父陳道士看到他這樣，就來揍他。

「已經這麼笨了，還不精進用功！」陳道士拿起竹竿就是一頓打。

王呆頭天天迷糊，陳道士天天責打。

小貓和老鼠都看笑話。

就這樣過了三年，王呆頭天天砍柴，天天晚上回來念幾百聲佛號，拜佛一炷香。他天天念佛，天天打瞌睡，天天挨打。這樣過了三年。

三年後，某天晚上，王呆頭忽然哈哈大笑，面對殷切的陳道士說：「師父，您今天可打不得我了。」

他一笑，陳道士就揍他，「你又搞怪了，以前是打瞌睡，現在居然笑起來了」。王呆頭說：「師父，您今天可打不得我了。」這話說得很有底氣。他接下來又說話了，把陳道士給弄蒙了。

「您白白枯坐十八年，要像我老實念佛的話，老早到西方見佛去啦。」
陳道士聽了一陣愕然。

這個畫畫得特別巧，前面畫的陳道士特別勇猛，個頭、塊頭也大；這幅畫裡面，陳道士就變小了，個頭比王呆頭矮一號，很恭敬地在那聽王呆頭講法。

而且畫裡面有「拉毛阿咪桃猴」，「阿咪」就是小貓，小貓拉著王呆頭的一根辮子叫「拉毛」，還有一個桃，一隻猴。這是說王呆頭念佛念不成調，「南無阿彌陀佛」他念不清楚，念成了「拉毛阿咪桃猴」，大概也和「蓮霧芋圓豆腐」一樣。畫裡面事先就安排了這樣幾個場景，而且也跟道士在山間修行、有猴有桃挺相應的，我覺得畫得特別好。

隔天，王呆頭登上山巔，合掌向西，站著往生去了。

合掌立化，站著就往生了。

淨土法門，還愚癡生極樂，單憑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往生，成佛，足夠了。

陳道士一開始不就說嘛，「你什麼也不會，就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吧」。

很多人，大學者、大教授、大法師、大和尚，教人家「你什麼也不會，就念一句佛吧」，這句話還真的教對了。但是他自己不念，因為他什麼都會。什麼都會的人，到最後，就是不會往生；什麼都不會，就會念佛，最後就能成佛。

（二）故事原文

我們看故事原文：

清朝，王癡頭道士，直隸人。極愚，親亡乏食，困臥敝廬，無所為計。或與之錢，莫辨多寡。

因為陳道長收他作徒弟，所以他也成為道士，很顯然是個外道教徒。

「直隸」，就是現在的河北。

「極愚」，愚癡到極點。

「親亡乏食」，他的雙親都死了之後，他沒有吃的。父母在的時候，還能養活他；父母死了，他這麼愚癡，所以連飯也沒得吃。

「困臥敝廬」，他只有一個人，窮困潦倒，房子也破了。父母在世時，還能修繕，現在也沒人管了，房子風雨飄搖，要倒掉了。

「無所為計」，沒有生活來源。

鄰村的人，都是一起長大的，就給他一點吃的，送點飯，送點地瓜，也有人給他一點錢。

「或與之錢」，有人偶爾給點錢。

「莫辨多寡」，他也不認識，是五文、十文，他都不知道，確實是傻到極點了。

陳道人收為徒，令日掃地拾柴，晚課佛號數百，禮拜炷香為度。

別的活兒幹不了，那就掃掃地吧。估計掃地，如果嚴格要求他，按次第、按步驟，他大概也做不來，只能用笤帚劃拉幾下，然後上山去拾柴，白天就幹這些粗活兒。

「晚課佛號數百」，念「南無阿彌陀佛」。他到底是唱還是念呢？估計唱對他難度很大，他也不會唱歌。

「禮拜炷香為度」，就是拜佛拜一炷香。一炷香大約半小時到四十五分鐘。

王誦佛不成韻，每昏沉欲睡，陳以長竿擊之曰：「汝愚昧若此，尚不知精進耶？」

「王誦佛不成韻」，王呆頭念誦佛號，念不出調子，念前忘後，這六個字要唱著念，估計對他來說是高難度的。

「每昏沉欲睡」，而且還喜歡打瞌睡，可能古時候生活貧困，往往起得早，也許白天幹活累，所以要睡覺；另外，智慧不開，人就昏昏濛濛的，總喜歡睡覺。

「陳以長竿擊之曰」，「陳」就是陳道長，用長竹竿打他。陳道長估計也懶得動步，他在打坐，王呆頭在旁邊拜佛，陳道長拿來長竹竿，王呆頭一打瞌睡，陳道長就用長竹竿敲他。如果要下座，還得走路，所以陳道長也有辦法，就用長竿擊他。

「汝愚昧若此，尚不知精進耶？」「你都笨到這個程度了，還不知道精進，還在打瞌睡！都睡了多少年了！」道長有資格教訓他，「我是老道長」。當然，也是關心他。

如是者三年。一夕，呵呵大笑，陳復擊之，王曰：「今日打我不得矣。」

這樣過了三年。但是過了三年他知道嗎？他不識數，大概也不知道過了幾年，不過到後來還是開了悟。

「一夕」，有一天晚上。

「呵呵大笑，陳復擊之」，一大笑，陳道長又打他，「你又搞什麼怪呢？」

「王曰：『今日打我不得矣』」，「今天您就不能打我啦。」

詰其故，曰：「師枯坐十八年，不知修法，若能如我老實禮念，早生西方見佛矣。」

「詰其故」，「什麼原因？你為什麼這麼說呢？」就是詰問。

結果他回答，「師枯坐十八年」，他看不起老道長了。當初是老道長拿長竿打他，「你愚昧，不知道精進」。現在他反而譏諷老道長，說他「枯坐十八年」，「你打坐都是白打坐，枯坐了十八年」。王呆頭肯定是開悟了，他本來不識數，現在也知道十八年了，肯定是瞭解他師父出家修道、打坐修行大概十八年了。這樣來看，也就是陳道長出家十五年的時候，收他做了徒弟。

「不知修法」，按說他打坐十八年，這多能修行啊！但是王呆頭卻說他「不知修法」，而且說得很肯定。怎麼不知修法呢？

「若能如我老實禮念，早生西方見佛矣」，一般都是陳道長作為修行的楷模，現在王呆頭說「如果像我這樣老實禮念」，「禮」就是拜佛，「念」就是誦念佛號，那成效就非常大了。十八年，這麼精進用功，但都是枯坐，如果像我這樣老實禮念，你早生西方見佛了呀！

陳奇之，而莫測所謂。

「陳奇之」，陳道士聽到他這樣說話，感到很奇特，「我這個呆徒弟，今天好像有點不一樣啊」，他感到很奇特。

「而莫測所謂」，呆徒弟不說話就算了，一說話就讓他深不可測。「莫測」，測不准，不知道他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代表什麼，「莫測所謂」。

翌日，登峭崖，西向合掌立化。闍維，得舍利二。

「翌日」，第二天。因為言者確確，聽者渺渺，聽的人還懵懵的，不知道說什麼。但是說話的人心中有數，因為他是預知時至，臨走之前，還賣了個關子。這幾年被長竹竿打了不少，最後也要用幾句話敲打一下陳道長。

「登峭崖」，登上一座懸崖峭壁，大概是他平常撿柴的地方，選那麼一個峻峭的地方。

「西向合掌立化」，面向西方，合掌，站在那裡，就往生淨土了。

「闍維」，就是火化。陳道長一看，徒弟找到了。昨天晚上徒弟說「打我不得了」，出去就沒回來。陳道長到處找，找到了，就把徒弟火化了，火化之後得到兩顆舍利子。

這篇故事出自《染香集》，也出自《淨土聖賢錄》。

（三）故事的啟示

第一，這個王呆頭，他最大的本事、看家的本領、所有的本錢，就是這幾項：老實、專和愚癡。這三個是循環的，如果不愚癡，他就不能老實，也不能專，所以老實

念佛就是專。他沒有別的，學別的也學不來，念經、持咒、打坐、參禪，這些對他來說根本就談不上。所以，他的全部本領就是愚癡，所謂「還愚癡生極樂」。好在他愚癡，所以他能專，他能老實。

也因為這樣，他只會念佛，所以一切都會了，念佛是真智慧。他的天性極其愚癡，但是念佛他就有大智慧。他看上去不會修行，但念佛是真修行，所以他就說「汝不知修法」。他看上去也不精進，白天還要掃地拾柴，晚上也就是迷迷糊糊、混混沌沌的，邊打瞌睡邊念佛，念那麼幾百聲，拜佛一炷香。但是這樣念佛，真精進，這一切都是仰賴於佛的力量。

所謂「驕慢弊懈怠，難以信此法」，精進，不是自己在那裡怎麼樣，而是有沒有找對法門，能找到念佛法門就是真精進、真智慧、真修行。

這是王呆頭對我們的啟發。

從他一生來講，他窮困，沒有房子住，在最底層，但是有佛念，平生滿足；他是給錢不識數，最愚癡，但是有佛念，人生一百分；他是挨打受輕視，人家都看不起他，道長也看不起他，這麼愚癡，但是有佛念，人生一百分。

所以，我們窮困，我們沒智慧，我們受人輕賤，這都不算什麼，只要有佛念，都有翻盤的機會；如果沒有佛念，即使住大房子，很識數，是個專家，在世上多麼榮耀，到最後都要栽倒。

王呆頭有信願行嗎？他懂得教理嗎？陳道長會給他講阿彌陀佛本願救度嗎？不可能啊！陳道長是修道的，說「你啥也不會，你就念阿彌陀佛吧！我什麼都會，我就打坐修行」。

陳道長跟他也沒有什麼話，如果有，也是拿竹竿說話，除此之外沒話。所以他這一輩子，連續念了三年佛，我們可以想像，他根本不可能懂教理，也沒有所謂信願行。但他就是這樣老實念佛，由於佛光的作用，他心中自然而然就有了信願，所以沒有信願行也有了信願行。

他最後說「若能如我老實禮念，早生西方見佛矣」，到這個時候，他的信願行就有了，因為六字名號裡本來就有信願行，能夠老實念，但歸守愚念佛，沒有信願行也能發起信願行。

有誰給他講法？那個「拉毛阿咪桃猴」能給他講法嗎？他整天見的就是幾根柴，還有那個老道長。所以，他雖然不懂教理，沒有信願行，但是這句名號裡面，沒有信願行也有信願行，不懂教理也懂教理，你看他最後說的話，多乾脆利索！

他有聞思修嗎？沒有。像我們這樣聽經聞法、思維教理，他都沒有這一套。

他的修行有次第嗎？很多人總是問「淨土法門有沒有次第啊？」認為有次第就覺得尊貴，「你看我這教法多好，多有次第」。有次第有什麼好？有次第，漸教法門才講

次第，頓教法門超越次第。像我們坐電梯，就沒有次第，不是一步一步地爬，「呼」就上來了，沒有次第。

王呆頭就是這麼愚癡，一下就成佛了。他又沒有聞思修，又沒有信願行，什麼也不懂，就這麼念佛。但是這麼念佛，他能吞得下去，這也是他的善根；他能遇到陳道長，陳道長告訴他念佛，這是他的善根。所以，極愚癡的人，不要小看他。在世間來看，看一個人愚癡或者智慧，都是看走眼的，沒有意義，要以念佛作為標準。

另外，他有誦經嗎？他有持咒嗎？他有禪定功夫嗎？都談不上。因為他要掃地，要撿柴，晚上念佛還打瞌睡，總是挨竹竿。他有廣積諸善嗎？頂多撿幾根柴。他有發菩提心嗎？他有精進嗎？通通都談不上。

他就是老實，就是愚癡，就是專念這句佛號。而且他拜的師父還是外道，他自己也是外道，所以他叫王道士、癡頭道士。以外道為師，念佛也得往生，因為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不可思議，能衝破一切阻礙。

而且他走的時候，是預知時至，正念分明，合掌立化，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這個王癡頭道士，他能做到，這是靠他自己的修行力嗎？靠他的精進力嗎？靠他的禪定力嗎？靠他的聞思力嗎？一切都不是，皆賴念佛，仗佛力才能這樣。

比較起來，就算會誦經、會禪坐、會精進，什麼都會，如果不會念佛，那就是一句話——「皆不知修法」。自以為是大修行人，最後都要輸給王呆頭。其實不是輸給他，是輸給阿彌陀佛，因為念佛佛行啊！就像走路一樣，你是馬拉松冠軍，你是短跑世界冠軍，但是你跑步，我坐車；我是個老太，雙眼也迷茫，兩腿也不靈巧，但是你走路肯定輸給坐車的——你不是輸給老太，是輸給車。所以，你跟佛比，不都輸給佛嗎？你再怎樣勇猛地修行，都是因地修行，都是凡夫造作，那當然輸給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了。

所以到最後，他走的頭一天晚上哈哈大笑。這個笑，可以講是笑破虛空；這個笑，是笑滿法界；這個笑，是大滿足。人生最後的笑，是徹底的笑，他是有底氣的。他在那裡笑，不是因為發了財，他照樣窮；他也不是說「我會別的修行」，他沒有得別的法，還是照樣不懂。但是他說「我夠了，我足了，我這一輩子都夠了」，所以他哈哈大笑起來。他也覺得很可笑，他可能想了很多，「哎呀，我這好幾年，遇到個陳道長……」既笑陳道長，也笑自己。所以他的笑裡面，味道非常多，有很多故事，「想一想，我這撿柴，還真是沒白撿……」。

第二，他又說「今日打我不得」，不僅是陳道長打他不得了，天下一切智者、一切大修行人，也打他不得了，即使是閻王，也打他不得了。為什麼呢？因為他要出三界了，要去成佛了，「那你還能打我嗎？你想打也打不了我了。一個是你沒有資格打我了，你不夠格了；再一個，你打也打不著了，因為我出三界，去成佛了」。

他向來受人輕視侮辱，今天則不然，不僅打不得了，也不能被小看了。所謂「打不得」，打就是平常挨打，就是別人看不起他。我們念佛人都是這樣的，平常都被別人「打」，「啊，你就會念佛！」初學念佛的人，都是這樣。這個「長竹竿」，代表別人的輕賤，別人隔得很遠，也會說我們「他就會念佛」，我們受人輕賤，受別人的「打」。但是如果能堅持到最後，都打你不得了。

所以，這個案例也是代表一切人的案例。這個陳道長，就代表一切自以為有修行的人、有智慧的人、會精進的人，就代表那些自力修行的人，他們總是欺負這些老實念佛人。到最後，老實念佛人會說一句話：「哈哈，今日打我不得矣，汝枯坐十八年，不知修法，若如我老實禮念，早生西方見佛矣！」到最後，我們就會講這句話。現在我們一輩子受人家欺負，其實現在我們都明白，那都是假的，都沒有用。

「枯坐十八年」，為什麼說他「枯坐」呢？因為他沒有佛法潤心，沒有解脫的法喜，沒有真實的生命，他是枯的；我們念佛，是滋潤的，是潤澤的，生命有滋潤。

第三，陳道士為什麼教他念佛呢？這句佛號，是我們中國人的共同信仰，所以道士也講念佛。像我們那天出站的時候，就遇到兩個出租車司機，碰到我們就喊「阿彌陀佛」，他就念「阿彌陀佛」，不念別的。

所以，在中國，這句「阿彌陀佛」是非常尊貴的。小孩子看見和尚就會說「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中年人看到也是「阿彌陀佛」，老年人看到也是「阿彌陀佛」。所以這句「阿彌陀佛」是我們的寶物，是我們的無上資源、最大的價值，不要丟掉了。

知而行者少，雖然都知道這句「阿彌陀佛」，但是自己不念，他知道教別人念，以為這是愚賤者所為，「因為你愚癡，你卑賤，你不能修行，你什麼也幹不了，所以你只有念南無阿彌陀佛；像我這麼有智慧，像我這麼高貴，像我這麼能修行，我當然就要幹別的」。所以，最後通通都輸給念佛的。

這個陳道長，十八年枯坐，天天打他徒弟，到最後被這個呆徒弟抑鬱了一陣，弄得他「莫測所謂」。

這是王呆頭對我們的啟發。